

碧血丹心平藩传

序

有死君，有死国。弘演纳肝，王蠋绝脰，死君者也。死国之事，含义较广。稽之往史，宋明之季，死国者众而且烈，斯盖民族存亡所系，与所谓君臣之义，易姓改朔，稍稍殊矣。宋之岳忠武、文信国，明之于忠肃、史阁部，皆于民族垂烬，神州陆沉之际，奋起努力，以与异族抗。岳公于公，皆不死于前綏，而死于冤狱，悲惨壮烈，尤同为后世所悼痛。近顷文君公直编《碧血丹心》一书，叙述忠肃故事，体虽演义，而文则详于正史，姜君侠魂从而为之评，以旧史料为新小说，相得益彰，其两君之谓乎？昔褚人获作《精忠传》，抒写岳公忠义，至今妇孺贩竖，鼓书弹词，演者听者，不自知其歌泣之何从，信夫扬先烈之光，作民族之气，小说之力，较正史为大。忠肃死，而其沦浹血气，耿耿忠烈之精神则不死，然则两君之力亦伟矣哉！

民国十九年五月，三原于右任叙于沪寓，时则我东方天竺民族之领导者甘地就捕之后五日也。

第十二章 欺稚诱愚装魔作怪 扶危救厄剑胆琴心

话说徐季藩看好房子，店家送过茶水，自去招呼生意去了。徐季藩掸了身上灰尘，洗盥过了，便也走出房门，到走廊上来，故意的踏着方步，踱来踱去。往返了几趟，忽地装出惊诧情况来，向那少年道：“相公尊姓？贵府哪里？”那少年向徐季藩上下打量一番，想待不理他，到底年轻脸薄，只得答道：“在下姓石名亨，渭南人氏。”徐季藩见他并不回问，便又搭讪着问道：“相公可是由南边回府去？”石亨淡淡的答道：“因为有些小事体，要到宣化走一遭。”徐季藩故意叹了一声道：“贫道云游天下，三十年了。南北十三省，也都走遍了，却从没见过相公这般的华贵骨格！就只可惜一宗！”说着故意收住不说，又长叹了一声。石亨心中有事，听了不免心中暗惊，忙追问道：“在下不敢望富贵，只不知有什么凶险？道爷可肯指示迷津么？”说罢，双睛觑定了徐季藩，待他回答。徐季藩知道有些意思了，便悄说道：“此处来往人杂，请相公到贫道下处屈坐些时可好？”石亨想：“他们江湖上僧道是最可怕的，不如邀他到俺房中去坐，要是他不怀好意，也免得着他道儿。想罢，便反邀徐季藩到自己房里坐谈。徐季藩听了正中下怀，心中暗喜，口中谦逊了几句，便跟着石亨进了上房。那姐儿，也随着进来了。

石亨让徐季藩坐下，亲自斟了一盅茶奉过，便问徐季藩的道号？驻鹤何处？徐季藩一面接茶逊谢，一面答称：“道号非非道人，现在大名霞明观住持，因为募化三清殿工程南下，路过此地。”石亨接着便问：“道爷先时说的甚事可惜？”徐季藩先指着那姐儿问道：“这位是相公何人？”石亨道：“是舍侄女石瑛，道爷有话但讲不妨。”徐季藩便故意装出满脸正经，郑重其事的说道：“相公天庭开朗，五岳停匀，兼之眉呈八彩，贵不可言！只可惜现今颡下无须，微嫌不足。请问今年贵庚几何？”石亨答道：“贱造是属羊的，辛未六月初六日未时生。徐季藩听了，猛然一拍炕几，瞪目摇头叹道：“可惜、可惜！贫道一见尊容，便耽着心事，惟恐今年是十七岁，不料果然！这也是贵人福厚，所以得遇贫道。贵造属金，论尊相也是金形人，今年却正逢火年。金火相克，流年已大不利。加之如今正走天庭运，额头平凹，下少帮扶，太岁当头，流年相尅，自是生平一个大厄运。照相说，相公休要见怪！堂上椿萱早谢，骨肉分离。少年更多坎坷，一直要到须长过腹，便是出将入相、位极人臣之时。如今气色不开，眼角有黑气，恐怕手足间有大变故，还要连累相公脱身不得。”徐季藩一面说，一面偷眼看石亨的神色就机说话。见他初时默默的听着，渐渐的露着惊疑，后来竟脸色都转变了，知道已说着了，正要再放一篇大言，结实吓他一吓，不料那坐在一旁的石瑛听了，竟进出眼泪来，站起来，向徐季藩连称“神仙！……俺这叔父，便是为俺父母，险些送了性命。”后来又为俺，几乎不得脱身。如今正想回乡遁迹，不想还有凶险，这教俺怎生对得起叔父？”说着竟哽咽起来。石亨也长叹一声，低头不语。

徐季藩心中暗喜，想着这机会不可错过，便道：“石相公有甚冤苦？能不能告诉贫道？贫道修道数十年，颇知理数。相公何妨说出，彼此参详，看可能解脱？”石亨叹道：“道爷说俺的事，如同目见一般，俺也用不着瞒了。俺父母早亡，有俩哥哥：大哥名叫石乾，二哥名叫石元。俺是父母晚年季子。大哥大嫂早年去世，遗下一个侄儿名叫石彪。二哥就只一个女儿，便是这个石瑛。父母死后，俺和侄儿石彪都全仗二哥教养。俺从小便拜山东有名的武师大刀金纯门下习武。二哥因为家贫，便出外谋生，到湖广辰州木行里，充当护藩的镖客，已有十来年了。俺这侄女随着他父亲习武，俺也时常到辰州去探探他父女俩。俺二嫂前四年才到辰州去。那时因为侄儿石彪在河南少林寺学艺，俺也跟着师傅，都不用照顾了，二嫂才去辰州的。却万料不到俺二嫂这一去，竟弄出俺家的血海沉冤来！”

“湖广辰州府是木料出产之地。每年的木藩也不知有多少，由洞庭湖出扬子江。却是不论大藩小藩，都得请藩客作法扎藩护送。要是得罪了藩客，他要你的藩散，却是不费吹灰之力。那些藩客，都有师傅传授，都会法术，湘河里没人不怕藩客，任你奢遮的好汉，也不敢得罪他们。就是和他们争论打官司，官府也得袒护他们三分。因此那些藩客便横行无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去年春天，有个姓陈的木客做寿。这陈木客虽是个经纪人，却是交情广阔，长江各码头都有人赶来拜寿。恰好这时有个苏州小班到了常德城里，陈木客便花重价将这班子雇了来，演戏宴客。班里有唱旦的小郎，名叫龚仲甫，脸儿长得原不错。一到辰州，就有个藩客龚介藩和他扭上了。俺二哥石元不知道他有个藩客老头，在

陈家寿筵席上见着了，他便也留情于他。过了一天，便到龚仲甫下处去玩耍。龚仲甫那兔崽子，见俺二哥手头挥霍，便又和俺二哥扭上了。过了几天，俺二哥才知道他是龚介藩的相好，且拜给龚介藩做干儿子。龚介藩的名儿，在辰州地方没人不知道他是个仗着簪客邪术，夺男劫女的恶棍。俺二哥本领虽是十分了得，却是不会邪术。这时既已搭上了龚仲甫，却又不甘心让缩，坏了自己的威名。这小郎也可煞作怪，偏偏的缠着俺二哥死也不愿离开，俺二哥便也不忍抛他。这带个小郎的事，天下皆是，原算不了蹊跷；不料龚介藩那厮硬功夫吃不下俺二哥，却暗下毒手，使邪法，将俺二哥两眼咒瞎了。

“俺这侄女虽是年轻，却是十分孝心。见老子被人暗害了，便立志要报仇。也没和他爹妈商量，便磨了两把好快刀，藏在身边。那日恰好龚介藩这贼刚扎好一架簪，喝得酩酊大醉，歪歪倒倒，打俺二哥下处的门前走过。俺侄女在门里瞅见，待他刚走过，便突出去，拔出两把刀来，一手握着一把，照定那贼背心，使尽气力，刺将下去。龚介藩那贼没防备，猛然着了这两刀，哎唷也没叫得一声，便倒地死了。俺侄女见大仇已报，连忙进来报知他爹妈。俺二哥一所，知道闯了大祸了，连忙叫俺二嫂收拾了些细软，打后门逃走了。

“簪教里得知龚介藩叫人刺杀了，见他死在石家门口，平素都知道石家和龚介藩是冤家，这不待言是石家做的了。他们簪客给人做翻了，要是不能报仇，可就太丢脸了。因此，他们也不报官，只使邪法来报仇。恰巧俺二嫂素来欢喜算命，因此他夫妇俩的生辰八字，有许多簪客算过，都能记

得，却是没人得知俺这侄女的生辰。他们便使邪法，设坛念咒。这时俺侄女方搀着他爹，挈着他妈，沿着河边乱逃，不料才逃到一日，老夫妇俩全病倒了。先时头痛眼昏，后来竟发狂发热，连亲生女儿都不认得。可怜俺这侄女勉强撑到一个山岩中，眼睁睁看着父母发狂，没法可想。如此不到三个时辰，老夫妇俩都狂死了。俺这侄女又急又恨，又是悲痛。这时又不敢向乡村中去乞讨，怕遇着那些簪客，只得将随身刀剑，就在山岩里掘了个坑，将他爹妈暂时掩埋，便翻身回到辰州，要给父母报仇。

“这时俺正和侄儿石彪俩护送陕西参政回湖广，原是想借此去会会哥嫂，不料俺和石彪侄儿到了辰州，正是俺这侄女刺死龚介藩的那一天。俺听了这讯，连忙出城向辰河下流追赶，想寻着俺哥嫂。侄儿也随着俺追赶。赶了一日，也不曾得个讯儿，便投乡店宿了。次日才起身，便见有个女子在山边小路上，走的很快。俺连忙赶去看时，正是俺这侄女石瑛。当时问明白了情由，便叫侄女去买了衣衾棺木，同侄女去重新装殓俩死的。完了事，便三人同到辰州，探了好几天，才探得俺哥嫂是龚介藩的师弟谢福兴咒杀的。那天夜里，俺领着侄女，去谢福兴家中杀了他一家。侄儿却去杀了龚仲甫那兔蛋，连夜逃出，到辰州府城，侄儿到长沙镖局里去了。俺因侄女不能在湖广耽搁，便护送她回北，路过此地。辰州簪客确利害，各码头全有人，这事他们断不会不知道。如今虽没遇着他们，只恐将来，不留心时，丧在他们手里。”

石亨说话时，石瑛已哭得如凝露桃花一般。徐季藩见她这般娇啼，更显得惹人怜爱。心中暗想：我不妨显些法术给

他俩看看，使他俩死心蹋地跟随我去。想罢，只待石亨诉说完毕，便道：“贫道方才相上已经相出，两位一定有凶险，好得还有解救，故而遇着贫道。这也是两位将来要大贵，才有这般奇缘巧遇。如今据官人所说，一来是怕那些簪客挟恨报仇，使官府奈何官人和令侄女，这一层贫道有个善法，回头再说。第二是怕那些簪客使妖法来暗害。这一层有贫道在，自不须虑得。贫道自幼在茅山学道，习得九天雷霆大法，任凭如何利害的邪法妖术，都能镇治。官人若还不信时，贫道就可略施小技给官人和大姑娘解解闷。”

石亨听了大喜，方要答言，徐季藩已抬身起立，就在房中步罡念咒。一会儿，将袖掩面，口中仍是念着咒语。石瑛这时也忘了伤心，只凝神望着。一刹那，只见徐季藩微微的吼了一声，将袖甩下。石亨、石瑛都觉得两眼一花，再定睛看时，只见当中立定一蹲金盔金甲，手捧双剑，面目狰狞的神将。徐季藩却已跌坐在一朵云上，悬在空中，身披法衣，顶现圆光，十分庄严。吓得石亨叔侄以为活神仙下降，连忙倒身下拜，口称：“弟子不知真仙下降，多有冒渎，伏乞恕罪！”接着又拜求真仙救护。徐季藩乘此发话道：“你叔侄俩都有宿根，故而本真人特来救你们。只是一来本真人不能常在你们左右，二来若是你们的仇家向官府告诉，本真人便不好干与国法王章。如今恰好有玉虚真人座前大弟子，思凡投胎在燕王府中，现为二王子，将来有九五之尊。本真人特来呵护真命天子，你们不如投托在二王子门下，既可免官府的追杀，又可时常得本真人的庇佑。且是你们相貌大贵，将来二王子身登九五，你们便是佐命勋臣，这也是你们命中该有此际遇。只是你们投托王府之后，不可泄漏天机，若不慎

泄漏，必遭天谴。谨记！谨记！不可怠慢！你们须知天命所在，机遇不常，千万休要错过！”

石亨、石瑛叩头如捣蒜，诺诺连声叩谢仙恩。徐季藩又道：“你等不必再往北去，二王子明日便打此经过，你们只待驾到跪接，本真人随驾呵护，自当收录你们。我去了！”石亨、石瑛方磕头应谢，及至抬起头时，只见那神将欸的不见，徐季藩冉冉的由窗间升空而去。石亨、石瑛更加至心皈依，膜拜不止。一直拜到腰背不济了，才立起来。石亨满心欢喜的向石瑛道：“侄儿，这真是祖德宗功，天使得遇真仙。俺们只照着真仙的话做去，断不会错事的。”石瑛这时也心悦诚服，连连点头道：“叔父说的不差，俺们明天只在此恭候便了。”

徐季藩在捣鬼时，店家小二人等和出进家人，来来往往，都打走廊上经过，却是只见石亨、石瑛二人倒地礼拜，却不见什么神仙神将，只以为他们二人当空叩拜，许什么愿心。到后来，小二送灯到各房里，忽然不见了上房里的老道，以为是出外走动去了，便将房门带上，锁了。这是客人出外，店家的规矩，是怕客人有物件留在房中，无人时，遗失了大家不好。因此将门锁上，待客人回来时再开。如今还有这个规矩。致熄灯时，再去看时，仍不见那老道。小二诧异，出来告诉了掌柜的。掌柜的因为事忙，一时没向老道讨得房钱，听得小二说老道不见了，不免心中着慌，连忙到上房里看时，果是一间空房。满房查看了两遍，也没一点物件，情知老道走了，便忿骂小二：“不长眼睛！连个人走了也不知道！你要不得他的小钱，怎么不先讨他房钱？俺不管，只和你算帐，扣你工钱！”小二急时哭嚷道：“他一进

来，便到那边房里，和客人说话去了，俺怎好跟去讨钱咧？”

这一嚷，嚷得许多客人都出来看。石亨也出房来跟着众人问：“为什么事？”却有个瘦道人只立在一旁袖手冷笑。石亨闻得是店家为老道的房钱争吵，便连忙道：“你们休闹，这位道长是和俺一道的，他因有些事情，顺便看个朋友先走了，房钱向俺算便了。这原是俺不好，忘了向你们柜上说一声。”掌柜的见有人认帐，便没话说，小二也不争嚷了，众客人都回房去。石亨便叫掌柜的同回房取钱，掌柜的一面嘴里说着：“爷别忙，这算不了什么。”一面却紧跟着石亨走。那瘦道人却仍袖手闲立着。石亨领着掌柜的打他跟前走过时，那道人忽自言自语道：“居士贵人，怎打诳语？”石亨听了这话，想起方才对掌柜的话，直羞得齐耳通红。那道人也不理他，径自去了。

石亨回房取了六分银子给掌柜的，掌柜的见此房钱还多了一分，喜出望外，谢了又谢，又问茶问水，巴结了一会。临走，还将油灯掺起了些，才满口阿谀的去了。石亨想着那瘦道人的两句话，暗想：先时真仙和俺说话时，谅来凡人不能听得，要不岂有全店的人没一个得知的？他们都和没事人一般，谅来是不曾知道。却是这瘦道人冷言冷语，实是对俺讥讽，他怎么会知道咧？……哦！……他是和真仙一道的么？……怎的真仙却独自走了呢？……他既能知道真仙的事，谅来他必也是个神仙，俺连遇神仙，总算红运当顶，俺岂可当面错过？只今便去寻他去！想罢，便起身出房。

正要去寻问那瘦道人，忽听得石瑛在里间叫唤，只得回身到里间来，问石瑛：“有甚事？”石瑛道：“俺想着明日投

托二王子，虽是神仙吩咐，却不知二王子肯不肯收？要是竟然不理，便怎样？就是收留，叔叔是个男子，自可在他们门下图个出身。似俺女孩儿家，却怎么处？俺想来想去，不得个计较，因此向叔叔讨个主意。”石亨答道：“他不收留时，俺们仍是原来的主意，回到家乡再说。……却是你是个女孩子，真有些为难。”说罢，满面含愁。石瑛更是神志若痴，凝想不语。半晌，石亨长叹一声，说道：“俺有一句话，却是不好说的。如今事到如此，不能不说了。你年纪也不小了，如若二王子明日肯收留时，你就到他王府里去，能够做个内护院，那是再好也没有了。要是二王子肯收你做个妃嫔，也强似嫁在乡村穷人家。俺想神仙叫俺们投托二王子，谅来其中定有一段姻缘。你想那神仙既特来指点俺叔侄，他难道不知道你是个女孩子有为难处么？一定是你的缘分在此。也是俺石家祖宗有德，你父母有灵，才有这般机遇，俺做叔叔的也有光彩。许多僧道相士说俺有贵相，说不定还是由此出身啦。你如今虽孝服在身，却是在大难之中，只要投托得个庇护的人，也不得不从权了。况是神仙指示，谅来不会错的。”

原来石瑛心中本来想着：似俺这般人物，这般本领，父母俱亡，谁与俺作主？如今神仙叫俺叔侄俩去投托二王子，仗着俺容貌武功，谅来二王子没个不欢喜的。……神仙说他将来有天子之分，俺凭本领帮他夺得天下，岂不是有皇后娘娘之分？那神仙说不定是因为俺有皇后之分，才特来指点的。……想到这里，满心畅快，恍惚立刻就是皇后一般，周身百骸，如酒醉一般。忽一转念，话虽如此，俺如今父母俱亡，俺和谁去说？且是三叔虽和俺一样的年纪，不知他意下

如何？……且待俺设法来探他一探。想着便叫石亨进里间来。

及至听得石亨说那一篇话，真是“先得我心”，不觉暗自狂喜，却不好意思回答，只低头含笑，搭讪着说道：“只不知那位神仙是什么法号，不曾问得，若知道时，将来得了好处，也好礼拜供奉，略表寸心。”石亨知她心意已肯，便随便答道：“那位神仙见面时不是说道号非非道人么？要知他真名号时，他原说随护二王子，将来俺们在二王子处，还怕不得知么。”石瑛也不再言语。石亨经他这一商量，却把个去寻那瘦道人的事，全忘了。又说些闲话，商量了一会明日见二王子时的言语仪节。石亨便仍回到外间来睡了。石瑛这一夜想入非非，竟睡不着。

天色微明，石瑛便隔房叫醒石亨，起来收拾洗梳完毕。石瑛便到外间来坐下，和石亨有一搭没一搭的谈说些时。待店家小二去买了点心来吃了。石瑛便催着石亨穿戴好，向店家讨个红帖，借笔墨写了，同到官驿门前等候着。

等了一个时辰，也不见影响。石瑛十分烦闷，石亨只在大路上踱来踱去。路上来往行人见他二人这般模样，都暗自好笑，他二人也不觉着。又等了约莫半个时辰，忽见南头大路上尘头大起，似有一大簇人马滚滚而来。待得略近，二人定睛看时，已见一对对的材官、宫监骤马而来。石瑛便催石亨到大路上去候着。见当先一骑快马如飞而来，直冲进驿内，口中连喊“到了！到了！”接着便见驿官全身冠带，圆领乌纱，领着吏役人等齐到大路上来。再看那来的戈斧丛中，三辆四马黄挡车，旁边各有四个猛士，四个宫监拥簇着，连辇而来。到了驿前路上，只见驿官等一行人一齐跪

下，口中高唱职名。早有先导宫监，大喝一声：“起来！”接着便见那些材官、猛士将马一带，一对对相对而立。排成一条夹道，让那三辆车儿从中而过。

石亨、石瑛待那三辆车儿来到街头，方要近前时，却被两边猛士，举鞭乱抽，不得近前，只得退到驿门口来，向那三辆车中细看时，却见头一辆绣帘微启，车中端然坐着一个圆脸大口的王子。再向第二辆车望时，却是车帘高挑，辕上坐着一个老道，正是他二人昨日所见的活神仙非非道人。二人满心欢喜，又见车中坐着个高颧方腮的王子，方在探头望外，四面乱瞧。二人便想闯到车前去，却又搁不住那猛士的皮鞭。正在为难，只见非非道人向他二人招手，一面向猛士摇手止住，二人方得近前。

来到车前，叔侄二人一齐跪下叩见。朱高煦忙叫宫监扶起，并说：“请进驿中相见。”二人谢了起身，便见三辆车儿挨次进驿去了。二人闪在一边，让仪仗先进驿门。方在等候，忽听得耳边有人长叹一声，忙回头看时，石亨早见昨夜所见的那个瘦道人，远远立在北头街口，正在摇头叹息，那声音却似正在耳边一般。石亨心中一惊，方要赶过去和那瘦道人打话，却被石瑛唤他同进驿去，只得回头同石瑛两个进了官驿，向材官投帖。

那材官便是双鞭韦弘，已知石亨、石瑛是王子叫他进来相见的，不敢讨门包，便引二人直到官厅上待着。韦弘持帖进去，不一会，便见四个猛士、四个宫监拥着朱高煦，面上满面风尘，尚不曾盥洗，便走进官厅来。石亨忙抢前一步，跪下叩头。石瑛也随跪在后。朱高煦忙叫猛士扶起石亨，宫监搀起石瑛。

石亨起来立在下面，石瑛站在他叔叔后面。朱高煦当中坐下，叫宫监看坐。二人不肯坐。朱高煦再三叫坐，二人才谢过斜签着坐下，石亨十分欣喜，以为二王子这般礼贤下士，此来必有好处。石瑛见朱高煦对自己和颜悦色，十分谦虚，心中不觉摇荡起来。朱高煦待二人坐定，便问二人：“从何处来？”石亨答道：“小的自湖广回乡，路过此地。”朱高煦道：“闻得徐季藩法师说你二人本领十分了得，我这里正缺护从，你二人可肯留在府中充当护卫？”石亨连忙站起来回道：“小的草莽子民，理当伺候殿下，只恐本领不济，辜负殿下栽培的鸿恩。”

正说间，徐季藩大摇大摆来到厅上，朱高煦起身相迎。石亨、石瑛忙起身叩见。徐季藩向朱高煦稽首告坐。朱高煦又叫石亨、石瑛坐下。朱高煦便将要留他二人做护卫的意思，向徐季藩说了。徐季藩点头道：“我看他俩骨气非凡，得殿下成全，自是他俩的福气。”朱高煦便对石亨道：“我派你做个指挥，管领这些猛士，平时随我出入护持，算我个亲信护卫，你可愿意？”石亨听了，连忙起身，向朱高煦叩头谢恩。朱高煦便叫宫监：“去取那两副雁翎甲来。”又回头对石瑛道：“如今本藩多事，常有些不轨之徒，前来寻事，我派你做个内护院何如？”石瑛听了，也立起身来，向朱高煦盈盈下拜，口称：“谢殿下恩典！”朱高煦见他柳腰微折，叩下头去，现出背上一络乌油般的秀发，兼之莺声呖语，如弄晓晴，不觉意醉神飏，心花怒放，忙叫宫监搀起。石瑛起身，又同石亨俩重新向徐季藩拜过，方才告过坐坐下。

一霎时，见四个宫监抬出两口甲箱来。朱高煦叫先打开

一口，只见银光耀目，不可逼视。朱高煦便叫石亨当厅披挂起来。石亨原来生得英挺，这时，头戴烂银嵌玉镂花护耳盔，身披烂银碎叶镂花雁翎甲，系着一条白丝绦结鸾带，当胸披着明月般一个护心镜，加上他原来着的白缎虎头靴，白缎绣花甩裆马裤，衬着他两张粉白面孔，真越显得雪人儿一般，英姿飒飒，仪态万方。朱高煦和徐季藩齐声赞好，石亨便向上打恭称谢。朱高煦又叫打开那一口箱来，却也是一副雁翎甲，和那一副一般的花纹，只是黄金色的女甲，另外还多一双凤头叠金丝女鞋，一对双股剑。朱高煦便向石瑛道：“这副甲和剑都给你吧。”石瑛连忙道谢。

朱高煦叫宫监、猛士分领二人去安置，便起身进内去了。徐季藩领二人会见了众材官猛士，叫人去店里将二人的行李取来，又吩咐驿站上预备牲口。才引二人到自己房中坐下。便向石亨道：“这两副甲，是广东巧匠制成。巡按御史甄斐仁知道二王子好武，特地将来孝敬二王子的。那剑更是安南国进贡的东西。两样东西都是二王子心爱的，如今赐给你俩才见面的人，总算十分宠信你俩，你俩休要忘记这般特恩才好。”石亨、石瑛连忙答应齐说：“这全仗真人嘘拂！弟子们无以为报，就今日拜在真人门下，作个沐恩弟子，终身听从恩师使唤。”说罢，便跪下拜了四拜。徐季藩也不谦让，只回了半礼。

一会儿，有个宫监来传石瑛，石瑛辞了徐季藩随宫监进去了。徐季藩便领石亨拣选马匹。拣了多时，只得卫士队里两骑白马，还雄骏可骑，其余的都是些差马，只个大好看中用。选定之后，便换了鞍辔听用。将驿站上送来的两骑差马补了缺，徐季藩又带石亨去选长兵器，择来选去，没称手

的。徐季藩便叫将二王子使的钩镰枪抬来，石亨接过后，颠了一颠，约莫有五六十斤，丢了几个解数，虽觉轻些，将就可用了。便道：“这家伙还顺手能使。”徐季藩答道：“二王子现在使不着，你就带着上路吧，回头我代你禀告二王子便了。”石亨谢了。徐季藩回房，石亨自有众猛士接去下处安置。

饭时，有宫监送出十多样菜。二壶玉露酒，给石亨吃喝。石亨便请同事的大家围坐吃喝个醉饱。看看天色已过下午，却不见传话起程。一直到晚也没见些动静，却只见大王子和三王子的从人唧唧喳喳似乎是埋怨无故耽搁，不知何时到得北平。石亨不知就里，向同事打听时，却都含笑摇头，回说不知道。看看暮色深沉，将近起更，许多同事都出去玩耍，在家的便收拾睡觉。石亨初来，不敢出去，且是没见侄女出来，外面也不见给他侄女预备住房，心中疑惑，只在天井周围踱来踱去，心里胡思乱想。

渐渐已是二鼓过后，出去玩耍的也都回来了，大家都拾掇睡觉。石亨心挂侄女，却又不好问得。看那些猛士、材官都不甚看得自己起，全无一点敬意。暗想：二王子要俺管领这班人，他们这般轻视，俺得显些本领才能使他们心悦诚服。想着，便也坐在炕上，斜倚着等待侄女。不料这一天上下应酬十分劳倦，坐没多久，便沉沉睡去了。一觉醒来，已是东方发白，人声嘈杂。忙下炕出房，洗盥拾掇了，便到厅上来。忽见石瑛已全身披挂，腰佩双剑，昂然立在厅上，越显得眉黛生光，精神饱满。百亨便问她：“夜来怎不见？”石瑛双颊微红道：“和驿丞的家小同住。”石亨心中明白，便不再问。石瑛道：“叔叔！俺们的牲口咧？可曾预备呀？”

石亨点头道：“昨日就预备好了。”

正说着，只听得里面一声传“起。”便见一个宫监，飞步而出，高叫：“起驾！传伺候！”接着便听得咣咣的传点声响。卫士们喳喳的脚步声和马嘶声，车轮辘辘声，杂然并作，却是绝不见有人声喧哗。石亨便忙回房绰起钩镰枪，去到槽头将两匹马都牵了出来，交了一匹给石瑛。方要出门，便见材官、猛士一对对出来，石亨便问石瑛道：“你怎样呀？”石瑛道：“二王子叫俺押后。”石亨便不言语，忙押着猛士队出门，排列道旁。那驿丞早率领合驿吏役人等立在道旁等候跪送。

石亨方在排列道子，猛然见那个瘦道人立在街外田塍上。想要去和他说话，无奈职事在身，不敢离开。一霎时，石瑛乘马而出。那瘦道人看见石瑛大笑三声，如鹤唳长空一般，那声音直震刺耳鼓。笑罢，又大叹一声，掉头竟去，顷刻便不见了。石瑛也觉奇怪。却因朱高煦的车驾随后出门，便抖擞精神，作为没听见，跃马向西走了几步，再带回马来，向北立着。让三辆车子上了大道，才上前跟在朱高煦车后行走。石亨便领着护卫仪仗，当先开导。

一路无话。行了两日，已到一座山下。石亨正向前行，只听得一声弓弦响，接着便见前面树林中，一连放起三支响箭，唿！唿！唿！冲天直上。石亨知道三箭齐放，是绿林中最紧急的号箭。便连忙勒住了马，绰枪等待。一面喝叫众猛士排开队伍，休要惊慌。正在布置，又听得后面喊声大起。回头看时，原来是后面大路两旁枣林内，隐着许多旌旗戈戟。石亨知道不是好开交得的，便将车仗约退，振奋精神骤马向前，却仍不见动静。

走到离前面树林一箭多地，猛听得一声呐喊。草中、树后，都乱闯出许多人来。当先一个头领，头带镔铁乌云盔，身披镔铁鱼鳞甲，腰束黑色鸾绦，坐下一骑全黑马。左悬弓，右插箭，腰佩长箭，背插单鞭，手挥三尖两刃四窍八环刀。生得颜如墨泼，阔脸大眼，露出一嘴黑牙，臃肿一身肉，十分的难看。后面一方大旗写着“大义寨牛儿丑赫”几个大字。石亨走过江湖，也曾闻得湖广丑牛儿是个有名的侠盗，却不知他在此落草。如今见这军旗，知道不是剪径的毛贼，这事不是易了的。却又因自己才投到朱高煦门下，这是第一件事，若弄不下来，便存身不住。便抖擞精神，拍马上前向丑赫打恭道：“丑寨主请了……”话未完，早被丑赫顿喉一声断喝，嚷骂道：“谁是你家寨主！”石亨虽是英武，却也暗吃一惊。那些车仗卫士被这一声喝，已是魂摇胆颤，纷纷乱望后退。

石亨要显本领，只得挺手中钩镰枪，也大喝道：“丑牛儿，你休逞强，须知爷不比无名小卒，能被你吓退的。你拦路也须长眼睛！瞧你长着这么两只牛一般的大眼，难道瞅不出这车仗是谁吗？”丑赫圆睁怪眼，张开大嘴，呵呵大笑道：“小子，谁有功夫和你说话玩儿！”说着，顺起手中三尖刀，向石亨左腰横扫过来。石亨将手中枪一竖，架开刀，便向丑赫前胸耍的一枪刺去。丑赫也不招架，只两腿一夹，马一偏，让过枪头，乘石亨刺落了空的一刹那间，双手抡刀，向石亨当顶劈下。石亨这时枪落了空，身躯方朝前扑，说时迟，那时快，丑赫电一般劈了下来，石亨已无法架拦、闪躲。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人急计生，只听得石亨大叫一声“不好！”双脚离镫就马背上扑身由右一滚，整个儿滚下

地来。丑赫这一刀直将石亨的坐骑劈成两个斜半段儿。石亨滚在地下虽逃得命，却怕丑赫顺手一刀，仍是要性命不保，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怎敢怠慢？乘丑赫刀劈白马，尚未抽回时，抛却手中枪，就地一滚，顺手拔出长剑，向丑赫的马前脚刷的一剑，早将一只左前蹄削落。那马痛极，前右一倒，将丑赫掀在地下。众头领喽罗见了，一声呐喊，齐向前奔来救主。这边侯海、陈刚等也一齐飞马向前，想要救人擒敌。却见丑赫、石亨一齐跳起，石亨高叫：“你们快护持殿下，俺一人足够擒这恶贼！”丑赫也喝退众人。

石亨挺手中剑，便取丑赫，丑赫拔出腰刀，急架还砍。二人就在步下大战起来。只见一白一黑，一长一胖，杀做一团，扭做一处。先时还见两人腾挪闪跳，后来便只见一团白云，一团黑雾滚来滚去，映得人眼花。约莫酣斗二三百合，不分胜负。两边瞧着的人都瞧的发呆，浑忘身在战场了。二人又斗了多时。忽听得二人中有一人大叫一声，接着便见剑光起处，丑赫的鎗铁盔上一个斗大的黑缨，被削落地。石亨便怒乘丑赫吃惊之时，捉他一个破绽。哪知丑赫天生虎胆，任凭怎样他绝不惊骇。虽然盔缨被砍掉了，他依然没事人儿一般，反乘石亨欣喜之时，右腕一翻，刀口朝上，直向石亨小腹刺来。石亨却不曾提防，倒吃一惊，连忙双脚一蹦，向后跳退了三步远近。方待再突跃向前时，丑赫已和身滚到石亨跟前，挥刀直砍。石亨忙将剑架住。丑赫收回腰刀，转向石亨腰下砍来。石亨朝后一闪，不料丑赫同时飞起右腿，猛踢将过来，正踢在石亨左手上。踢去一块皮肉，如被刀削，痛不可当。石亨只得咬牙忍痛，拼命支撑着，刀来剑去的恶斗。

徐季藩在车中见二人斗得没个开交，便下车来，左手暗中捻诀，远远的向着丑赫念咒，想要咒倒他。不料念了两三遍，一些不见效验。徐季藩大惊，忙收了诀，四面细看，忽见那树林左边一株大树上，有个骨瘦如柴的道人，正骑在树枝间，向自己微笑。徐季藩大怒，咬破血光，含了一口血涎，念了几句向那树上送喷去。只见那道人在树上身子晃了一晃，立时便定住了，大喝道：“好贼道，敢在我跟前使邪术！”接着便见那瘦道人左手握拳，猛然一散，徐季藩顿时觉得有一般异常之重的热气，正中额际，痛得头昏眼花。

这时丑赫、石亨俩个已战得昏天黑地，石亨心中着急，暗想：俺今日要战不胜这小子，岂不要被二王子说俺无用，一片英名，就此要付诸流水。想着，心中十分难过。急切设法，要以巧取胜。不料斗杀了一个方向时，忽见朱高煦已下车拔剑，象要前来帮斗的模样，心中更加燥急。便使尽平生气力，拼命挺剑向丑赫前胸刺来。丑赫是个鲁莽直肠人，不提防石亨是计，将身一偏，便抡刀要砍石亨。石亨就他这一偏身躯的一刹那，一蹲身躯，刷的使个连环鸳鸯腿，横扫过来，丑赫要想让过没来得及，竟被他这一腿打倒在地。

这边众卫士、材官、猛士等见了，早一拥向前，按住就捆。横七竖八，绑了个结实。陈刚、侯海便去赶杀众喽罗。不料这当口，忽然见个少年，手舞双剑闯入人丛，如虎入羊群，勇不可当，直奔丑赫跟前，一剑挡住众人，一剑划断捆绑丑赫的绳，就将这剑递给丑赫。丑赫霍的跳起，只听得那少年大叫一声，挺剑直取朱高煦。

不知朱高煦性命得全么，下章再说。

第十三章 缔新交英雄矢忠义 毒旧好妖道假慈悲

且说丑赫被石亨捉着破绽，打倒捆住。忽然有个手舞双剑的少年，冲进圈子，打退燕府众人，割断丑赫身上的绳索，递过一柄长剑。丑赫接过那少年递给的一柄长剑，直向燕府仪卫冲将过来。那少年大吼一声，直如饿狮子一般直扑朱高煦的车驾。吓得那些从卫，麻着胆子，将车硬往后拉退。朱高煦方要亲自下车迎敌，陈刚、侯海已各挺兵器上前敌住，陈刚挡住那少年，侯海便上前阻止丑赫。四人捉对儿厮杀。

徐季藩见丑赫来了救应，且是势头凶猛，急切里不能取胜，便下车上前，想要再使邪术。不料捻诀念咒总是不灵，急得满头汗下。心想：必是那树上的妖道捉弄我，便想咒倒那株树。不料向那树看去时，哪有那道人的影儿。心中十分焦怒，便拔出背上长剑，步罡念咒，向那和陈刚正斗着的少年，将剑一指，想仗这邪术将他刺死。叵耐那少年竟和没事人儿一般，仍是一剑紧似一剑，向陈刚狠攻。就这时，陈刚一个不留神，手中一慢，被那少年一剑斜劈下来，臂上连甲削去了一片肉。才叫得哎哟一声，早被那少年飞起一腿，大喝一声：“没用的东西，去吧！”将陈刚踢的滚向山边泥沟里去了。丑赫这时捉住一个空隙，一剑当顶砍去，侯海忙将头一偏，没被砍着，方在自幸，不料丑赫眼明手快，乘侯海

方低头时，一翻手腕，反挺长剑，直向侯海下腹刺来。侯海忙跳让时，那剑已刺入左大腿肘肉内。大叫一声，朝后便倒。

丑赫也无暇去杀侯海，挺剑直取石亨。那少年也抡剑直奔朱高煦。朱高煦见来势凶猛，连忙下车，掣起车旁一对银缨画杆雀舌枪冲出，迎着那少年狠斗起来。石亨这时已拾起一对钩镰枪，束紧甲带，重与丑赫恶战。这四人真是铁钉遇铁砧，半斤逢八两。来往腾翻，各使平生本领。只见四般兵器，上下飞翻，也揪不出是谁攻谁来。如此恶斗了半个时辰，不分胜负，难解难分。

徐季藩见战得没个休了，便高叫道：“主公且退后，贫道有法取胜。”一面叫韦弘、韦兴上前去挡一阵。朱高煦听得徐季藩叫唤，连忙将左手中枪架开那少年的长剑，翻身便走。那少年不舍，挺剑直追过来。朱高煦大怒，方要回头再斗，恰好韦弘舞动双鞭，冲到场中接住那少年，让朱高煦退下。韦兴见那少年厉害，二王子且只战得个平手，料来哥哥韦弘不是他的对手。方要挥铜上前双战那少年，不料这时石亨也被徐季藩唤退，丑赫却虎狼般随后扑赶过来。韦兴只得举双鞭拦住丑赫，石亨才得退到徐季藩跟前来。

石亨方在喘气，忽见石瑛乘着九点桃花马，手执双股剑，方从后面挤到前面来。徐季藩大喜，连忙招手道：“姑娘快来，咱们乘此保着三位爷，快冲杀过山去。”石亨恍然大悟。连忙挺枪在前开道。朱高煦和徐季藩乘马，招呼车辆随后继进。石瑛骤马断后。众护从仪卫呐喊一声，一窠蜂冲杀过来。大义寨众喽罗抵挡不住，只得闪开一条路，让他们冲了过去。

那少年瞅见，想掣身拦阻时，却被韦弘缠住，大叫一声：“完了，贼子逃走了！”心中一恨，一紧手中剑，横砍直劈，直将韦弘杀得手足无所措。被那少年挥剑逼住双鞭，身躯向前一曲，伸左手抓住韦弘鸾带，一把擒将过来，向地下一掷，喝声“绑了。”丑赫见车仗冲了过去，咬紧牙关恨了一声，一剑将韦兴的双铜捌开，下面照定韦兴左膝盖，嘣的一脚、踢的韦兴受伤，立身不牢，向右一偏。丑赫就这一刹那，掣回剑，顺势砍去，将韦兴左肘肉连袖削下一块来。韦兴连受两伤，挣扎不住，扑地便倒。众喽罗一拥上前，按住绑了。

丑赫方要和那少年说话，忽听得山林中，有人一阵拍掌狂笑而来。众人连忙各自握好兵器，一齐看时，却是一个长瘦道人，笑着奔将过来。那少年见了，连忙打恭行礼，口称“师伯”。丑赫只道道人是和少年一道来的，便也上前行礼相见。道人自道：“道号友鹿道人。”又指着那少年对丑赫说道：“这是我多年不见的师侄张三丰的弟子霹雳杨洪。”丑赫忙和杨洪相见，便让友鹿道人和杨洪同到寨中叙话。二人答应了。

丑赫便叫喽罗押着生擒的侯海、韦弘、韦兴三个，让友鹿道人和杨洪二人先行，同上山寨中来。将侯海三个交给喽罗守着，便同友鹿道人和杨洪同到厅上坐下。喽罗献过茶，丑赫也无暇道谢，便问杨洪：“因何到此？”杨洪道：“俺有个姊丈住在京城，为几幅赵子昂的字，被朱高煦使锦衣卫，硬派做贼赃，将字夺去，人便刑死了。俺得讯赶到京城，设尽机谋，用尽心事，不料那贼子防备严紧，不得着手。好容易，得着个空儿要刺杀那贼，不料俺母亲去世，

只得先回家去，葬母守墓。如今特再来江南寻那贼子，沿途闻得他已奉旨归藩，沿途作恶，俺便迎将上来。今日正待报仇，不料被他走脱，也是这贼子命不该绝。”

丑赫方要问友鹿道人是不是与杨洪同行，杨洪早先问：“师伯几时南来的？不知可会着俺师傅？”友鹿道人答道：“我正因为泰山遇着你师傅，他说有个渭南石亨，是个可造之材。但是有一桩旷古沉冤，应在他身上弄成。我想解这大劫，去劝这石亨勿入旁门。不料有事不能去，如今他正被邪魔勾引。若快赶去，邪魔还未近他身，还可挽回，若迟了便来不及了。我们得须自告奋勇南下，想挽回劫数。不料天意难违，毕竟邪魔先入，这也是天公要成就这一桩‘碧血丹心’千古稀有的壮烈公案，才使我们无从着手挽救。前几天，我就见着石亨了，已是无法可想。且知那徐季藩的邪术，恐他们狼狈为奸，沿途荼毒百姓，便暗跟着他们走，好随时搭救些无辜。不料却在此地助了您俩一臂之力。虽是不曾助您们擒得朱高煦，却也使那徐季藩有法没处使，也够他受的了。”

丑赫听了，才知全仗友鹿道人，得破徐季藩的邪术，感激非常，立即起身道谢。又谢了杨洪相救之德。友鹿道人谦谢道：“这也是缘分，何必客气。”杨洪也道：“彼此同为天下百姓除害，自当互相扶持，怎说起谢来。”说着，喽罗们将酒饭摆上。丑赫让友鹿道人和杨洪两个移坐喝酒。友鹿道人原不忌荤酒，也随便吃些相陪。三人气味相投，十分欢洽。杨洪、丑赫更是酒到杯干，狼吞虎咽。

酒席之间，谈到朱高煦在京师时，所作恶事，百姓所受的亏苦。丑赫听了，义愤填胸，将酒杯向桌上一顿，大声说

道：“这贼子竟敢这般胡作胡为，咱家断不许他活着。杨大哥吃过饭，咱家和你俩个赶上去，宰这兔蛋。”杨洪正因仇没报得，满心冤苦，听得丑赫如此说，拍胸答道：“俺便将这身子拼了他！”友鹿道人瞠言道：“您俩义烈神勇，固可佩服，只是朱高煦是王子皇孙，且是他父亲燕王棣正在图谋篡位，府中养着许多本领高强之人。就只方才咱们所遇朱高煦随身所带几个人，已多非等闲，一时恐不易杀他。何况方才山前大战过，他必是十分防备，您俩就赶去，也不见得就可得手，且恐中那徐季藩的妖法，那时反不值得。”杨洪听了，默然不语。丑赫却圆瞪两眼大嚷道：“咱们难道就瞧着这兔蛋害百姓不成！”

友鹿人道：“丑寨主且不要着急。须知凡事不能逃数。如今天数注定，该有一番大乱。太祖得天下多亏文武功臣，天下平定后，却大杀功臣。‘天道好还’，使他朱家子孙骨肉相残，以为背德之报。且是人心太坏，遍地豺狼。燕王棣便是天遣杀星，应这劫数的，朱高煦是燕王的报应儿子。如今收他的人还没得势，此时他命不该绝，您俩甭白费心思。倒是如今有一桩可虑！方才咱们将朱高煦打了落花流水，又擒了他三个随身护卫，朱高煦凶暴成性，从来不曾吃过这样亏苦，岂肯善罢干休。他虽急于回燕，不能久在这里来复仇寻事，却是此地离北平不远，他回去必定调兵遣将来攻山寨。就是此地地方文武，听说这地面有人惊了王子的驾，没个不吓得屎尿齐流，赶紧带兵来围山讨好的，如今咱们先要打算好，山寨有多少粮草，多少人马？如果官兵来攻山，咱们如何应战，如何防守？倘使燕藩将他养精蓄锐，谋夺天下的人马来和咱们攻打，咱们如何应对他？这都是现在

不能不商量好的。”

丑赫听了，顿时瞪眼不语。半晌，忽然向桌上猛的擂了一拳，咬牙恨声道：“洒家只单身和这兔蛋拼命去！且待洒家先宰了这捉来的三个浑蛋出气！”

友鹿道人道：“此事不是如此蛮干的。我如今只问您俩：是不是要杀朱高煦？”丑赫、杨洪一齐应声答道：“只为要杀他，才……”友鹿道人忙摇手截住他俩话头道：“既是要杀他，我方才说的收他的人，还未得势，他的天数还没到。如今有个绝妙的方法。……”说着便先附着丑赫的耳朵、细声说了个计策。丑赫听了，只摇头皱眉，嚷道：“耐受不了？”杨洪忙起身到友鹿道人跟前低声细问：“是怎样个计较？”友鹿道人便也和他附耳说了。杨洪沉思了一会，便向丑赫道：“既是这贼恶贯盈，俺们自难逆天行事。这计较虽是时日缓些，却是定可制死那贼，俺看寨主也不可太性急，反致坏事，且没得益处，还是照计行事的好。”丑赫这时也想了一会了，没法，只得照计而行。和杨洪两个当天发愿，结为生死弟兄。杨洪年长为兄，丑赫年少为弟。永远同心一志，设誓伸张大义，为民除害，为国锄奸。

一时盘盞皆空，三人起身，盥漱过，喽罗们拾掇了桌地。丑赫便叫：“将那捉来的三个人押上来！”一会儿，小头领押着侯海，韦弘、韦兴三人来到厅上。丑赫便下位，亲解三人之缚，延请上厅落坐。侯海见丑赫如此，心想：他一定是要劝俺们落草。便在此山做个头领，也没有什么不可。且看他施为，临机应变便了。韦弘、韦兴兄弟也是这般心事。三人同上厅来，就客位上坐下。

喽罗献过茶，友鹿道人向三人说道：“三位尊姓大名？在燕王府中掌那项职司？”侯海连忙接口自夸道：“俺姓侯名海，绰号夜狐狸，在府中是跟着二王子当贴身护卫。二王子的仪卫全是俺掌管。”韦弘、韦兴听了暗自好笑，却因同在难中，不便说穿他，只各自说了姓名，和在王府司的职司。并请问友鹿道人和丑、杨二人的姓名。三人也不隐瞒，都直说出真姓名。侯海等三人听说是友鹿道人，也多曾闻得国初时，有个友鹿道人，曾助太祖开基创业，名震天下，和张三丰一般不乐仕进，四海遨游，不觉悚然起敬。

友鹿道人向三人道：“这位丑寨主，本是个志气凌云的豪杰。杨壮士也是一个不得志的英雄，无奈不得时，隐居山野，浪迹天涯。当今天子，重文轻武，天下英雄都抱不平，想另自求个出身之路。丑寨主和杨壮士，都多时想求个能用他的东家。闻得燕王有心要吊民伐罪，丑寨主、杨壮士久有心相投，怎奈不得其门而入。近来闻得二王子是个马上的英主，收揽天下义士侠客。他俩个想着，就此投托，无从见其长处。且是这里山寨人马，也是将来可用之兵，弃之未免可惜。因此待二王子路过时，特地带领人马下山，想使二王子得见人马的精壮，求个进身之阶。不料那位开道的王府将官，也不问明来意，更不打话，便杀起来。丑寨主本想二王子知道他的本领，怎肯当着二王子跟前示弱？因此就得罪了三位了。只是那位开道的将官，和二王子同车的那个道士，实在是一个太粗暴，一个太不正道了，恐怕要误二王子的事。今天要不是丑寨主和杨壮士，因为要投托二王子，手下留情，他俩个的性命，早已不保了。丑寨主因为那俩个是不识人的，所以才只是委屈三位，请三位到这草寨来，表明

心迹。还望三位不记嫌隙，代为向二王子好言一句，使得投在门下，替二王子出力。将来有甚使命，汤火不辞！”

侯海心想：那鸟道人原是可恶，不将俺们放在眼里。石亨那小子，仗着侄女讨好，更是可恶。没有这两个鸟人，猛士头儿，怕不是俺的！如今有了他们，便将俺的拼命大功劳都埋没了。如今正不得脱身，且是不好回去。他们既是有这心事，俺正好献上这场功劳，一来遮丑，二来又可讨好。要是那鸟道人和那小子敢作梗，俺便和他拼命去。想罢，便昂头拍胸道：“这事保在俺身上。俺说的话，二王子没个不相信的。怕那鸟道人和石亨小子干吗！”韦弘、韦兴这时也想着，“真果他们要和二王子作对时，俺俩原杀不过他们，他们老早好杀却俺俩了。一定要生擒得来，这道人说的话，自是不假，便也说道：“二王子礼贤下士，寨主肯投托，王子一定欢喜，断不会记仇隙的。寨主的一番苦心，俺俩自当向王子诉说明白，寨主放心便了。”

友鹿道人听了，连忙起身稽首道：“全仗升位的大力。”丑赫也说了一句：“拜托！”杨洪也拱手说道：“将来自当重报！”侯海十分高兴，硬挑铁担，向友鹿道人道：“俺回去一说就成了，您三位只等信便了，没个改移的。”丑赫便叫喽罗摆酒。一时摆好，丑赫勉强让了座，筛了酒，只和杨洪讲些拳棒刀枪的奥窍。友鹿道人却和侯海等三人，越说越投机。侯海便拿话引友鹿道人，想拉他去制徐季藩，自己好得专宠。友鹿道人笑说：“性情疏野，不惯应酬。到王府去，倒不如在外云游，随时可以暗助王子。”侯海便不再说。

丑赫、杨洪方才吃喝过酒饭，自是吃喝不下。只待侯海等狂嚼猛吞已毕，便盥漱散坐。侯海急于要想赶上朱高煦去

报功，便起身告辞。友鹿道人也想着，让他快去，免得官兵来山麻烦，便道：“如今要烦三位代咱们表明心迹，如今且不屈留。将来三位有事到此，或是路过时，再图畅叙吧。”说罢，目视丑赫。丑赫陡然忆起友鹿道人附耳叮嘱的言语，便连忙教随身喽罗去取了二十四锭金子来，分送给侯海等三人，每人八锭，并说道：“这些须薄意，送与三位压惊。二王子处，此时不便张扬，将来再专人贡献，还望三位婉言告禀。”侯海等三人心花怒放，喜出望外。假意谦让一番，各自收了，便告辞下山。寨外已备好了三骑快马相送。丑赫、杨洪随着友鹿道人送到山脚，才彼此分别。

侯海、韦弘、韦兴等三人顾不得伤痕疼痛，跨上马，离了云峰山大义寨，急于要想赶上朱高煦，便马上加鞭，顺着大路，飞驰向北赶来。马不停蹄的跑到天黑，也不见仪卫的影儿。向路旁茶亭打听时，却说已过去多时了。三人便乘月色，再向前趲行。又走二三十里，才到了驿站。看那驿站问口，不象个有仪仗宿在驿站里的模样。便向驿卒询问，驿卒说：是连夜赶到府城里去了。二人便向驿站上讨了火把亮子，又要了三骑马换乘。驿站上见三人王府卫从打扮，且是悬着腰牌，怎敢怠慢，连忙备好三匹快马，给三人换骑了。

三人骑上马，齐刷一鞭，豁刺刺，乘月色飞驰而去。约莫奔了两个更次，已见前面黑朦朦一座城池。便加紧打马，直向城下奔来。将近城下时，只见四处火把乱明，心中疑惑：如今太平时世，要这许多巡夜的干吗？正疑想间，忽听得对面有人大喝一声：“站着！”不觉吃了一惊，忙定睛看时，却是一小队兵丁，从城外小路上转出来。见有人马来，喝住盘查。侯海在前，便高声答道：“俺们是燕王府

的。”那些兵丁见三人的打扮，又讨腰牌看了，便同到城下叫开城门，放了三人进城。

三人来到行馆，猛士、材官等见三人回来，一窝蜂拥上来，七张八嘴的乱问。三人一时也说不明白，只问：“二王子可曾安寝？”有个材官答道：“正在和大王子俩商量调兵啦。”侯海便和韦弘、韦兴三个一齐进内，觅着了宫监，通报进去。朱高煦听得三人回来，大喜，忙道：“快叫他们进来。”宫监应声出去，领了侯海等三人进来。叩见过两位王子，立在一旁。朱高煦便问：“你三个怎得回来的？”侯海抢先将友鹿道人所说的话，加了些装点自己威风的言语，说了一遍。只是因为友鹿道人不肯同他来，恐怕二王子怪他，便没提友鹿道人的名字，只说是丑赫如此这般的实心想投托门下。朱高煦听了，沉吟不语。朱高煦却大喜，向三人问长问短。韦弘、韦兴也说得十分好听，不由得朱高煦不相信。朱高煦也因为父王正要起兵，方在收罗天下绿林，便也不说什么，只点头说：“再派人查查吧。”朱高煦听信了侯海等言语，立即传谕知府指挥文武等官，不必派兵到云峰山去，并不许张扬生事。

一宿无话。次日清晨，仪仗摆开，仍朝北进。一路上朱高煦因有了石瑛，倒还不大毒害妇女。只是经州过县时，偏有许多地方流痞，钻营办差的隶役，勾通宫监、材官人等，借故敲诈报仇，无恶不作。朱高煦又沿途搜求古董，自有那些无耻的官府向民间诛求供应。更有徐季藩时刻挑唆，加上随身人等更借此横行，时常因一画一瓶的小事，弄得富室倾家，贫民丧命。沿途怨声载道，路绝行人，记也记不了许多。

不多几日，便到北平。燕王朱棣原无甚病，只不过要三个儿回，免得留京为质。朱高煦等弟兄三人进见之后，朱棣便叫他三人跟着师傅去读书学礼，练习弓马。朱高煦乘间又向他父亲说母舅徐辉祖不少坏话，无中生有，加上许多唆耸的言语。朱棣虽不大欢喜朱高煦，平素不甚相信他的话，却是父子至亲，说得多了，自不免有些记在心上。且是徐辉祖为人正直，不肯同朱棣谋逆，郎舅之间，素来不太对劲。再加上朱高煦日进谗言，因此朱棣大不高兴徐辉祖，竟至音书断绝。

自从三个王子回来，朱棣颇信徐季藩能干，召见过几次，赏赐很多。哪知引起了姚广孝的忌刻，才命徐季藩随护二王子。因此徐季藩不曾在燕王跟前得意，只跟着朱高煦混。时常荐些绿林豪客，山野妖人，成群结队，大言不惭。又因自己在云峰山不曾显得出神通，便故意说得丑牛儿的本领如何高强，若不是有法术制住他，竟是无人能敌，我只为爱他的才，留为主公的辅佐，才不肯伤他，不然是早断送丑牛儿的性命了。他说这些话，不过是要抬高自己的身价，却不道倒替丑赫帮了许多忙。朱高煦听得徐季藩这派言语，自庆收得大将，倚为栋梁。时常派人送银钱马匹到大义寨去，慰问丑牛儿和杨霹雳。

徐季藩在燕王府里一混半年，将朱高煦哄得成了糯粉人儿，要他圆就圆，要他扁就扁。真是言听计从，说一不二。他见功夫已到，想到他自己身上的事业了，便向朱高煦说：“要夺天下，不能不借人家的力量。如今王爷还没定鼎中原，倘使将来起兵时，北番入寇，岂不是腹背受敌，根本难全？就是爷将来要取天下，也要先和北番，才免得外忧呀。

贫道觅主之先，便在大名府造了一座霞明观。如今要报答爷的恩德，便想在河间府再造一座大庙，暗藏机括，广造兵器。一来可以通番，出家人的寺观没人疑心。二来可广招豪杰，结交绿林。做起事来，比府里方便多了。且是爷一个人的事，预备起来，非在外面不能瞒却府中众人的耳目。有了这座庙在近边，便可算是爷的武库屯营，却又没人得知。不知爷意下如何？”朱高煦听了大喜道：“您想的真周到，活该我要成事，天遣能人相助，才有您这般的辅弼。将来我继武太祖，您便是刘诚意伯。如今只说你是我的替身，现在且拿三万银子去，马上造起庙来。只是眼前没人懂得机括，却怎处？”徐季藩忙答道：“这个贫道都懂得。昔年修道深山，师傅传授过。如今只须巧手匠人二三百人，苦力千多人，便一年就可成功了。只是一时那有许多工匠？”朱高煦道：“这却容易。我母亲最信佛道，我去说与母亲，只说我在京许的愿心，如今要还愿造庙，没处找匠人，求母亲向父王讨一支金钹令箭，向本藩各府、州、县分派差役，管保不到一月，就取齐了。只是一年太久了些，还是加倍的招匠人，早些造成功吧。”徐季藩道：“既是如此，事不宜迟，只此便做起来，免得耽误事体。”朱高煦点头答应，立时便起身进内苑去了。

果然王府力量可以倒山。朱高煦讨得令箭到手，遣差官飞马传差，招匠办料。一面札河间府知府，在城外圈了五百多亩民田。徐季藩便带了十个材官，辞了朱高煦，到河间府来。河间府知府知道徐季藩是王子的替身，怎敢怠慢，连忙办差迎接，先给他拾掇了本城清虚观，作徐季藩的行馆。伺候的饮食服用，僭拟王侯。

徐季藩到了行馆，便传知府进见。那知府见他如此倨傲，虽不高兴，却也无可奈何，只得和见王子一般，报名进见。徐季藩这时俨然就是王子，高坐堂皇。知府行礼时，睬也不睬。只待知府叩头起身，便问：“一切工料，可曾齐备？”知府回说：“俱已齐备。”徐季藩便道：“明日是黄道吉日，待本真人亲到，祭告天地三清，便动工修造。你可挑拨差役，到场监工照料，并叫二府和交河县轮流到场伺候，休得违误。过些时，王子还要亲来验看工程，若有怠慢差池时，你自己去回话，本真人可不管闲事。”知府听了，虽闷一肚皮的气，却是没奈何他，只得诺诺连声。待徐季藩吩咐完毕，才叩辞回衙。气的将纱帽一掼，一夜不曾好睡。

次日，徐季藩乘舆到场时，只见官吏站班伺候，差役喝道排跪，材料堆积如山，工匠黑压压跪满一大片地，心中十分高兴。便下舆，缓步来到预备好的香案跟前，祭过了天地神明，又画符念咒，安了四方土神、当年太岁，便命工匠破土动工。吩咐官吏监催，隶役鞭押，便乘舆回到行馆。即有大名霞明观的道士，接了信赶来进见。徐季藩便和几个弟子一心制造机括。挑选了几十个巧匠，随时支配。只得五个月光景，便已造成一座巍峨道观。神像壁画，都已塑画好了，只剩了粉漆功夫了。徐季藩因为是他手创之业，便也定名“霞明观”。

徐季藩见观已造成，便亲到北平请朱高煦来验看工程。朱高煦禀过父母，到河间府来，阖城文武迎接进城，住在预备的行台。次日，出城查看工程，见如此迅速，十分欣喜，吩咐每个工匠赏银二两。众工匠都强忍着一泡热泪，磕头道谢。徐季藩领朱高煦前后看过，一些机括，都一一指点给朱

高煦看，朱高煦只觉新奇微妙，一时也记不清许多。到了次日，徐季藩祭神开光。朱高煦行香顶礼，满城文武都来伺候祀神。那些富丽堂皇，且不必细说。

朱高煦见庙已造成，便和徐季藩商量招集豪杰，打造刀枪，积草屯粮，私通北番等等事项。徐季藩拍胸当担说：“爷只交给我便了，管保错不了事。”说着，便取出一本小书册来，给朱高煦看。朱高煦揭开逐页看去，都是设定的计谋，层层次次有条不紊，更都是自己所想不到的，不觉心花怒放，向徐季藩拜道：“我只有佩服，更不能赞一辞。以后一切都仗大力，将来富贵共之。”徐季藩连忙稽首道：“微臣敢不鞠躬尽瘁，以报我主知遇之恩。”当夜二人密谈了一夜。次日，朱高煦便起程回北平去，一切送行琐屑，不必细表。

徐季藩送过朱高煦，便托言酬劳，赏给那几十个装配机括巧工匠人的酒肉。这些人怎知里面的密情，见了酒肉，便狂吞猛嚼一顿。吃喝完毕，徐季藩便开发工匠，不论远近，每人给一两银子。众工匠听得放他回家，真是喜从天降，立时便谢赏起程，各自奔回。那些粗工虽是筋疲力尽，却得平安到家。只有那受了酒肉恩赏的巧匠，在五天之内，路近的，还赶到家中才死；路远的，竟死在路上。

其中只有一个姓于名佐的少年，是良乡人氏，父子都做木匠，且都习得一身好武艺。因为家贫，没钱打点，又没人说分上，便被本县知县派来供役。他父亲于悟明贪酒好吃，那天吃喝得不少。于佐却生性不好酒，且是平素信佛，时常吃斋，那天恰值斋期，因此虽是同去领赏，却酒肉都不曾沾唇，只吃了咸菜稀饭。大家都笑他没口福，却不道就只他留

得住性命。于悟明走到良乡界上就死了。于佐年轻，不知就里。只得买了口薄棺盛殓，仗着力大，亲自搬运到家。后来听得同时领赏的，都是一般的病症死了，只自己没吃喝的留得性命，才想到是那贼道怕人泄漏他的机括，使这般毒计。复想：我虽侥幸逃得性命，倘使那贼道知道，断不肯饶放我活着。不如就此逃走，浪迹江湖，逃个活命。且是乘此访求天下名师，学成武艺，再来替父亲和众工报仇泄恨。如今父亲已死，家中一无所有，没甚牵挂，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想罢，便将他父亲的灵柩埋在荒山上，拾掇了些旧衣衫，打做一个小包裹。家中原无长物，只几件粗木器，都扔了不顾，只取了祖上传留下的一对板斧，趁黄昏人静，悄悄出门，飘然而去。

且说那徐季藩在河间造起了霞明观，便将大名的霞明观改作下院，交给大徒弟赵天申主持。自己住在河间，仗着二王子朱高煦的势，招亡纳叛，结盗勾匪，无事不为。若是有人犯了法，只须投到霞明观，穿上一件法衣，算是道士，徐季藩便说：“这人已忏悔了，身入空门，以前的万缘皆了。地方官来访问时，他便一手遮天，庇护着，说是“这人已经蒙二王子度入空门了”。后来地方官听说是犯了法的人逃到霞明观，连问也不敢了。只是徐季藩收留庇护的人，也得有两宗道理：一是有钱的人，多多的送他些银钱，他便给他一张度牒，算是他观里的道士了；一是会武艺或是有膂力的人，投到观里，便算是他的党羽，也度为道士，欺蒙俗人。除这两宗人之外，若是顽童、悍妇，犯事逃走，他也能收在身边。只因他是二王子的替身，谁也不敢惹他。燕王朱棣虽也听得些风声，却以为是儿子替他收罗人材，密谋大位，不

但不加禁阻，反而说朱高煦能干。

这一来，可就弄得不得了了。徐季藩更加目无王法，横行起来。时常使些破落户、无赖子，拐骗妇女，偷盗金银，弄得清洁道场，成为藏垢纳污之所。只是徐季藩虽是这般胡闹，外面却装出道貌岸然的模样，遇着些小好事，也做些来哄俗人。因此也有许多人说霞明观里徐真人如何如何好的。这样的传说开来，有许多人不知就里，竟把他当做个慈悲有道之士，竟送上门来上当的也有。似这般过了一年左右，燕王朱棣便起兵南下，向嫡亲侄儿手中夺皇帝位子。朱高煦随军往南，朱高煦留守。上头没了管头，朱高煦一发肆无忌惮，时常到河间来，和徐季藩两个在观中密室里，纵情取乐。徐季藩又传授些采补御女之术给朱高煦，朱高煦益发乐得连自己的姓名都忘了。

不多时，朱棣夺了南京，建文帝焚宫出走。朱棣杀了许多忠臣，灭了方孝孺十族，贬了徐辉祖一家，以残忍威临得到天下。朱高煦随侍在京，徐季藩因和姚广孝不对，且是离不开霞明观，没同去，他便一心一意的培植自己的党羽。除却观中收罗许多亡命，又教了许多徒弟之外，还勾通了北地的绿林强盗和江洋水贼。又暗通塞外，和番王通气。转眼十多年，霞明观虽是弄得铁桶一般，却是朱棣是个马上天子，没隙可乘。朱高煦又生来不讨父母欢喜，不能夺得储位。只暗中递信叫徐季藩预备，只待父亲一死便动手。只是朱高煦这时在南边，往来不便，银钱也没先时充足，不够用度，未免有些急，日夜焦思，想法弄一注大银钱。

一日，有个老者来访徐季藩。虽是衣衫褴褛，却相貌堂堂，生得鹤发童颜，须长过腹。徐季藩听得小道士通报，说

有老友特来相访，便整了整道袍，敛了敛面容，迈步来到客堂看时，竟不认得。行礼毕，彼此问起，才知这老者，就是他的同乡，且受过他分粮、赠袍恩德的同窗、同案砚友冯绍霞，近年老景不佳，儿孙都被朱棣靖难之师杀死了，只逃得他和一个小孙儿的性命。房屋买卖也被那些兵一抢二烧，弄得干干净净。因听得徐季藩做了二王子的替身，出家发了大财，带了个小孙儿特来投奔。徐季藩听了，欲待给他几两银子，打发他祖孙回去，免得窥破他的密事。却是说话时，瞅着冯绍霞仪貌堂堂，猛然想起：如今我正缺钱用，何不如此如此，岂不是可以骗得一注大大的钱财。想罢，便忙换了一副十分怜惋的愁容，对冯绍霞说了许多代他扼腕的话，便留他祖孙两个在观中住下，还说将来和二皇子说，设法弄个大小官职吐一口气。冯绍霞听了，直感激得眼泪鼻涕一齐来，连忙起身作揖打恭，还教孙儿叩头相谢。

从此徐季藩留下冯绍霞祖孙二人，住在殿外廊下客房中。逐日只将好酒好肉送给他吃，又弄许多补剂，给他调理。冯绍霞倒觉十分过意不去。没事时，只向那十四岁的孙儿冯璋絮絮叨叨的说：“俺是老了，没报答人家的日子了。你将来若得好处，别忘徐家爷爷的恩德。”冯璋虽年幼，却是十分伶俐，他祖父这般对他说，他只唯唯称是，背地里却是疑惑，徐爷爷既是和俺爷爷这般要好，怎不见他出来陪着俺爷爷说过一回话儿咧？小孩儿家，虽是这般想，却不敢说出。只是守着他爷爷寸步不离，留心伺候着。闲暇时，便将带来的破书温理。冯绍霞一个穷秀才，生平没过过这般适意的日子，满心欢乐，惨境悲怀也解了许多。每天吃喝过，便教孙儿的书，倒也十分优游暇逸。渐渐的心广体胖。

过了两个多月，徐季藩便时常请冯绍霞到里面禅房中去谈天，渐渐的劝他出家。无奈这冯老头儿，虽是对徐季藩感恩戴德，却是为朱熹所误，误解了孔夫子的话，以为“攻乎异端”，就是信从别教，抵死也不肯出家。徐季藩好几次引证譬喻，并许他做大弟子，传衣钵，他只是不允，甚至于还要告辞，说是“不可夺志”。徐季藩没奈何，便也不再说了。

又过了些时，徐季藩见冯绍霞总是劝不转，便下毒手，弄了些药，和在馒头中，给冯绍霞吃。冯绍霞哪曾提防，只大大的吞嚼吃了下去。活该冯璋不该死，徐季藩另外给了东西给他吃，便患了禁口痢，水米不得进口，半个馒头也不曾吃得。冯绍霞满心忧急，昼夜看顾着这小孙儿。却不道冯绍霞虽是满心忧急，反倒容光焕发，骤然肥胖了许多。这一天，冯璋已病了五天，冯绍霞身上陡然长了一身的痴肉。徐季藩便亲自来查看视他祖孙两个，带了两粒药丸，和一大碗参汤，向冯绍霞道：“我为这孩子的病，特地向一位道友讨了这两颗丹药来。这丹药，便是我们道家的九转仙丹，非容易炼成，真是起死回生。任凭怎样重的病症，吃了下去，没个不霍然而愈的。您就给他吃下去吧。这一碗参汤，是我见您这两天为孩子着急，老年人，怎搁得住？因此特地里炖了这碗参汤，送来给您喝着，好补补精神。”冯绍霞听了千恩万谢，徐季藩便叫随身道童，喂丸药给冯璋吃。一面亲自端着参汤，劝冯绍霞乘热喝下。冯绍霞却不过，连忙接过，咕咚咕咚，喝了个干净。只是冯璋病势沉重，昏沉迷睡，叫唤不醒，没法喂药。徐季藩见冯绍霞已将那参汤喝下，便不再催促冯璋吃药，暗想：只要老的中了圈套，这小的就给他一刀

吧，也不必再费事糟掉药了。想罢，便起身别了冯绍霞自去。

冯绍霞送过徐季藩回房，忽觉满心发慌，身上淌汗，不知是甚缘故。转到炕前来看冯璋时，只见他两颧发赤，昏迷不醒。便张嘴想要叫醒他。不料挣了半天，竟叫不出一个字来，心中大急，心想：难道俺忽然间成了哑子么？急的要嚷，哪知尽管张大嘴、直脖子，竟嚷不出一丝声音来，急的热泪乱流，双脚直跳，心中一万分的惨苦，也不知要如何是好。再看看孙儿，仍是一条墨一般，直躺在炕上，一动也不动，更加急的走头无路。

这时天已黑了，观中都掌了灯。只冯家祖孙俩住的这间客房，这一夜，竟没人送灯来。冯绍霞正独自一个坐在炕沿上哑泣，忽然眼前一亮，只见一个浑身黑衣的胖大和尚立在对面，不觉大惊，顿时清醒了许多。无奈叫喊不出，只得瞪着两眼，瞅着那和尚。只听得那和尚说道：“您别害怕，我是来救您祖孙两个的。徐季藩要弄煞您啦，快随我走吧。”冯绍霞听了，连忙下拜，指着口，两泪交流。那和尚连忙拖他起来道：“别多礼耽搁，稍迟便走不脱。”说着便向炕上抱起冯璋向背上一驼，一手向腰间掏出一条丝绦来，将冯璋码“十”字，缚在背上。回身来，再将冯绍霞抱起，夹在左肋。右手拔出背上长剑，舞了一个剑花，盖顶护身，就此一个箭步，便蹿出了房门。

不料方出房门，便有徐季藩的弟子黄坤山、陈仁生二人各抱大刀，左右分立，把守房门，见和尚救了冯氏祖孙舞剑跃出，二人怎敢怠慢，四手齐起，双刀同下。只听得咣啷、呛啷一连两声响亮。接着便有人大喊一声“不好！”

要知这事的结果，须待下回叙说。

第十四章 拯孤儿洞中传大道 除妖孽南下觅同人

话说黄坤山和陈仁生二人双刀齐下，满拟将那救冯氏祖孙的和尚劈为两半，不料那和尚舞剑而出，盖顶护身，前后飞转，哪能让刀劈着？两口刀剁下时，一齐碰在剑上。黄坤山是霞明观有名的好汉，观中无人敌得过他的。他的刀碰在剑上，竟如剁在石上一般，震的虎口发麻。陈仁生的本领虽也了得，却不及黄坤山，又是抡刀猛砍，使劲太猛，被那长剑一格，一声响，竟将大刀激的猛然脱手飞去。因此，这时间，有刀碰剑的咔嚓一声响；接着便是陈仁生的大刀脱手，落地呛啷一声响。且有黄、陈二人一个虎口震痛，一个刀飞胆落，齐喊一声“不好！”

陈仁生抱头便跑，奔到廊下，抓起木棒来，咣 咣乱敲云锣。徐季藩听得云锣声急，连忙拔剑在手，飞奔出来。观中道俗人众，也都蜂拥到殿外丹墀中来。这时，那和尚已到丹墀中，背负冯璋，胁夹冯绍霞，背向着丹墀中大铁香炉，挥动手中长剑，和众人恶斗。霞明观中，虽是人多，竟没有一个近得那和尚身边的。徐季藩见那和尚一口剑，使的神出鬼没，毫无破绽，这些人哪里是他的对手？心中一急，忽然生出一计来。便打东面走廊大兜转，兜到铁香炉背后。乘那和尚背靠铁香炉，一心招架前面时，暗地掏出一把梅花针来，打铁香炉的窟窿小门里，觑定和尚左肘，猛然打去。那和尚

正想杀出重围跳屋飞出，没提防后面有人打香炉隙里暗算，左臂上猛然中了十多根梅花针，陡觉疼痛。匆忙间，左肘一松，那夹在肋下的冯绍霞早掉在地下。和尚连忙弯腰，想提起冯绍霞，耳边猛听得一声佛号，便见徐季藩仗剑而来。和尚只得负着冯璋直取徐季藩。徐季藩一面抡剑对敌，一面口中念咒。和尚知道徐季藩有妖法，恐怕中他的毒手，便虚晃一剑，高叫一声：“本师去了！”双脚一跺，飘上屋檐。徐季藩连忙腾身上屋，一班会上高的，也随后纵上檐头。连忙四处瞅寻，哪有和尚的踪影？只得下去，将冯绍霞抬着挪到后面安着机括的密室中，严密防守。

那和尚耸身上屋之后，仗着本领高强，使了个大旋风，身子一转，已翻过两重屋脊。再一跃，便到了墙外。急展施陆地飞行法，转眼间，已到旷野无人之所。便将冯璋放下，一手扶住他，一手将腰间包袱解下，抠出一领袈裟，铺在地下，才缓缓的放冯璋躺在袈裟上。又掏出两颗丸药来，抛向自己口中，咀嚼溶了，俯下身軀，伏在冯璋身旁，嘴对嘴，哺了下去。一会儿，见冯璋微睁双眼，双睛向和尚转了一转，眼皮又闭上了。和尚给他揉擦了半晌，方见他微微的叹了口气息，低低的叫了声“爷爷！”和尚便连忙将他扶起，坐着，给他摸着胸膛。又一会，冯璋脖子一动，噎出一口大气，渐渐的张眼呼喘，醒了转来。

和尚便低声问道：“您好了些么？”冯璋微微的点了点头。和尚觉得他甭扶自己能坐得住了，便松手起来，让冯璋独自坐着。自己将左肘上中的梅花针一一拔下。掏出一包药面儿来，也擗在口中，嚼和了，吐出来，敷在伤处。又在腰间囊中掏去一方白布来，撕成几条，将伤裹扎好了。整了整

衣衫，便蹲下来瞅着冯璋。

这时，冯璋全已清醒了，坐在地下，瞅着和尚裹好了伤，待和尚蹲下时，便问道：“大师傅的上下怎么称呼？仙乡哪里？怎知俺有难，蒙您前来相救？”和尚道：“我叫丈身和尚。出家人四海云游，没一定的家乡。俺救您，也是偶然遇着，并不是特来救你的。”冯璋又问道：“大师傅，俺方才好似记得您在霞明观时，连俺爷爷也救了出来的，此时怎不见俺爷爷呢？”丈身和尚恐他得知真情，心中着急，病势翻重，便道：“您的爷爷也和您一样中毒了，须得再过些时，才能救好，您此时还不能和他见面。”冯璋急追问道：“俺爷爷现在在哪里？可曾脱了那贼道的毒手？”丈身和尚道：“您这时甭耽心，您爷爷自会脱难的。”冯璋听了，情知凶多吉少，却见丈身和尚不肯实说，知道问也无益，心中一惨，两泪交流，襟袖尽湿。

丈身和尚一面百般劝解，一面问他：“家中可另有亲人？”冯璋含着两泡眼泪，将家中遭难，祖孙两个远道来投徐季藩的缘由，前前后后，诉说了个明白。丈身和尚听了，叹惜道：“您祖孙俩也算命苦极了，家中遭了这般大难，偏又遇着这个没天良的恶贼，还要害您这俩个苦人。幸而遇着我，破了他的奸计，救了您出来。这也是您根基深厚，才有这天赐机缘。”冯璋问道：“大师傅因甚到霞明观来，见着俺爷两个儿呢？”

丈身和尚道：“我是因受道友友鹿道人之托，特到霞明观来窥探那贼道暗布的机括，想要邀请天下侠义英雄，来破这霞明观。我到的那一天，便是您爷爷教训您，要您别忘记徐季藩好处的那一天。我想那贼断没个平白地这般待您爷儿

俩的，其中必定有个道理。昨天夜里，我到霞明观去窥探，恰好窥见两个小道士，在那里印招帖。我便跳下来，到下面仔细听着。才知道他们要药死您，所以使药教您害痢疾病死，再使药使您的身不坏。又将您爷爷毒成哑痴子，装做活神仙。将您的尸身算做肉身成圣，择期焚化。您爷爷便留在观中，哄那愚民，好敛钱聚众。当时我就想救您爷儿两个的，无奈那贼道防备很严，无处下手。今日黄昏，我再去时，见那贼道拿了药来，哄您爷爷，便知他下毒手了，再要延捱，您爷儿俩性命难保。因此我才冲下去，将您爷儿俩拔出那魔洞，再来解救。如今您且随我到暂时歇脚的处所去，调养些时，我再去护送您爷爷前来。”

冯璋连忙爬起，叩谢过丈身和尚救命之恩。这时，冯璋的病已好了大半，便立起身来，顺手将铺在地下的袈裟拾起，叠好了，交给丈身和尚。便随着丈身和尚乘着星光，一步高一步低的向小路上走来。

说也奇怪！冯璋这时毫不觉着疲倦，连病痛也如同撮去了一般，满身轻快。丈身和尚问他：“走的动么？”他答说：“不打紧。”两脚如梭，跟定了丈身和尚，也不知穿过了多少田塍塘基，山僻小路，更不知走了多少路径。闷着头，急走了多时，才到了一座石山脚下。丈身和尚领着冯璋，打那山脚右边转了过去。才转到山背，便见半山陡壁间，有一个大石洞。丈身和尚转身来，双手托着冯璋，飞身而上，径进洞里，就石凳上坐下。

看那洞时，顶上和四围，都是乳柱参差垂挂。仔细看去，好像满壁都是雕塑的山水、人物。各种图样，无所不有，倒也十分得趣。却只是洞内无烛无火，不知怎样，竟四

壁通明。冯璋心里疑惑，方要询问，丈身和尚已取出火镰石来，敲着了火，就洞角烧着了枯枝碎柴，拿一只缺嘴瓦罐，向洞后石沟中舀了些泉水，就火上炖起来。待火光起时，洞里却又只有火光，反比先时暗了许多。

丈身和尚回身坐在冯璋对面的石凳上，向冯璋道：“您这病，虽是毒已解了，却不是一两天能够复元的。我还得给您些药吃，才能清去内脏里的余毒。”冯璋道：“俺虽蒙师傅救了性命，只不知俺爷爷可能……。”说着嗓子一哽，再也说不下去了。丈身和尚忙安慰他道：“您别悲伤，我无论如何总得救您爷爷出来，才算完了我的事。如今永乐爷要迁都北平，二皇子朱高煦必定随驾北行，且是一定要召那妖道去保驾的。一两天信到了，妖道就得动身南去，一时没暇干这伤天害理的事，你爷爷的性命决不妨事。明天我再去瞅瞅，有空儿，便救他出来，您别着急。”

冯璋听见了，便立起身来，扑到丈身和尚跟前，双膝跪下道：“师傅救了俺爷爷的性命，便是俺重生父母，再养爹娘，俺情愿拜师傅为义父。”说罢，泪如雨下，竟哭出声来。丈身和尚一面扶他起来，一面答道：“您不必如此。您真有心跟我，也甭义父义子，您只拜我为师便了。我连日到霞明观，见您十分孝顺，且资质聪明，正是我道中人。您只要能守戒条，以您的聪明，练得两三年功夫，便是一条奢遮好汉。”冯璋听了，不觉破涕为喜，诚心敬意的倒身大拜四拜，道：“弟子愿遵师傅的教训，求师父指示戒条，弟子誓必终身遵守，如有违背，请师傅严罚！”

丈身和尚大喜，受了他四拜，依旧相对坐下，便道：“您要学艺，第一须守戒条。咱们五台嫡派的戒条，只得五

个字；就是戒贪、淫、谎、争、懒。这五个字，必须牢牢记戒。贪，便是戒贪财；淫，便是戒好色；谎，便是戒诳语；争，便是戒狂嗔；懒，便是戒怠惰。却是五项还须分别清楚，才不致貽误害事。譬如：劫富济贫，不为自己，不能算贪；夫妇居室，不能算淫；因为安慰着急要死的人，或是因为异样大事，要顾全大局，偶尔行权使术，不能算谎；为宗派、为国家、百姓和人家拼斗，不算是争；山林遁逸，不算是懒。此外，处世待人，更须切记着一个和字，一个让字。至于您将来艺成之后，自己的出处，却任凭您自己。我道中，不作官宦，不占山林，永保宗风，觅徒阐道，救世救人的算是上等；占山林而不作官，行我侠道，劫富济贫，不伤百姓的，算是次等；身为官吏，不贪不污，能守戒条、宗风的，还算是我们中人。此外，便是叛道离宗了。只是为保百姓、保国家，而做官、占寨，却又两样；只不可借此去作帝王官府的奴才罢了。您能谨记么？”

冯璋起身，顿首恭应道：“弟子省得。只是弟子还有一句话，要请师傅训诲：不知杀字要不要戒？”丈身和尚道：“争字尚且定为戒条，何况杀字？不过杀字也有个分别：锄奸诛佞，报亲仇、卫百姓，自然免不了要杀。因此我道不将杀字，载入戒条。却是恣意好杀，便违背了武道原旨，各派都是不许的，也不仅只我五台派禁戒。您才入师门，怎么第一句便问这一句话呢？”冯璋答道：“弟子只为立志要诛恶道徐季藩，因此动问师傅戒不戒杀？并无别意。”

丈身和尚听了，喜道：“您如此立志，正是剑侠本来心旨。只是徐季藩作恶十余年，恐您武艺学成时，他早受天谴了。如今我先教您打熬筋骨的方法，您专心练习，倘能早日

学成，也好报仇雪恨。”冯璋欣然答应。丈身和尚便将练拳初步，打熬身体的口诀、身法，授给冯璋。命他“朝夕锻炼，不可懈怠”，食用我自送来，无事不可出洞”，冯璋一一记了，便练习起来，丈身和尚在旁指点，冯璋一听便会，一经说破，手、眼、身、法、步，处处都是家数，不须多教训，已都熟会了。丈身和尚见他天资如此之高，自是欢喜。

不多时，洞口射进白光，知是天明了。丈身和尚便叫冯璋：“可在洞角大蒲团上睡一会儿，我出去买些柴米，且要干点儿事体，须下午才得回来，您只管多睡些，养养病后的身子。”冯璋答应了。丈身和尚叫冯璋将烧滚了的泉水提来，给了两颗红红的丸药，给冯璋，叫他待水到温热时吞下。叮嘱罢，便出洞门，只见他身子微微向上一耸，便跳下山壁去了。

冯璋依言，将水晾到温热时，将二丸药一口吞下，又喝了两口温水，便到洞角蒲团上去睡下。想要睡着，哪知头才靠肘，心事纷来。想着爷爷不知可保得性命？又想着孤零身世，前途茫茫，虽有师傅怜念，救俺性命，还传俺武艺，只不知俺可有这般福气练成个剑侠？想到这里，便转念到将来武艺学成，锄奸诛恶，恩怨了了，何等光明磊落？不觉心旷神怡。

正想着，忽然觉得满身发痒。心想：难道这蒲团上有虱子么？忙立起身来，一只手将蒲团腾翻寻找，一只手向身上乱抓。独自乱了半日，也不曾瞅见半个虱壳，身上却是越加痒得不可开交。痒得满心冒火，便将衣服乱抓开来，两手齐抓，也来不及。浑身上下，四肢五官，无一处不痒得麻辣辣的，只急得双脚乱跳，几乎要哭出来。

急得没法可想，便倒地乱滚，将身子使劲向石笋上擦去。如此滚了几十个翻身，忽然不痒了，只觉全身火一般的发热，不觉大惊，以为是旧病复发了。既没爷爷怜顾，师傅又不在跟前，不知如何是好，竟放声大哭起来。

哭了一会，忽听得唢 唢 叭 细碎的声响，吓得急停哭声，侧耳细听，却是从自己身内骨节响出来的，更是惊骇万状，满身乱瞅。直待过半盏茶时，响声没了，才向蒲团上坐下发呆。默想方才的情形，不知是甚缘故？想了多时，想不出个道理来，便想睡一会儿，等待师傅。

哪知这会儿精神陡长，再也睡不安逸，只得立起身来，将师傅方才教的拳脚，练习起来。在洞中一来一去练着，却是精神越练越足。学的拳脚又只这两手，练了些时，练得性发，便腾身跳起。不料这一跳，那身子直如秋鹰，异常轻快，方才着力一耸，身子直朝上一冲，几乎撞着离地一丈五六尺高的洞顶石稜上。蓦地一惊，连忙挣落下地，定了定神，呆呆的望着洞外青天，满心狐疑，连拳脚也不练了，痴立着发怔。

正发怔间，忽见洞口黑影一幌，不觉一愕，忙一闪身，却见师傅甩着大袖，走进洞内来，瞧见冯璋便呵呵一笑，问道：“您这会儿觉得怎样？”冯璋正莫名其妙，见师傅笑问，连忙将方才的情形诉说一番，并道：“弟子实在不知是何道理？还求师傅指示。”丈身和尚笑着说道：“我方才给您吃的两颗丸药，名叫换骨丹。剑侠道中炼这丹药，专为身力不健的人而设。吃了下去，马上可以强筋健骨，增力轻身。习艺修道，可省却一大半功夫。”

说着，便在袖内取出许多米盐菜蔬等物，堆在洞角上，

向冯璋道：“这里够你一个人十天的粮食。这边的干柴，也还够烧十来天的。您饿了时，便自烧来吃，不必问我。”冯璋这时腹中正饿得辘辘的乱响，便拿起瓦钵，舀了些米，向洞泉中淘洗了，转身生火做饭。烧了一会儿，饭香满洞，便端了下来，又弄了菜蔬，便问：“师傅可吃过饭？”丈身和尚点头道：“我已吃过了，您自吃吧。”冯璋这时服了换骨丹，格外饿的荒，且是患病多日，没沾水米，见了饭，觉得异样香甜，便蹲在地下，狼吞虎咽吃了一个饱。

丈身和尚待他吃过了饭，又烧了些水，盥漱过了，便叫他近前，传给他吐纳练气之法。冯璋宿根本深，只要师傅一说，他便心领神会，一一记明了。丈身和尚见他如此聪慧，便将三十六路拳脚，全教给他。只教了一遍，冯璋便全懂得了。并且打起来十分干净伶俐。直把个丈身和尚乐的眉花眼笑，大张着嘴，合不拢来。

师徒二人授受多时，日已偏西，将近黄昏了。丈身和尚嘱咐冯璋：“小心练功，我到霞明观去一趟就来。”冯璋听了，便拜求师傅，务必救他爷爷的性命。丈身和尚道：“有机缘，我一定救他来此。您只用心坐功，不必着急。”说罢，起身出到洞口，霎眼间，便不见了。冯璋忙赶到洞口朝下面细瞅，已是踪影全无。怅望惊叹了一会，便回到洞中，自去坐功。

丈身和尚离了山洞石壁，施展陆地飞行法，一会儿，已近河间城外。便放缓了脚步，觅了家小饭店，胡乱吃了一饱。出了饭店，见时光还早，便到城外小街巷中闲步眺望。转了几个圈子，已听得城内衙门里发鼓，知道已是戌牌初更了。便缓步来到离城稍远的田陇中间，将僧衣脱下，顺手叠

作一长条，向背上一挽，从左肩斜到右胁，扎结实了。就腰间解下一柄长剑来。这剑原是六把倭刀，锻炼成功的。丈身和尚为炼这柄剑，也不知费了多少功夫，才得成功这削铁如削藕，横屈来可以扎在腰里，直剃起来，逢钢不折，逢石不缺的三尺青锋。仰头望了望天空，一钩新月，斜挂树梢。万籁无声，大地寂静。不觉仰天微嘘了一口长气，将剑向背后一撇，洒开大步，直向霞明观来。

行了一程，已远远望见霞明观隐在一团杀气之中，便绕到观后。方要越墙而入，忽见一条黑影欵的飞过，风飘蝴蝶一般，入观内去了，却看不出是怎样的个人，不免生疑，想着别是霞明观中的党羽吧？我的行藏被他识破了，今夜岂不是白走这趟？忽又转念：霞明观中，只有徐季藩有这般本领，其余的人，虽是很有几个本领高强的，却还没到这般境界。这黑影大约是我道中人来探这巢穴的，只是他打我跟前过，怎似没见我一般咧？如今几个有这般功夫的，没一个不认识我的呀，难道又新出了好汉么？我倒不可不会会他。即使他是霞明观里的人，我也不能就此不进去，悄然而回呀。

想罢，不再迟疑，将剑护住身面，双足一屈，噗的飞过墙头，到里面花园中来。使个箭步，蹿到假石山上，倚着那最高的小石峰，隐蔽着身体，四下里细瞧，毫无动静。又待了一会，也不见些响动，便下了假石山，复蹿到当中茆亭顶上，定睛企望了一番。隐隐听得更锣声响，已是二更尽了。

丈身和尚见没甚影踪，便翻过花墙，来到里面廊房屋上。四面瞅过，才到檐前，伏身檐口，又向下面觑着。忽见左首一间里，有人持烛进房，窗棂纸上现着烛光。便轻轻的抬起身来，悄悄的挪过去探听。听了些时，只听得有人絮絮

说话。说些什么，却听不出来。便顺势翻个斤斗，双足落地，真果和花瓣飘落一般，曾没一点儿声息。

方要近窗去听时，忽见一团黑影从外面飘过窗来，也到廊下。这时，天空生云，月色不明，仍是瞧不清是什么人。那黑影却向丈身和尚摇手示意。丈身和尚知道是同道，便也招手叫他过来。那黑影正悄步向丈身和尚走来。忽然云开月朗，丈身和尚就月光之下觑去，陡然看出来人便是同道老友友鹿道人闻侣鱼，心中猛的欣喜无涯，连忙迎过去，同到东廊头墙角里来。

原来友鹿道人穿了一身鹿皮紧扎夜行衣，头上只扎着网巾，因此丈身和尚在先时不曾瞧出是他，友鹿道人却早已瞧见丈身和尚，因此特地邀他到廊下来，便问丈身和尚：“可曾露过面？”丈身和尚便将救出冯璋的事约略说了一说，友鹿道人便道：“此时无从下手，咱们且从长计较再来。”说罢，便和丈身和尚一同翻墙，来到花园里。友鹿人道：“咱们须得另外寻个地方谈谈去。”丈身和尚便邀友鹿道人到悬洞去，友鹿道人点头答应。二人便离了霞明观，直奔悬洞来。

二人一同展施陆地飞行法，并肩同行。丈身和尚问友鹿道人：“何以这时才来？”友鹿人道：“我原意到北平芦沟桥一带镖局里去寻人寄信，叫几个徒弟到这儿来。不料到得北平，见那居民因为京师南迁，无从生发，市面萧条，闾里冷落。知道北平又当兴旺了。我师傅曾说过：北平是葫芦地，盛衰相间。如今又衰极了，大概北迁之议，就要行了。我便顺便到宣化去告诉丑牛儿，要他谨防永乐爷北迁后，二皇子又来和他啰唆。”

丈身和尚问道：“丑牛儿你不是教他和二皇子鬼混着吗？怎的二皇子和他啰唆呢？”友鹿道人道：“你有所不知，靖难之师南下后，二皇子便叫丑牛儿动兵袭取正定一带，好让他借此去告奋勇，带兵回北平来，再假作收复丑牛儿，他岂不是稳继了燕王之位吗？丑牛儿实在是不愿意和他鬼混，我便叫丑牛儿推说粮草军器都不足，不能动手。二皇子便要他同到京城里去，丑牛儿哪里肯去呢？后来还是我设个计较，叫丑牛儿寄信去说，明夺燕地恐不妥，不如暗取。便荐杨洪补了雁门指挥，才混过了。这几年永乐爷不许二皇子离开京城，倒得平安过去。只是二皇子听了徐季藩的话，存心要弑逆谋位。先要杀他哥哥太子高炽。只因太子身边也有能人。如今石亨回渭南葬兄寻侄去了，杨洪已是官身了，丑牛儿的本领是他亲见过的，这事定然叫丑牛儿去做。先在南边，还可推托，倘若迁都北平，这事便急了。因此我便叮嘱丑牛儿叫他临机应变。我离了大义寨之后，要将寄信给南方几个弟子的事办好，再朝这里来才出北平外城，蓦然撞着茅山道人白三阳带着徐季藩的儿子徐鸿儒进城，还有几个闽广派的人同走。丈身和尚又拦问道：“您可曾瞧明白是哪几个？”友鹿道人道：“便是海南黑驴儿黎大宛，漳州轰天炮濮林丽，和桂林碗儿寨大棍子王鹄图，二棍子王鹏图，豆皮李光明，白狐狸周仲雍等六个人。我瞧见他们便闪向小胡同儿里避了。待他们过去，才悄悄跟在后头，暗地里瞧他们上哪里去。那几个南边人，没到过北边，到了大街上，东张西望，见着一样问一样，因此都没功夫回头，不曾瞧见我。我跟了许久，一直跟到药材胡同，他们投店，我便在左近住下，留心打探，便又耽搁下来了。”

“果然这班人做不出好事来。只一两天，北平城里便闹出几桩大案子来了。不是门户不动，失去大宗金银财宝；便是娘儿们丢胎，小孩儿丢脑袋。我忍不住了，暗中察看他们的行动，和濮林丽那小蹄子斗了一回。他们知道我识破了他们，北平站不住了，便都到此地来，我便跟着来了。”

二人说话之间，已到了悬洞。丈身和尚便引友鹿道人来到洞内。才进洞，便见冯璋乘着月光正照洞中，在那里上一路下一路打拳踢腿。友鹿道人见他打得很纯熟，赞了一声“不错！”冯璋见师傅同了个道人回来，料是同道前辈，参见了师傅，便拜见友鹿道人。丈身和尚命他称呼“师伯”。友鹿道人挽起他来，问道：“拳脚习了几时了？”冯璋答道：“今朝才练起。因睡不着，起来温习温习。”友鹿听了问丈身和尚道：“他以前可习过武？”丈身和尚摇头道：“不曾习过。”友鹿道人赞道：“您有福！收得这般天才弟子，才只一天，便如此老练，将来定是承继宗风的大侠，这真应向您道贺。”丈身和尚笑道：“这孩子不过有些小聪明罢了，怎及得你那二弟子钱迈。”

说着话，冯璋已将炖好的水，沏了一壶来。友鹿道人便一面喝着茶，一面问丈身和尚救冯璋的详情，丈身和尚便又详细叙说一番。冯璋见师傅没和他爷爷同来，谅来是不曾救出；又见师傅正和师伯说着话，不敢插问，只得噙着两泡热泪，坐在旁边静听着。

丈身和尚将冯氏祖孙的事说完了，便问友鹿道人：“今夜可曾得着霞明观什么消息？可知冯绍霞怎样了？”友鹿道人道：“我进霞明观比您早，天才黄昏，还没全黑，我便进去了。我知道白三阳那厮到了，徐季藩一定在密室里和他说

话，便四下寻他那密室。不料到处都是机括，我十分小心，步步留意。寻了多时，不曾寻着门径。心中焦躁，偶尔大意，跳到他们的兵仗库的檐头上，不合踏着溜视，那瓦缝里猛然射出十几支箭来。我连忙蹿避时，左腿上已中了一箭。我怕他们惊觉，连忙纵出来，寻个树林子，拔出箭来看时，却是一枝钢筋，造得精巧绝伦。镞尖上，有个小缺口，装着毒药，又有一片极小极小的铁皮儿盖着，不会将药漏掉。射进人身上时，那铁皮儿的口子是朝尖上的；闯进肉里时，铁皮儿便括开了，毒药全散到肉里了。你瞧，这贼做的狠毒不狠毒？我将毒括去，上了些药，包扎好了，绕到霞明观后面，再进去打探，便遇着您了。那时您脸朝外，我没瞅明白，疑惑您是观里的人，便格外加快，飞过去。待您回过脸儿来，方才看出。却是我已进观，便想着，到里面会吧，因此不曾回头来和你相会。我再到兵仗库去探看，却仍是静悄悄的。便想到他们一定到什么地方密议去了，故没人觉着。便回身到殿后来。才到后苑子东耳房屋上，便听得有人走来，连忙将身子隐在屋脊那面；只将一只眼露出瓦脊上瞅着。见有个镖局达官模样的人，开了对过门上的锁，进房去了。接着又有个道士打扮的人进去。我忙绕到对面屋上，再打那屋子后面下去，伏在窗下侧耳细听。只听得一个山东口音的说道，龙大哥，派定谁跟师傅到京城里去呀？一个苏州口音的答道：人多啦，俺也去。山东人问道：那么？哪些人守庙呢？苏州人道：祖师爷和新到的几位，连上堂弟兄、头排英雄管各事，替那些有执事的弟兄。正堂掌印是白莲真人。山东人道，白莲真人不同他父亲去吗？苏州人道：祖师爷因为近來时常有人来啰唆，特地帶他来代印的，怎能去

呢？山东人道：那就好了！白莲真人的本领实在比师傅还强啦，只不知白日飞升那桩事怎么办？苏州人答道：这事还是要候师傅转来，还要大会天下英雄啦。白莲真人只在南边和河南、淮北一路名头大，北地还是师傅名字香啦。那老家伙已交给里面去，填鸭儿一般的填着，待师傅回来再发帖做事。山东人道：那么，俺还得到里面去上班啦。接着听得一声门响，便没声音了。

“我听了这段话，已知道徐季藩是白三阳那厮来叫他上京师去的，并带了徐鸿儒来代他管事，且有徐鸿儒带来的闽广派多人。徐鸿儒那小子委实比他父亲凶狠十倍，在南边传教时，闽广派先时不许他立脚，后来恶斗了好几场，全败在这小子手里，反而都从他习教，就此足见这小子的能耐了。如今又加上他师傅也在这里，看来这霞明观不是您我俩个能够动手的。倘或吃了亏，反落得他们笑话。因此我便来寻您，邀您离开那里，再商量方法。”

冯璋听得友鹿道人述那苏州人的话，知道爷爷性命暂时不妨事，心下宽了许多，听得更觉高兴。默坐一旁，静心听着。丈身和尚得知冯绍霞暂时不会丢命，也自欣喜。

友鹿道人说完霞明观的情形，便和丈身和尚商量对敌茅山道人徐鸿儒的方法。丈身和尚道：“他们既已带了闽广派许多人来，咱们五台派难道就没人吗？咱俩马上就发信，邀请同道，和他们见个高低，也免得被他们轻视咱。”友鹿人道：“这话固然是不错。却是要敌对白三阳和徐鸿儒俩个的妖法，还是得请武当山张邈邈、庐山周颠子来才行。咱俩只能对付徐季藩，余下的有咱们两派的门徒尽够对敌了。”丈身和尚沉吟道：“为这点事，咱们便去惊动武当派吗？”

友鹿道人道：“原是同道同宗，且是同对自己的对头，何妨两派合起来拼斗？况且他们也是白莲教和闽广派打做一块，咱们两派同去打他，也不算二打一，有何不可。只是张邈邈和周颠子一时没寻处，还得打听打听才好。”丈身和尚道：“这却不必打听。我知道周颠子的师弟飞霞道人王通在魏国公府里多年。如今魏国公坏了事，只有王通还护他。只要去问王通，便知道周颠子的地方，寻着了周颠子，便知道张邈邈是在哪里了。”友鹿道人道：“既是如此，咱们便一面发信给众弟子，一面去寻飞霞道人去。”丈身和尚道：“我只得一个不肖的弟子，听得他竟和白莲教混在一起，正要南去寻他。如今我便到南边去一趟，会飞霞道人去。您便在这里待着，暗中察看着霞明观。我这个弟子，也烦你指点些时。”友鹿道人一口答应。

次日，友鹿道人写好了几封信，叫众弟子尽年底到河间聚齐，先去北平，托镖局里专人分途送去。复回到悬洞，丈身和尚别过友鹿道人，便动身往南边来。

霞明观如何破法，下文再说。

第十五章 逢贼徒凝神听密语 遇英雄说法醒痴迷

话说丈身和尚别了友鹿道人，迤迤南来。动身时，原打算昼住夜行，好施展陆地飞行法。不料这时迁都北平的讯，已传遍遐迩，朱棣恐怕銮舆龙舟行过水陆程时，有建文帝的忠臣义士，效博浪之椎。因此传旨：着各地巡按御史、都督等，先期清道。地方文武怎敢怠慢，马上雷厉风行，搜山、烧林、拆屋、修路之外，便是四处派军防守，设卡盘查行旅。闹得南北大道上，路断人稀，日间也没人行走。夜里更是有人便捉，怎得通行？丈身和尚也只好晓行晚住，按站缓走。

走了两天，沿途所见的，都是些伤心惨目之事。住在大路两旁几十里内的百姓，被兵丁差役一串一串的锁着，说是奸细。或说是屋拆缓了，违了谕限。可怜这些人只为皇帝要走过一趟，竟只累得巢毁家空，身为囚犯。还有些实在有要事，不能不赶路的，只好提心吊胆的走着。却是一遇着小村庄卡子的守兵，便借着盘查为名，将银钱盘费等一概抄去。设若向他讨还，轻的便是一顿藤条，重的便锁起来，当作奸细，性命不保。这一条荡荡大路，骤然变成惨雾愁云，神号鬼哭，和“鬼门关”一般。丈身和尚见了，实在看不过去，愤懑不堪，却又处处如此，想救也救不来。没法，只得改走水道，且免每天瞅见这些不入眼的事，再设法来打救这些苦

百姓，便改道沿着运河边岸走着。

又走了一日，河中不见一只船。向岸旁人家打听时，才知道运河里的大小船只，都被官府封拿当差去了。只有边关运粮船，还有走着的。走到黄昏将近，才瞥见有一艘空粮船，正泊在芦苇丛中。丈身和尚便下了堤岸，向掌驾的商愚趁搭南下。掌驾的初时不肯，后来丈身和尚先给他五两银子船钱，才喜笑颜开的请丈身和尚进舱。

当夜，丈身和尚便在中舱里住宿。船家见他没行李，取出一条被来给他。丈身和尚便将被当作蒲团，趺坐养气。方才坐下，忽听得里舱有人饮酒说话，声音很低，不觉心中一动，便将被轻轻移靠着舱板，坐下屏息静听。

只听得一个老年人说道：“你只管说便了。这时岸上没人敢走，船上又没再搭客人，船家老早睡的猪一般了，怕什么？”接着便有个中年人道：“虽是如此说，到底轻声些好，那些贼头神通大着啦，各码头都有他们的箭子。”又有个少年人道：“那些贼头实在厉害，且是都有些来头，不是什么剪径拦路的朋友。”中年人道：“有些什么来头咧？”

少年人道：“如今晓得的是，五风寨的猪婆龙张火官，屯土庄的黑乌龟李月宝等，都是白莲教的小头儿。猫儿庄的剥皮张七，是内里马公公的门下。新安驿的醉鬼江豹，荷叶山的无风三浪麻小鬃儿，鼓儿屯的双刀何小娘儿，手下各有三五个小头领，六千个喽罗，仗着二皇子，没人敢问。这还不管他，他们都是二皇子的人，不致于闯祸惊驾。只怕那大义寨人又多，本领又高，平常口口声声要给建文爷报仇，这趟还不做出大事来吗？”

老年人答道：“那也不过是说说好听罢了，能有多大的

气魄，也配说给建文爷报仇？”中年人接口道：“这事甭太大意了。那厮们委实有点能耐啦。你只瞧他一无凭借，地方官竟不敢惹他，可知那厮们能耐不小。

少年人接说道：“可不是吗？大义寨头儿原是青州的虎头孔纯。前五年头里，有个豹子程豪，打他家乡扬州贩了古董到北平去做买卖，遇着王府长史看中了古董，向他讨些。他不识趣，死命不答应。长史爷发个帖子，叫县里拿办他。他竟敢打死县里原差，乘乱里打出客店，逃走到锦屏山，便投伙落草。孔纯见他文武全才，便让他做了寨主。寨里原有赛由基赵佑、云中凤凤舞，镇恒山沈石三个头领，只沈石是南边人，那两个都是北方人。赵佑的箭，射的神出鬼没。一张铁弓，足有五六十斤重。他能反射、背射、卧着射，还能拿牙咬着弓弦和箭左右乱射，没个不中靶的。凤舞使一条丈八蛇矛，出阵时背后插着六支小矛，到急时，和使飞刀一般，扎出去，撞着便是个对穿窟窿。沈石是河洛大侠闻友鹿的弟子，剑术已是绝顶功夫，一把钺斧百来斤重，本领稍许弱些的，便不要想挡得住。前三年又来了两个考武的武士，因为不懂规矩，不带银钱打点，没得中，却都认识孔纯，便投到大义寨当头领。这两个，便是济宁一带，小孩儿听着都怕的万里虹黄礼，石乌龟归瑞。那黄礼也是青州人，曾拜张三丰为师，学得一身本领。后来跟唐赛儿作贼，又学会一宗妖法，一天能走一千里路，还能带着三几个人同走。”

老年人插嘴道：“这般说起来，那厮竟比梁山泊的神行太保了，我却不信。”少年人答道：“你老别疑心我瞎说，德州城里谁不知道啦。只这趟到了德州，一问便知这话不假了。记得去年黄礼回家，在他哥哥赶车儿的黄仁甫家中住

着。夜里起更时，忽然想起寨里有桩要紧的事没交待，要回去一趟。有个同居的和他闹着玩儿，托他顺便带几个曹州梨儿，他答应了。挨到天明时，便动身，午牌时分便回来了，果真带着二十斤曹州梨儿。篮儿上面，还有曹州的招牌啦。那归瑞更厉害了，他原籍是江西吉安人。上阵时使一条三棱蓼叶枪。和凤舞一般，背带六支小枪，二百步内百发百中。平常使一对钢鞭，风雨不透，委实是个马、步皆能的好汉。更有一门人所不及的本领，能识得水性，大江大湖里能憋个几里地不透气。去年娶得个云南小娘儿，名叫玉麒麟凌波，也和他一般识得水性，使得好鞭。你瞧，大义寨有了这许多尖子儿，要一时平了他，可是容易事情吗？王总镇虽有本领，也不见得能敌得许多人吧。咱们如今去到王总镇那里，他如果是知道大义寨的厉害，保管他不会答应。因此我十分着急，这趟差事，恐怕讨不了好。”

老年人道：“只可惜白莲真人不在山东了，要是他老人家在山东，别说这几个毛贼，就再多十倍，也只须一道灵符，便全给了结了。”中年人道：“白莲真人不是在山东传了好几年的道吗？难道竟没一个会仙法的吗？”少年人道：“德州有个小娘儿名叫马上超，据说和白莲真人有些儿皮肉交情，曾经跟白莲真人习过教，法力虽及不上白莲真人，却是枕头上教的弟子，总比当众教的弟子强些。要不，就去请她去，八成儿还行。”老年人忙抢说道：“你不要瞎说，白莲真人和马大姑娘是天定姻缘，怎好和咱们俗人一样拜堂合卺？你怎好随嘴乱道，亵渎真仙。马大姑娘的本领虽有些，却是比白莲真人还差多了啦。”中年人道：“方才不说大义寨里有个姓黄的，是张三丰的弟子吗？那么，张三丰出来帮

他的弟子，可就更不得了了。”

老年人道：“我有个计较，这事可分做两处请人帮助：一处便是马大姑娘。另一处是胶州海边上，有个不满五里的海岛，名叫青岛。岛上有一家鱼户，还是元鞑子进关时，避到岛上去的，如今五代了。到岛去的那一代，是一个极有本领的武官儿，却一辈子不曾得志。国亡后，作个逃民，没几时便死了。一生的本领，只传了他两个儿子。如此一代传一代，传到现在兄弟四个。外有两个外来的剑客，都在岛内安居，不问外事。”

中年人抢着说道：“你说的可是丁家哥儿四个？”老年人答道：“正是。”少年人问道：“是哪个丁氏哥儿四个啦？怎的我不知道呢？”老年人笑道：“你不知道的英雄豪杰多着啦！他四个又不打家劫舍，又不拦海掳船。绿林中没他的名字，镖行里没有他的字号。不是相熟的人，怎会知道呢？”少年人又问道：“那么，他哥儿四个到底是怎样个人呢？”

老年人道：“他兄弟四个，夸点儿说，可以说是剑侠。小点儿说，也可说是隐士。他兄弟四个，各练得一手好剑，各打得一宗暗器。老大名叫丁奋，打得一手好镖，使一对燕子铍。老二名叫丁威，惯打石子，使一双六楞锤。老三名叫丁怀，练的是袖箭，平常用一对虎头钩。老四名叫丁印，更厉害了，一把能打百十枚梅花针，叫人没躲处，护身用一对铜，真果是耍得点水不入。余外还有一个铁蜈蚣华仲愉，是他哥儿四个的拜门师傅，大河南北，有名的剑客。开平王常府，比武比过第一的。华仲愉有个入室弟子，姓董名安，是丁怀的妻舅，绰号没毛虎。一双空手，能敌百十把大刀，您

说他的本领高不高？华仲愉到丁家去，便是董安引去的。近年来，丁家人多了，用度大了，打鱼出息不够用费了，便时常和倭寇打交代，做些通风报信、坐地分赃的勾当，自己却不出岛，因此外面却不知他们的名字。”

中年人道：“那丁家几个肯帮助，果然是好。只是他们恐怕不容易出岛吧？”老年人道：“这个你有所不知。丁奋素来羡慕做官的，我和他是姨表亲，若是给他一个功名，不须银子，他便来了。”中年人道：“那便好极了，我们到了德州，便和……”

丈身正听得入神，忽然水面上哗啦一声响亮，好似大鱼翻浪一般。接着，便听得一声喊声。后舱几个人，立即止住了说话。大家乱动起来，也不知做些什么。丈身和尚便立起身，先打船窗缝里向外觑时，只见离开一箭远近，有一排粮船湾着。正中一艘，飘着一面桅头旗，夜里瞅不清旗上写些什么。那声音却是那船上发出来的。丈身和尚暗想：这一定是劫粮船的。自从燕王将边地割给番邦，边关分外吃紧，粮草倘有差池，边兵无粮，岂不是拱手让番奴来做天子么？这事攸关国家存亡，我岂能坐视不理？

正想着，已听得叮当一声兵器相碰的声音。便连忙甩了僧袍，拔出长剑，推开船舱，侧身而出，使个蝙蝠挂檐，一只脚立在船舷上，聚精会神，闪眼看去。只见沙滩上有两个人正在拼命狠斗，那些船头上也有许多人正在厮杀。但见刀光霍霍，上下翻腾。丈身和尚便将剑反掩在背后，身子微微一耸，已到岸上。便从堤上飞身来到那停船岸边，跳下沙滩来。

这时沙滩上已有两对人捉对儿厮杀。离岸稍远的一对，

是方从船上跳下来的，其中一个只穿着里衫袴赤着双脚的汉子，看看要败了。他对面那个着夜行衣的一口单刀，着着进逼，甚是凶猛。丈身和尚见靠岸近些的两个正杀个平手，还不妨事，便向船边走来，挥剑一格，将那着夜行衣的人刀格开，问道：“你们因甚事这般恶斗？”那着夜行衣的人大怒道：“干你甚事？要你多管！”掣回刀，便要一刀，向丈身和尚光头上直剁下来。丈身和尚微微一笑，一使劲，将剑扁着向上一迎，只听得呛啷一响，刀已磕飞了，接着毗的一声，那刀直闯入沙中去了。那着夜行衣的人正在吃惊，丈身和尚就这当儿，抢上前一步，一把将他右手捉住，喝道：“你终得告诉我因甚事厮杀，我便放你。”这时，那只着单里衣的人，在危急时得救，十分感激和尚，在后面叫道：“大师傅，不要放走他，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盗！”丈身和尚见那着夜行衣的人瞋目不答，便将手一放，那人便想飞逃，说时迟，那时快，丈身和尚手才一松，接着臂一伸，两指朝那人身上一指，那人便如木偶一般，呆立着不能动弹了。

丈身和尚回头向那着单里衣的人说道：“你不能伤他，我回头还要问他的话啦。”那着单衣的人连忙应声：“晓得。”丈身和尚便回身到堤岸，将那一对也格住两把刀，问道：“因甚来厮杀？且说来大家评评。”两个中一个中年大汉先答道：“他们不知是哪来的，竟来劫俺们的镖，全不讲江湖规矩，直是野贼，因此俺们和他拼个死活。”那一个络腮胡子怪叫道：“囚囊的，谁要你的鸟镖！爷爷只寻那瘟官算帐！”说着，便暗地里向丈身和尚猛不防拦腰扫来。丈身和尚岂能被他扫着，一个旋风，身子已在一丈开外。那胡

子扫了个空，使猛了劲，身子向前一扑，丈身和尚就这个当儿蹿上前，向他背上轻轻一按，那人便爬下了。

这时那个中年大汉和着单里衣的两个，已都回到船上去，向那些在船上和亲兵们厮打的喽罗举刀乱砍，丈身和尚见了，连忙将那胡子也给点穴点住了，急到船上来喝住不许乱剁。又吆喝住那些喽罗不许瞎闹。又叫那两人制住亲兵们，便问那些喽罗是哪里的？都答是枣林寨的。再问：“可是来劫抢？”却都说不出。问船上人，也不知为何而起。

丈身和尚便回身上岸，将那络腮胡子点醒，和声悦色的问道：“朋友，您不要会错了意，我是过路的出家人，原想要问明白你们双方的是非，给您们解解结。如果你是做绿林买卖的，只要他的钱是龌龊钱，我也不拦您的财路，却是不可无故伤人，坏了江湖好汉的声名。朋友，您是汉子，什么事要瞒着不说呢？”

那胡子指着那个夜行人说道：“俺俩便是枣林寨主。俺叫赛周仓周吉，他叫小罗通蒋庄。还有个兄弟刘大个儿刘致，因为自小爱上了涿州城里一个娘儿们，那娘儿们嫁了，他也常去走走。叵耐那王八要和俺兄弟作对，报了捕厅，将俺兄弟半夜里捉去，打了个臭死。俺叫人花钱打点，才救了俺兄弟回来。俺们兄弟可是能受这鸟气的么？俺兄弟出了牢，也没回来，便弄了口快刀，一夜功夫，将那王八和捕厅全给宰了。只是仇虽报了，俺兄弟却被渡口上盘查捉获了，解到按院衙门。可恼那按院弓嘉宜不问情由，便将俺兄弟定了死罪。俺们去打劫，没劫得出来。如今打探得这瘟官任满，打这河里进京，将来给兄弟报仇。如今说明白了，您是江湖好汉，便不应拦阻俺们报仇。”

丈身和尚听毕，笑劝道：“周寨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您们刘头领既与那娘儿们要好，便应该娶了她。既不能娶她，她又嫁了人，成家立业了，刘头领便不应再去引逗她。她男人报捕厅，这是人人都有心事。自己的妻子被人家占了去，谁能做活王八，一声儿不响呢？刘头领出了捕衙，这事就应拉倒了，却又去杀人报仇，吃拿住了。试问，那位弓按院管的什么？杀人的重犯怎好轻轻放过？须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就是他的亲人做出这般事来，他也无法解救，只好照律条行事。何况刘头领又是绿林朋友，他如果纵放了，不怕那尸亲苦主到刑部上告么？如果弓按院是受贿埋冤，我们自当宰了他，为民除害。如今他照法行法，怎好怪他？周寨主，这件事您还仔细想想才好。”

周吉听了双眉紧皱，一面摇着头，一面指着蒋庄，向丈身和尚道：“您且将俺这兄弟解救过来好不好？”丈身和尚立时答应，走过去，将蒋庄的膀子拉了一拉，肩头拿了一拿，蒋庄猛然醒过，便举刀要砍丈身和尚。周吉瞧见，招手大叫道：“兄弟，你快来，快不要伤这位活菩萨！”蒋吉听得，连忙奔过来，向周吉道：“哥这话怎讲？”周吉跺脚道：“快别说了，老三那死鬼，他活该死的，还几乎连累俺俩吃江湖上笑话。你快去叫喽罗们回去，俺俩也就走。”蒋庄听了一怔，愣愣的站在一旁，不声不响。

丈身和尚便将对周吉讲的话，对蒋庄说了一遍。蒋庄听毕，也急的恨声道：“怎么不遇着大师傅！教俺少做这趟畜生，岂不是好！”丈身和尚忙安慰他道：“你俩别急躁，回头是岸，谁能没个错处？只要能知错改过，就是英雄。如今弓按院既在船上，我便陪您俩到船上去会会他。也好让他知

道您俩是英雄好汉，不是糊涂虫。”蒋庄皱眉道：“俺俩不去吧，做了这般不能见人的事，还有什么脸去见人！”周吉忙道：“兄弟，这位大师傅是位活菩萨，他怎么说，俺俩便怎么依，俺俩想的能比人家好？大师傅说要俺俩去见弓按院，俺俩就去，准错不了。”蒋庄便不言语，只走到先前斗处，拾起刀来，便跟着丈身和尚和周吉二人上船来。

船上人见丈身和尚带了二人上船，又惊慌起来。丈身和尚连忙高声叫道：“你们别慌，我们是来会你们老爷的。你们不必惊慌，快快去和你老爷说，荆南丈身和尚要见。”船上人果然传了进去。

丈身和尚领着周吉、蒋庄，才到船头，便见舱门中闯出一个魁梧奇伟青巾蓝袍的大汉来，向丈身和尚拱手道：“久仰荆南大侠盛名，无缘得见。幸蒙见教，请到小舟屈坐些时。”又向周吉、蒋庄道：“二位好汉辱临，本想屈驾攀谈，叙我衷曲，叵奈下人无礼，多多得罪，尚望海涵！”周吉、蒋庄羞得面红耳赤，急的无话可说，只连声说：“不敢、不敢！”弓嘉宜便让三人进舱。丈身和尚略让一让，便和周、蒋二人低头进舱。周吉进舱来，将肘拐触蒋庄道：“你瞧，人家这才算汉子啦。”蒋庄点头。

三人进舱，弓嘉宜随后也进来。让坐送茶毕，便问丈身和尚：“几时北来？”丈身和尚道：“已将一年了。”接着，便将周、蒋二人的此次来意说了。并道：“我奉劝他二位，才知大公祖确是民之父母，清如坚冰，素无冤贿之事。他二位也知大公祖执法无私，深为企仰，因此随同进见，还望大公祖海涵。”弓嘉宜笑道：“我知其中必有不肖之辈，在两位跟前造作蜚言，诬蔑兄弟，两位好汉山居不得消息，以为

兄弟有受贿枉杀之事，才致劳驾临教。要不然，两位英雄岂有不明道理的。”周吉忙答道：“弓老爷，俺该死，只顾兄弟死得可怜，竟忘了您老爷为百姓，是应该，应该，一千个应该。如今没旁的话说，俺俩鲁莽得罪，您老爷肯饶恕，俺俩情愿终身您老爷的呼唤。”弓嘉宜笑答道：“老爷两个字，俩位对我可算用不着。咱们萍水相逢，也是有缘，彼此都是汉子，一见便成朋友，何必俗套。只是弟兄相称，方见两位拿我当朋友。什么老爷、小的，倒是见外了。至于这一回事，两位为朋友，一片英雄肝胆，激于义愤。如今我的心迹，已承原谅，前事涣然冰释，再也不必去提他。今夜风清浪静，咱们难得相逢，良朋相聚，不可辜负良宵。且借杯酒畅谈，以留鸿雪。”说着，便叫家人烫酒，并去请两位镖师来。丈身和尚和周、蒋二人也不再客气。

一会儿，家人将路菜烧腊等，整治了八大盘，端进舱来。又烫了一大壶虎骨酒送来，都摆好在舱中桌上，弓嘉宜便让丈身和尚首座，周吉、蒋庄坐了次席，自己打横相陪。对面虚着一方，待俩镖师来坐。周、蒋二人见弓嘉宜倾心相待，便不谦让，待丈身和尚落坐，便都坐了。弓嘉宜便在家人手中，接过酒壶要亲自斟酒。丈身和尚忙拦住道：“按院既是说不必俗套，咱们便各自动手，不劳敬酒。”弓嘉宜便叫家人斟酒，并说道：“我别字玄斐，诸位尽可以直呼。”蒋庄道：“弓爷这话，咱俩不敢如此放肆。俺和周哥年轻，论起来，恰是子侄辈，承弓爷不弃，咱俩便叫声大叔，也是理所当然。弓爷脱套直爽，谅来不再谦让。”周吉听了，不待弓嘉宜答话，便先喜的双手一拍道：“好呀，俺也想到了，只是嘴笨，说不出来。”弓嘉宜只得说声：“有僭了。”

各人饮过了两杯，弓嘉宜便问丈身和尚宝刹在何处？丈身和尚答说：“在荆州金蝉寺。”弓嘉宜又问周、蒋二人在何处开山？周吉答道：“在马家店枣林寨。”

正说着，两个镖师都换好了武生巾服，进舱来。先见了弓嘉宜，向周、蒋二人拱手见礼，转身便齐向丈身和尚下拜。丈身和尚连忙还礼，拉二人起来。弓嘉宜便让二人入席。丈身便问二人姓名，何处学艺？那中年镖师答道：“我俩个是师兄弟。我叫做赛雄信林慈，我这师弟叫做莽大虫陈曼。我是松江人氏，自幼寄拜在普陀静云庵比邱尼大通大师座下。十岁时，父母双亡，族兄送我到蜡烛店做徒儿，大通大师路过访得，见烛店师傅无端迁怒，将我打得遍体鳞伤，心中不忍，便设法将我带回静云庵，传授武艺。陈曼兄弟是溧水土民，因为养马不慎，死了两匹官马，没银赔补，一家人却被拘押牢狱中。我师傅募化路过得知，便代他缴纳得官项，救了他一家出牢，并带他们到普陀来，耕种庵里的庄田，陈曼师弟便随师傅习武。去年师傅特命咱哥儿俩投托北地镖局，专为护卫弓爷。我俩并不是弓爷聘请的，却是我师傅知弓爷是清官，素来爱民如子，且是本庵护法，因此派咱俩来护卫。”

丈身和尚听了，欣然道：“你俩是大通大师的门徒么？怪道武艺如此高强。如今路上不大清静，弓按院政声素著，奸党久怀恨心。周寨主可取镖旗交付林、陈两位达官，便不致再有绿林朋友寻事。奸徒有人来行事时，便全仗两位达官了。”周吉抢说道：“师傅，如今绿林中有了白莲教胡捣，早不讲交情了。横竖俺山寨里索日是有点钱便分，各人自管。要用时，再大家公凑，毫无积蓄。喽罗除却随来的几个。只

有守寨的二三十人。俺俩都无家小，无所留恋。俺俩眼见北地绿林糟透了心，早想洗手不干。如今难得遇着弓大叔这般识得人的主儿，俺就此叫喽罗们回山，各自取了行李散伙，俺俩便亲自护送弓大叔投南去。师傅，您说可好？”弓嘉宜忙接说道：“两位贤侄能够猛回头，就此洗手归正，可算得大英雄、大豪杰。如今边疆多事，将来为国家出力，不愁不名标青史。至于众喽罗，落草上山，总有不得已的事，才肯如此。两位贤侄就此叫他们散伙，恐也不易。好在人数不多，不如都随我往南。我再出山，便设法使他们入伍。我若从此家居，也一定送他们到个好处所去。二位贤侄意下如何？”周吉、蒋庄大喜，齐道：“好极了！俺俩准遵示照办。”丈身和尚也拍案道：“好！”

丈身和尚知弓嘉宜是个爱国爱民，正直无私的官儿，说话间，便将朱高煦蓄心谋乱，徐季藩父子设霞明观助桀为虐的事，一一告诉弓嘉宜。弓嘉宜道：“这事我久有所闻。在任时，便知霞明观的不法。陈达官曾去探过几次，内中情形，也稍许知道。只是二皇子虽非今上爱子，皇后却十分护他。夺嫡之谋，内外皆知。都因今上严肃，不敢贾祸，没人敢说。我这趟到京，必须犯颜直陈，方无愧臣子之道。”丈身和尚肃然起敬道：“按院能如此忠勇，倘有差池，我们自当舍命相救。”周吉等听了，也十分钦佩。

方在谈论，忽听得远远村鸡互唱。丈身和尚便起身告辞要回船去，弓嘉宜便道：“大师既是南下，何不就乘敝舟同行？”丈身和尚便将在船听得隔舱密语，想要得个究竟的话向弓嘉宜说了。弓嘉宜不再挽留，和周吉等一齐送出舱门，拱手相别。丈身和尚合掌作礼，回身上岸，飘然而去，周

吉、蒋庄自去调派喽罗，加雇船只，不在话下。
丈身和尚回船后如何，下章再叙。

第十六章 闲戏耍独掌毙潜龙 显奇能一矢诛毒蟒

话说丈身和尚回到自己船上，进舱来，依旧跌坐在棉被上。侧耳细听，船中人都不曾觉着。他闭目打坐，养神练气，一霎时，听得水手起身起锚开船。闪眼看时，东方已现鱼肚色，便起身向掌驾的讨了热水，盥洗过了，独自伏在船窗上闲望，眺望景致。心中想着昨夜听得的话，正想着，忽见后舱窗榻一响，忙转头瞅去。见一个白须白发的老头儿，仰天说道：“天这般低暗，要下雪了，这船又得耽搁，不知几时才得到京？”听去宛然是昨夜说话的声口，面貌也有几分熟识，只一时想不起他的姓名来。

正疑思着，又见一个虬髯肥面的汉子，也将头伸出船窗来望天。猛然想起这人便是长江大盗程义扶，便想缩进船来躲避他，却被程义扶眼尖瞅见了，高叫“丈身大师”！丈身和尚来不及闪躲，没法，只得答应了声道：“程大哥，上哪里去？”程义扶答道：“才在北平、良乡等处逛了一趟，如今回南去。”说着，便邀丈身和尚到后舱去叙谈。丈身和尚不便推却，便跨出船窗，从舷上到后舱来。只见舱中另有个尖脸缩腮的少年人，彼此坐下通名问号，才知道这少年姓罗，名明亮，是程义扶的亲戚。那老头儿却是丈身和尚原本认识的郑天龙，善使一口单刀，曾杀遍淮北没敌手。和丈身和尚认识多年，却是不很知己。

郑天龙便问：“大哥几时到北方来的？如今可是回荆州去？”丈身和尚答道：“到北方多时了，如今到山东去，有些小事。”程义扶便问别后的情状？原来程义扶等在金蝉寺养过病，因此认得丈身和尚。丈身和尚约略说了些没关紧要的行踪，便问郑天龙和程义扶如今在哪里落脚？两人如何在一处？可是结伴回南去？郑天龙掀髯说道：“好叫大哥得知，兄弟俺入了教了。如今奉祖师爷之命，和程家兄弟到南边去，有些公干。”丈身和尚故意平淡说道：“可是入了白莲教么？”二人齐道：“正是。”丈身和尚道：“那便好了！听说二皇子十分相信教友，您俩既入了教，自然是见了二皇子的了。我多久有心，想亲近二皇子，终得不着门径，您俩竟能得主而事，福气比我这浪无归宿的强多了。”程义扶喜道：“这话真么？”丈身和尚道：“出家人怎能谎语？”郑天龙拍脑道：“这事容易极了，只在俺三个身上，一准保您办到。”丈身和尚道：“听说二皇子气性古怪，很不容易讨他喜欢。您俩怎样得入教的呢？可曾和二皇子相会过？”郑天龙道：“岂只会过？二皇子最相信俺。”便指着罗明亮道：“您只问他便明白了。”罗明亮不待丈身和尚来问，便接说道：“这事俺全在场，郑大哥说的一点儿不假。俺在二皇子身边当了好几年的材官，前年头里，郑大哥住在正定李家洼儿李太公家中时，那李太公的大孙儿媳妇，忽然被妖怪迷住了，黑夜白日将裤子脱了，直躺着，乱哼乱动弹，那模样儿难看极了。俺和李太公的小儿子是连襟，这时也在他家里住着，瞅着这事儿，也只好白着急，没法可治。这时候，祖师爷非非真人来了，说是这庄子里有妖气，特来拿妖，并不取钱。李太公求之不得，当下便恳求祖师爷大发慈悲，救他孙

儿媳妇的性命，祖师爷答应了，立时设坛施法。只见祖师爷令牌一响，呼呼风起。二声令牌响处，坛前烛影一摇，那剪就的纸人儿，抗着纸枪纸刀儿，向那有妖怪的屋里乱闯。祖师爷再大喝一声，只听得一阵铁链声响，坛前跪着个长瘦书生模样的妖怪，祖师爷也没问他什么，便伸手捉着那妖怪，向一只酒坛一纳，便纳进去了。瞅那酒坛儿实在没那妖怪那么大，不知怎样便盛下了。您瞧，这不是活神仙吗？李太公的孙儿媳妇马上就好了，情愿舍身出家，终身伺候祖师爷。郑大哥和俺眼瞧着这般活神仙，便决志拜师入教，跟随祖师爷到霞明观习了几年武艺法术。祖师爷的灵迹也说不了许多，横竖您有心入教，将来总得知道的，此时也用不着多说了。”

程义扶也接说道：“这话一点儿不假，您在江湖走了差不离一辈子了，可曾听见个有谁有这般本领的？”丈身故作欣喜模样道：“我久已闻得，只苦无门可入罢了。如今幸得遇着你三个，却是你们又要往南边去，这不是无缘吗？”程义扶道：“您既是诚心，俺们便写个信荐您去，祖师爷没个不收的。”丈身和尚暗想：徐季藩知道我的，就要卧底也办不到，不如仍是探探他们的行事吧。想罢，便道：“我在山东还有些事没完，得走一遭，不如等你们回来时，再去见祖师爷，稳妥多了。”郑天龙等听了，都点头道好。

说话间，船已行了多时了。丈身和尚故意推开船窗，四面望了一望，才回身坐下，悄声向三人道：“如今听说二皇子有学当今永乐爷行事的话，不知的确么？要是这话不假，我还是照初意同你们去投二皇子。谅来您我这拳脚，虽不敢是将来和姚国师一般，大小总可博得个富贵。”郑天龙道：

“如今全准备好了，只瞒着老头儿。只待老头儿宾天，便动手了。”丈身和尚道：“如今不是立了大皇子做太子吗？待得老头儿宾天时，太子接上了，岂不是多费事吗？”程义扶道：“那有甚要紧，永乐爷取天下，不是在洪武爷宾天之后吗？”郑天龙呵呵笑道：“程家兄弟，他是俺的老朋友，不妨事的，不必瞒他，他还可以帮忙啦。”说着便向丈身和尚道：“如今俺们就是为这事往南去。先前本想布置妥贴，硬争储位。不料永乐爷听信谗言，忽然立了大皇子。如今想乘迁都之时，将大皇子刺了，二皇子便可正位京师，也不向北来了。老头儿肯做太上皇便罢，不然就平分天下，将来还不是要归于一统的么？只是南边没人干这大事，所以特地叫俺去，您这可明白了么？”丈身和尚连忙拍掌叫道：“好极了！这般做去，先除祸根，万无一失！”三人大喜，丈身和尚又顺着他们说了许多好听的话，将三人骗得骨头都酥了，竟拿丈身和尚当唯一的知己，从此无话不谈，无事不说，丈身和尚陡然知道了许多不得知道的事。

一路朔风，船行似箭。一日，才盥洗过，船已到了德州码头。丈身和尚向郑天龙告辞上岸，约明在京师夫子庙相会。给清了船钱伙食，飘然上岸。才上码头，便听得纷纷说着金条案。丈身便留心听察，却终究听不出个实在原由来。一路来到德州城中，寻个客店住下。便向客店掌柜的探问金条案，那掌柜的更所答非所问。丈身和尚心中纳闷，便出外闲游，想着或者能得些消息。

信步来到州衙前，忽听得一阵人声喧嚷。丈身和尚身材长大，立在人丛中，还能瞧见前面有一辆囚车，载着一个犯人。那犯人生得甚是英俊，不似个为非作恶的人。丈身和尚

便向旁人打听，有那嘴快的说道：“这人是锦屏山的强盗，名叫沈石，是特地来劫救金条案要犯的。昨日落在衙前客店里，被做公的识破了，叫店掌柜将蒙药蒙住了，才捉住了，如今解到府衙去，还怕要起长解上省啦。”丈身和尚听了，暗想：这金条案，听说现押着的犯人，已是冤枉，这沈石又没犯事，怎能让这班差狗，将人随便麻翻捉去当大盗看待呢？如果是金条案的主凶，早该逃走了，怎肯亲来劫救被冤的啦！即便他是主凶，不忍旁人为他被冤，特来劫救，那么更加是好汉子。我且去救他出来，问明白再处。想罢，便打点晚间救人。

正在打算如何去救沈石，忽见店堂有一个长身汉子走近，步沉腰直，是个颇有武功的模样，便凝神细看去，不觉大惊。原来丈身和尚慧眼已看出这长身汉子，是个女子假扮的。暗想：德州这时怎偏多这些奇怪事儿？便又留心窥察这女子的行为，暗中随着她出去，走了一遭，见她也打听沈石的讯息，知道她和沈石是同道，便不再疑她了。

就在这时，丈身和尚便暗中帮助那女子。前文将疗饥散给她的马吃，杀解官救沈石，便都是这时的事。救了沈石之后，引他到远处荒僻地方，细问时，才知他是打听金条案遇着那些差狗。差狗起了疑心，商通店掌柜将他麻翻，用挠钩套索捉了去的。再问他原要到哪里去？更知道他是友鹿道人的弟子，特地往河间去的。将沈石藏在山岩，自去在近镇市上买了几件农夫穿着的冬衣，和一个箬笠，回到山岩，将衣服给沈石换了囚衣，又给了他两包疗饥散，三十多两银子，要他先到河间去。沈石拜谢了，并请丈身和尚顺便带讯给锦屏山诸头领，快到德州救黄甫仁。丈身和尚都答应了，且问

明锦屏山的路径和头领的姓名，因此得知那女子便是凌波，才别了沈石到曹州来，沈石自投河间去了。

丈身和尚转身赶上凌波，暗随在后。不料凌波不往锦屏山，却一径到单家庄来，便也跟踪来到单家庄。见庄外有许多庄丁勇壮护守着，便绕到后面，从侧墙飞入，见锦屏山众头领都在此，且有友鹿道人的弟子在座，便哈哈大笑，露面和众人叙话。

丈身和尚将这些情节，就酒筵前一告诉了众人，并道：“如今因为迁都，路上查得分外严密。平素有名的山寨，都派勇将强兵攻打，以防銮舆过境时，有人惊驾，地方官要担干系。因此曹州镇总兵王忠皓已调兵遣将，要先打锦屏山，后打各寨，这倒不可不防。”程豪答道：“敝寨已经准备好了，此地谅他们不敢来扰，因此我们乘此空儿随师傅到河间去走一遭。”丈身和尚道：“此地也甚关紧要，不可一日无主，众位岂可全去？”程豪道：“我有个主见：如今便派人去寨中，准叫赵家兄弟将孩子们连夜带到此地，赶夜里分班悄悄的走来，都分在乡勇队里。连赵家兄弟也和我们同到河间去助除奸邪。此地好在有伍庄主主持，料不妨事。”凤舞道：“俺也去。”凌翔也要去，伍柱听了道：“既是如此，好在如今迁都讯息遍传，绿林敛迹，官府无暇，庄上料没甚事，就请吴先生和四位教头守庄，俺也陪众位去走一遭，借此会会天下侠义英雄。”

丈身见众人一片热肠也不便拦阻，当席查点去的人数是：

镇嵩山杜洁；

镇衡山许逵；

千年松伍柱；
豹子程豪；
金麒麟凌翔；
云中凤凰舞；
石乌龟归瑞；
玉麒麟凌波；
赛由基赵佑；
虎头孔纯；
万里虹黄礼。

守庄的是：

智囊吴璆；
赛叔宝徐建；
飞毛腿欧弘；
梅花鹿李青；
双锤李隆。

当下商议已定。众人知道事情急迫，也无心再喝酒，便胡乱吃了些饭，各自漱洗毕，便商议几时行程。丈身和尚要到京师去寻飞霞道人，日期已迫，当日便要动身。众人也因河间事急，冬天赶路不能太快，须得早日趲行，便商量次日动身。计议已定，便坚留丈身和尚且住一宿，明日分途而行。丈身和尚只得应允了。

当夜杜洁、许逵二人将金条案的离奇情节，都告诉了丈身和尚。丈身和尚听了，愈加思量不出是什么道理，便嘱咐杜、许二人路过德州时，顺便探访一番。杜、许二人都答应：“一定要探个水落石出。就是这次探不出来，河间的事了，也得再来弄个明白。”丈身和尚点头道：“要是此时，

不能明白，我将来准和您俩同来弄明这事。”杜、许便顺便将皮友的事说了，并说：“不知师叔可肯将他收在门下？”丈身和尚道：“你们且将他带到河间去，我横竖要到河间来的，到那时再说吧。”二人答应了，各自辞出，回到伍柱预备的客房中去睡了。

次日，天色才泛白，众人都已起身。伍柱更是通夜没睡，将庄内庄外的事，处理一番。又重托了吴璥和四个教头，才换了长行衣服，出来叫家人备牲口，按人一骑，共十一骑，将上好的鞭辔鞦韆一一扎挂停当，众人都到外面大厅上聚齐。

伍柱到外面看看家丁们正在乱哄哄拾掇行李，只见飞毛腿欧弘陪伴着赛由基赵佑俩，奔将进来，伍柱瞅见大喜道：“果然如时赶到，真不愧是飞毛腿！只是赵爷辛苦了？”赵佑笑答道：“俺倒没辛苦，只辛苦了庄主了。”伍柱连忙谦让赵佑到里面厅上，和众兄弟相见，并说：“众喽罗已分批下山。”将花册交给吴璥，伍柱便叫家人摆宴和赵佑接风。

筵席间，商量停当，到河间去的分做三批，前后相差十里远近，以便遇着事情时好救应。派定：

第一队，前部先行：镇嵩山杜洁、镇衡山许逵、赛由基赵佑。

第二队，中部策应：千年松伍柱、豹子程豪，虎头孔纯、金麒麟凌翔。

第三队，护后救应：云中凤凰舞、万里虹黄礼、石乌龟归瑞、玉麒麟凌波。

每人身边带五十两银子，一包干粮。每队带两个伴当，两匹驮驴。伍柱、程豪二人各带一千上色银子，和药丸膏丹等

项。一切准备已齐，各人结束装扮，齐到大厅上来。

丈身和尚先行告辞，众人也就起身，齐到庄门前。四教头已率领乡勇列队相送。众人便各牵牲口随着丈身和尚向吴墩与四教头作辞，迤逦登程。众人自按次序直奔曹州。杜洁、许逵去城内招呼了皮友，同在第一队行走，直往河间而去。

丈身和尚别过众人，甩开大袖，趁大路飘然而行。一直来到金陵，径到徐府打听时，原来此时徐府魏国公徐辉祖，已经去世，家业萧条，移居在北极阁下一条小巷中。丈身和尚便到北极阁下寻问，好不容易才寻着了，便叩门问讯。幸喜遇着老家人徐来，还认识丈身和尚，便通报进去。小公子徐钦，出来相迎，请丈身和尚进内，到一间小小书房中坐。丈身和尚问起近况，徐钦答道：“自从先君见背，门衰祚薄，故旧绝缘。幸得王世叔笃念旧交，惠予扶持，并教导愚兄弟，仅免冻馁而已。难得大师傅不弃寒微，远道下顾，使学生感激不尽。”丈身和尚道：“公子气宇不凡，何愁没光弘旧业之日？只不知公子昆仲是习文习武？夫人可康健？”徐钦道：“家慈幸获安康。学生随王世叔读书，舍弟随王世叔学剑。前月王世叔到杭州会友，舍弟随去了。”丈身和尚惊道：“飞霞道人去杭州了吗？不知几时回来？公子可知他在杭州贵寓何处？”徐钦道：“王世叔动身时说，须待明正上元后，才得回京，据闻杭寓住在岳王坟后小茆庵。”丈身和尚便将随身带的五百余两银子，送给徐钦作膏火之资。徐钦执意不肯收受，丈身和尚只得将银子撂在桌上，飞身而出。徐钦没法退还，也只得收受了。

丈身和尚出了徐府，便离京城，直往杭州来。一路也无

心观看景致。幸得江南不是迁都要道，不甚骚动，夜间还可行走，便施展陆地飞行法，夜行昼住，只行五夜，便到了海宁地境。

这日早晨，寻个村店，漱洗了，讨些饭菜，吃了一饱，便往杭州来。洒开大步，萧洒而行。只见一路上鸡犬相闻，人烟稠密，委实是个富庶之乡。不多时，遥望圣湖塔影，山明水丽，宛若画图。浑忘身在朔风中，满身如浴清泉，十分爽快。

看看行到杭城相近，走过一个小山脚下的小村落，名叫旋乾村，沿村一泓镜一般的寒水，围村数百株凌云矗立的古松，包覆着十几户人家。只听得书声朗朗，机声辘辘，全村都在一团和气之中。丈身和尚经此清明境界，不觉悠然神往，不忍举步，便在溪边梅花树下，伫立小憩。心想：人道江南神仙境地，果然有此地方，这等幽静桃源，必有大贤大侠居此，可惜我不知道。唉，我已出家多年，竟不能得这么所在，为清修之地，真是惭愧。他日孽障了时，得到此村，结茆而居，于愿足矣。想着，不觉愀然微喟，转身缓步，流连观览。

正眺望处，忽见村头岳王庙中散学，走出许多学生来。其中也有长大成人的，也有方七八岁的小孩子。出了庙门，如一阵暮鸦，啁啁噪噪，三个五个、分头散去。只见末后一个十多岁的学生，缓步走出。虽是布袍布巾，却生得阔额长眉，凤眼隆准，两耳垂肩，口如四字。身材高大，猿背鹤胸。看他那行走如移山一般，步步着实，目不邪视。丈身和尚不觉脱口赞道：“好个治世宰相，旷古英雄！”连忙上前，合掌当胸，拉着那学生问道：“您贵姓大名？可在本村居

住？”那学生回礼答道：“学生姓于名谦，字廷益，本村人氏，就住在村头大松屋下。”丈身和尚道：“同到府上走走，可以么？”于谦答道：“当得请到寒舍拜茶。”

丈身和尚见于谦言语有节，体态端详，心中大喜，暗想：天下乱象已成，我走游四方，也不曾见着个定乱英雄，正愁浩劫不知何时才止？却不料天下定在此人身上。今日无意相逢，真是天缘凑巧，我这一身本领，不留给这能用之人，却留给谁？一面想着，一面和于谦两个向村头庙后行来。

不到百步，已到一棵参天古松之下，一所三间瓦屋门前。于谦闪身拜揖道：“即此便是寒舍，大师请进。”丈身和尚连忙还礼。那屋双扉半掩，于谦上前推开门来，让丈身和尚先进，自己随后进来，顺手掩上门，陪着丈身和尚到当中厅堂坐下，便道：“请大师少坐，容学生禀知家父。”丈身和尚起身答道：“正要拜谒。”

于谦进去，不多时，搀着个五十多岁的老年人出厅来，向丈身和尚拱手道：“老汉腰背不济，恕不拜揖了。”丈身和尚合掌答道：“衲子轻造，惊动老丈了。”于谦搀扶老人坐下，便去倒茶，献过茶，便在下面陪坐。丈身和尚请问老者名字，老者答道：“老汉姓于，贱字戴正，世居本村。少时也曾中过乡举，只因多病少学，便在家乡务农为生。”丈身和尚问道：“这位相公可是老丈令郎？”于戴正道：“便是小儿，老妻多生不育，只得这个孩子，未免溺爱放荡，惹大师见笑。”

丈身和尚道：“衲子此来，专为令郎。如今乱象已成，衲子云游天下，求访定乱英雄。数年来，也不曾遇着。前时

闻得道友飞霞道人说：辅弼正临吴越，治世将相应在江南。他为此南居二十年了，衲子今日遇得令郎，才知道友之言不虚。令郎今年贵庚多少？经史可曾完业？”

于戴正道：“这孩子今年十四岁了。自少便是老汉授些诗书，资质虽不十分鲁钝，却是秉性好武，闲时便舞棍弄棒。老汉想着古人易子而教之义，自己教导，未免宽纵，前年便送他到本村学馆中去读书。不料那先生说他顽皮，不肯教导。直到今年村中有位秀才开馆，才叫他去受业。如今五经、四史，俱已读毕了。大师谬奖，实不敢当。还望切实指教，便是他的福气了。”

丈身和尚道：“令郎将来文治武功，旷绝千古。身当保国戡乱之任，自当文章武功兼备。衲子不揣冒昧，颇识得些拳剑，令郎既好此，衲子有一本武经，是太公所著，宋朝岳忠武王传留至今，没得传人。衲子如今赠给令郎读书余暇，照书习练。以令郎天资，自能串通。衲子北方还有些小事，待了时，便来指点令郎，将来好为国用。”

于谦他父亲道：“承大师美意，便叫孩子拜在大师门下，叩求指教吧。”于谦听了大喜，不待丈身和尚答言，便趋前倒身拜了四拜，口称：“弟子拜见师傅！”丈身呵呵大笑，还了半礼。于戴正也起身向丈身和尚拜揖。丈身和尚合掌还礼，便取出一本武经来，双手递给于谦。于谦再拜领受。

于戴正便叫小僮摆饭。一时饭已摆好，虽是小蔬野菜，却异样清洁。于戴正陪着丈身和尚，于谦打横，各自吃饱。于戴正便告辞进内。丈身和尚便将武经中紧要关节，一一授给于谦。于谦天资聪明，一说便能领悟，真是闻一知十，丈

身和尚欢喜异常。

不一时，要旨都已传毕。丈身和尚便起身告辞，于谦进内告知父亲，于戴正出来坚留，丈身和尚说明有要事在身，去后一定再来。于戴正领着于谦送出大门，叮咛而别。于谦仍去岳王庙读书。

丈身和尚得了这个得意门生，真是喜之不尽，一路上笑逐颜开，精神陡长，脚步也健快逾常，一霎时便到了杭州城边。也不进城，一直便向西湖走来，心中急于要会飞霞道人王通，便也无心观览景致，径到岳王坟后。

才转过岳庙，便见绿树丛中，几间茆屋。茆檐下，写着“小茆庵”三个字，便上前叩门。门开处，出来一个小尼，拦门问道：“寻谁的？”丈身和尚道：“我叫丈身和尚，从北方来，特来访问飞霞道人的。”小尼道：“您且等等。”说着，便将门半掩，转身进去了。

一霎时，便听得飞霞道人的声音高声叫道：“笑菩提，您怎寻到这里来的？”接着，庵门大开。飞霞道人仍是秀士打扮，丰采依然，迎将出来。后面有一老尼，随着出来。丈身和尚细看去，却是普陀醉比丘大通尼。便向飞霞道人道：“您真会躲，怎么躲到此地来了？”大通尼笑着道：“甬站在门口了，请进去说吧。”丈身和尚便随着飞霞道人和大通尼进庵来，上佛殿参拜过，便到左厢房飞霞道人寓处来。

房中有一方面大耳的少年公子，正在阅书。见三人进来，忙起身相迎。丈身和尚认得是徐辉祖的次子徐奎。徐奎上前见过丈身和尚。小尼献茶已毕，各自落坐。丈身和尚便问飞霞道人：“因甚到杭州来的？”飞霞道人道：“前几年我闻得师兄周颠子说：‘大通师盖了座小茆庵在西湖，景致甚

是幽雅。’今年九月里，大通师又有信来邀我，说是杭州已产名世英雄，我辈当为呵护……”便指着徐奎道：“恰好他习长兵器，偏要学锐。这家伙，我不大十分精晓，想着只有大通是当代锐法独家，便带他到这里来学习。”丈身和尚忙道：“正是。您方才说杭州已产名世英雄，可是说的旋乾村的于谦？”飞霞道人诧道：“你怎么知道的？”丈身和尚便将方才经过旋乾村，收得于谦为弟子的话，详细说了一遍。飞霞道人和大通尼一齐叹道：“您的福缘比我们高多了。”丈身和尚问道：“这话我不懂。您们在这里许久，怎不去会会他，却到如今来妒我？”

大通尼道：“您有所不知。这于谦生时，确是异香满室，屋上光照数里。我师傅金蝉长老正在这时圆寂，特地遗嘱我说：‘我佛座前孔雀明王菩萨降生杭州于家，你须切记，随时呵护。’我便拾掇了静云庵，径来此处结了这个茆庵。打听多时，才知是旋乾村于戴正家恰在那时，生了个儿子，名叫于谦。我便去他家化缘，得见孔雀明王的化身。本来想和他结缘，不料于戴正听了亲戚的话，说这孩子八字太好，不宜与孤独人相近，因此没得亲近，我便随时暗中护持他家。那年于谦四岁了，我才从京城里回来。周颠子来到我庵里说：‘定乱英雄，出在杭州，可惜你我只有将来助他的缘分，不得收作弟子。’我便将我师傅金蝉长老的遗嘱告诉周颠子，周颠子点头道：‘翼火蛇降生口外，孔雀明王奉佛旨来收服他。只可惜，孔雀明王结了冤仇，须历一劫，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便问周颠子：‘可是于谦将来有难？’周颠子说：‘他现时的难不大，你我都可解救。将来的劫，便不是你力所能及的了。’果然于谦不久就得了一场大

病，我便托了一位带发修行的道友，将药去救治好了。”

“次年，于谦五岁了，他父亲便教他识字、读书。他本性未迷，聪明异常，一教便会。只三个月，便识得几千字。发蒙读《孝经》，半个月，便将《孝经》读了。他父亲便送他到村馆先生处去从师。先生教他读《四书》，开首读《大学》。教到‘间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曰’一段，他便问先生：《大学》是谁做的？先生说道：《大学》是圣人至道，圣门弟子曾子所述。他又问：程子是曾子的什么人？那先生说：‘曾子与孔子同时，是周朝人。程子只是宋朝传圣教的大儒，离开曾子一千多年了。’他便说道：‘程子既不是曾子什么人，又离开这多年，他怎能知道曾子的意思？他的门人又怎能知道程子的意思？这不是瞎闹么？他们能补，难道我就不能补？’先生大怒，不待他说完，便大喝一声，骂他目无前贤，狂妄可恶，罚他向墙跟前，跪半个时辰的香。他受了这番罚，不敢和先生别扭，却是终有些不自在。跪在墙跟前，便在墙上画着玩儿，一心淘气。画来画去，忽然见那墙上有个小窟窿儿，不时冒点水沫儿，鼓起个泡儿。他定睛瞅了多时，觉着稀奇，便将小手掌儿按着那个窟窿，意思想不许他冒出水泡儿来。恰巧被先生瞧见了，更加发怒道：罚你跪了，还不安分，真是朽木不可雕也。再加罚你跪半个时辰，看你可再淘气？于谦这时正在得趣，也不理会。被先生一喝，只得暂时放下小手掌儿。再看那小窟窿儿，仍然冒着水，却是泡儿比先时小，也没先时那么快了。候着先生瞌睡时，便再紧紧的按着那窟窿，不露一丝缝隙。到放夜学时才起身，再看那窟窿竟不冒泡沫儿了。

这时天气正热。过了两天，那学馆中，无端的腥臭起

来。先生便怪远村学生带中午饭菜来的，不该带鱼。第二天，都不带鱼来，却更加腥臭的厉害。臭得全馆师生个个打恶作呕，连书都读不成。先生大急，带着学生们四处搜寻。初时，以为必有死猫死鼠；谁知寻了半晌，连死蚂蚁也没一个。却是走过那于谦前几天跪过的墙跟前时，分外腥臭得厉害。众学生都嚷说是这墙臭，这时竟臭的隔壁邻居和馆前路上都臭不可当，便有许多人来馆中询问。及至闻得这腥臭，是墙发出来的，便都说不要是妖怪吧？且拆开来瞧瞧到底有些什么？好在那村馆只是茆屋土墙，拆筑都不难。当时，便有邻居捐了木料来将屋脊架起，大家动手拆墙。一会儿，便拆到那个窟窿跟前来了，那臭气一阵阵的，扑得人脑子作胀，比尸臭还要难闻。众乡人好容易将墙拆完，才要住手，忽有汉子瞥见墙根泥土中，露出一丛鳞甲，便大嚷道：‘有穿山甲，快快挖它出来。’众人听得，连忙取铁钁锄头，将地挖开。不料挖了多时，也不见那穿山甲的头尾，仍只一片一片的鳞甲露出。众人忍着臭，必要挖出个究竟来。锄钁乱下，挖出一个怪物尸身来。那怪物牛头蛇身，四足独角，从头到尾有二丈多长，浑身长着鳞甲，身上已被锄钁挖烂。底来是一条才长成的大蛟。众人一齐大惊呐喊，众学生见了，记起前事，便将于谦顽皮事告诉村众。那村众听得学生们说，是于谦顽皮闷杀这大蛟的，齐声称赞，将那蛟角拔下，送给于谦。将蛟皮剥下，尸身便截作几十段，大家当宝贝般分了。

那村馆先生见了这般大蛟，吓得舌挤不下，胆颤心寒，连忙奔到于戴正家中，气急败坏的要见于戴正。于戴正不知何事，连忙拄杖出来相会。那先生喘呼呼的说：‘您的……’

的……令郎……是……是……是个怪……怪异！晚生不……不……能教……教……教他。请老先……先……先先生……原……原谅。’于戴正方要问是何缘故，已有族人前来将于谦手掌逼死蛟龙的事，告诉于戴正。于戴正知道于谦生有自来，故此有这种异事，谅来这般村馆先生是不能教他的，当时安慰先生一番，次日便不要于谦去上学，只在家中，自己教读。直到今年，于谦才到岳庙读书。才上学时，方在拾掇屋子，教授便指石灰为题，要他作一首七绝，试试他的学问。他随口吟成四句道：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烧来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那教授听了，直惊呆了，从此格外用心教他。我想这样的天人，断非凡夫俗子所能教导；因此飞霞道兄来时，我便劝他去教于谦的文武学问。却因学馆规矩，不到年节，只许师辞弟子，不许弟子辞师，便想待过年关再去，却不料被你占先去了。”

飞霞道人接说道：“这般看来，我是没有作于谦师傅的福分了。论武功，丈身道友传给他武经，他的学问，已在我之上。说到文事，我并不十分精奥。如今倒是替他觅一位当代大儒，教他读书才好。”丈身和尚便道：“既是如此，我倒知道有一位文章经济、当代无两的大儒，如今正不得意。若使他教得一位如此的弟子，他必能尽其所有，教成个旷代英雄。”飞霞道人和大通尼齐问这人姓名，丈身和尚道：“这人姓吴名璥，绰号智囊，湖广人氏，是个冀门秀士。生平不得志，游幕江湖，名满北地。现在曹州单家庄千年松伍柱庄子上作客，若得他来，教诲于谦，怕不作成个古今文武

全材第一人？”飞霞道人和大通尼一齐赞好，并问如今可好去请他？

丈身和尚啊唷一声说道：“贪说于谦，我几乎把特来南边的紧要事忘了。吴璥先生，现时正代伍柱守庄子，暂不能来此。”接着，便将白莲教猖獗和南下的事情，锦屏山单家庄诸英雄北上的事细说一番，并问张三丰、周颠子二人的踪迹。飞霞道人答道：“张三丰到河南少林寺去了。周颠子虽在这里，却是您来的不巧，会他不着。”丈身和尚问道：“怎么他却在此地会他不着？”

飞霞道人道：“周颠子此来，专为保叔塔后深山中，有一条毒蟒，时常出来伤害人畜，他特地来收伏这蟒。在这庵里一连待了十几夜，也没待着。半个月前便只身进山，去寻那毒蟒去了。临行时说：若一去就收得毒蟒，便立即回庵来。若一时收不得，便在山中结茆，务必要降住这孽畜。到今不曾见他回来，也不知他跑到哪个山崖里结茆去了。您要寻他，这么长的山脉，却向哪里寻去？”

丈身和尚听了，心中纳闷，便道：“既是如此，还是赶到河南去寻张三丰吧。”飞霞道人道：“您能走一趟再好也没有了。”大通尼道：“闻得汉王朱高煦养了许多剑客、武士在霞明观里，本领都十分了得。咱们要和他作对，须得多邀些同道去才好。王道兄不妨带着徐公子就到河南走一趟，顺便就到河间去，也好助一臂之力，徐公子也可以借此多会熟些同道老少英雄。”飞霞道人点头道：“我也有此意。只是周颠子还在深山之中，一来我曾约他在此相待，二来须得他去，才能抵敌茅山道人。还是笑菩提先到河南邀张三丰先去。我待着周颠子，同他随后动身前来。如果闽粤派有头脑

到来，有了张三丰和闻友鹿足够抵敌了。”丈身和尚道：“如今不知周颠子几时出山来，也只好如此。只是那茅山道人已到了河间，只待徐季藩回来，便要借着神仙飞升，集众起事了。如今徐季藩正和朱高煦商量约期同时大举，若不先扑灭霞明观，朱高煦便不是朝中武将所能制伏的了。”飞霞道人道：“周颠子就在明后天下山也说不定，我待着他，一定立刻赶来便了。”丈身和尚听了，便要告辞动身到河南去。大通尼坚留道：“您何必急在一时？今日天色不早了，就在此养息养息吧。咱们多年不会了，也好借此畅叙。且得从长计较灭除妖教和闽粤派，也许商量得个好方法呀。”丈身和尚只得答应了。大通尼便一面叫小尼摆饭，一面到对面房中在飞霞道人的床对面，给丈身和尚拾掇了一张床，便陪丈身和尚飞霞道人吃饭叙话。

徐奎在旁，听得他师傅和丈身和尚、大通尼二人谈的这大段话，早已心向河间，满指望师傅即时答应起程前往，自己也好身与其中，厮杀个痛快。后来听得师傅答应去河间，心中一喜。及至听到要待周颠子，不觉心中一梗，如浇了冷水一般，一团高兴登时化作云烟，只剩得一腔烦闷。无精打采的陪着师傅们吃过饭，便坐在旁，满心盘算，如何得到河间去。

想来想去，猛然想出个计较来。想着周师伯临走时曾说除了这蟒立时回来，如今只要周师伯回来，便可动身到河间去。却是要周师伯回来，非得除了这毒蟒不可。说来说去，还是这孽畜耽搁了我。我只今夜乘月色到保叔塔后去除却这孽畜，周师伯一定可以回来了。那么，我要到河间的心愿，便可如愿了。主意已定，决计照此行去，转觉心中安定，快

活起来。

待到初更时分，大通尼自归静室。飞霞道人、丈身和尚都已凝神入定。徐奎因练功夫，原在外厢居住。这时，便轻轻的浑身紧扎了，向墙头取下那柄祖传的铜胎铁背犀角宝雕弓，负在背上。左挂一壶银簇雀毛紫竹狼牙箭，右悬一囊金镖，整了一整头上金冠，提了一柄长剑，仰头一望，天上明月如昼，映着庵墙头露着的几枝红梅。不觉微微的嘘了一口气，觑定墙头，耸身一跳，越过墙头，出了茆庵，向保叔塔奔来。

到了塔前，仰头一望，只见峰峦连绵，黑魆魆，不知多远。回头看那湖中一泓暗黑水，几处星灯光；凹在四围山影暗淡之中，好似四周都有猛兽毒虫藏着一般。徐奎也不管山中景象如何，一鼓勇气，倒提长剑，大踏步转过塔后山中，乘着月色，穿林度石，直向深山中行去。沿途四下留心，也不曾见着个山洞、石崖，可藏蛇虎的。信步行了多时，入山已深，骋目四望，不见人家。只有微风荡着树枝，飒飒细响，如碎玉鸣佩一般，吹得几片落叶飘飘，落在自己黑影上。仰望那树时，高参云汉，月影已斜挂树梢。不觉长啸一声。只听得山鸣谷应，风声萧瑟如相和答。

啸声才了，突然间，噗哧一声，只见眼前枯草两面一分，接着哧的一声响，那草便如密篴分发一般，两边分披，露出一线草沟；似乎有禽兽闯奔过去。徐奎心中一动：不要是那孽畜吧？顺手掏一支金镖在手，顺着草沟奔去，猛赶了一程，约莫只差二十来步远近，便扬手一镖，照着那枯草分披的前头，嗖的打去，便寂然不动了。徐奎连忙赶去，将手分开枯草看时，原来是一只野兔，头上中了一镖，死在草

中。想着费了这么大劲，却只打得一只兔子，自己也觉好笑。

当下想着，若是入出太深，也好拿来充饥。便提着兔子，仍向山中走去。心想这孽畜不知道藏身在什么地方，似这般寻去，怎寻得着？又想着：古人说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可见蛇是要水的。这里没一点水，那孽畜一定不在此地作巢。我不如到山顶上去，望着那一方有水，便朝那一方去，岂不比这般傻寻强多了。想罢，便朝山顶上，一口气奔上去。左右一望，只有山色树影，回头望去，离保叔塔约莫已有六七里了。再转身向山丛中瞅去时，却见对面两山相对，中间露着一个凹口，山下横着一道白光，大概是一条山涧。

望罢便下山向那两山相对处奔来。跑了约莫半个更次，翻过了两三个小山头，果然到了一条山涧边来。那涧有二三丈阔，水流湍急，声如瀑布。由山上下涧，还不甚陡峻。徐奎便下山到涧边来。看那涧水清莹见底，水底鹅卵石都可数见。心想要过涧去，到那山凹里去搜寻蛇穴，却是涧水宽阔，且是深有一丈，又瞧不清对面是什么。跳是不能跳，更不能涉水过去。徐奎心中好生作难，只得沿溪行去，想寻个窄处跳过去。

正在寻望间，忽听得一阵风声，刮得满山树木哗啦啦一阵乱响。徐奎也被那风吹得身上陡然寒冷如在冰窖中一般。心中想着：天不要下雪才好。想着，便将双手窝在死兔毛中取暖。方想振起精神，再向前走，忽然眼睛刷着一点光，忙回头瞅去，却见对岸山凹里，有一对明灯，缓缓向溪边来。徐奎心想，好了，这一定是山户人家送客。有了人家，更好

打听这孽畜的踪迹了。想罢，便回身向那对灯行处，沿溪踏着碎石走来。一时，便见那对明灯行到溪边，便不动了。徐奎便连忙奔过去，隔溪一望，不觉吃一大惊。原来并不是什么山户人家送客的明灯，却正是一条大蟒的两只眼睛，映着落月回光放出光来。那蟒头足有一辆骡车大小，当顶长着一支水牛角一般的独角，伏在溪边喝水，张开一张大口，如同大家朱户一般，伸出一条几尺长的双钩舌头，向溪水中唏呱吧叽的舐吸得，扰一溪都荡起浪圈来。徐奎定了一定神，再细瞅那大蟒的身子，圆桶般，足有二人合围的大树那么大小。头在溪边，身子搭在两山凹处，尾在凹后，瞧不见有多长。

徐奎神气既定，反而心喜，暗想：周师伯入山多日，也没寻着这孽畜，却被我遇着了。这等机会，岂可错过？想着，便轻轻的退到溪边山石岩下，一方面悄悄退下弓来。不料大蟒已瞧见对岸有人，大脑袋一昂，两条舌头向天乱扰，接着便觑定徐奎，一低头，便要蹿过溪来。徐奎大惊，身在山岩，后无退路，箭鏢都未取出，只一柄长剑在手怎么抵敌？心中一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绝没犹豫的时候，只得顺手先将死兔掼过去，再来取弓箭。那大蟒正要腾身过溪之时，突然见一只毛丛丛的东西翻着斤斗飞过溪来，忙丢了徐奎，直向死兔落处猛蹿过去。大概这蟒多时不出来吃血食了，见了这只死兔，将头一摆，张口便吞。

徐奎大喜，乘着这空儿，连忙将剑夹在腋下，左手褪下雕弓，右手拔出羽箭，伏身出岩，觑准那大蟒右眼，使尽平生气力，将弓拉得圆月一般，嘖了一声，嗖的一箭，射将过去。只见那大蟒如怒龙舞空一般，一甩头，全身甩到溪边，

足有十来丈长，滚了一滚，张开血盆大口，便直蹿过溪来。徐奎没提防这一着，退身无路，只大叫一声“不好！”看看已在大蟒口下了。

要知徐奎逃得性命否，下章再叙。

第十七章 老成谋国南北分驰 巨蠹庇奸刀枪并举

话说徐奎一箭射中大蟒右眼，大蟒负痛，将身躯甩出山凹，一摆头，滚了一滚，便向着徐奎扑过溪来。徐奎这时伏身溪边，后退无路，没法逃生。看看大蟒已将近扑到头上，大叫一声不好，朝后便倒。

正在闭目等死，无法解救之时，忽觉着身子冉冉上升，如腾云驾雾一般。一刹时，身子又似轻轻的落在沙上。连忙闪眼看时，却是倒卧在溪边浅滩上。旁边立着个蓬头垢面，肥头胖体、遍身褴褛的人，瞅着自己正在嬉笑。徐奎凝神一想，连忙翻身立起，拜道：“蒙师伯救命之恩，只不知师伯怎知侄儿在此有难？”原来那人正是周颠子，笑嘻嘻的向徐奎道：“你的胆真不小。我在这山中待了许多时日，也没敢下手，你竟敢单身独自放箭射它，倘使我不知道，你的性命还不是与这孽畜同归于尽么？”徐奎忙问道：“师伯，那孽畜可死了么？”

周颠子指着南头道：“我领你去看来。”说着，便拉徐奎的手，沿溪走来。不到四五十步，已见那大蟒直僵僵的大木柱一般的躺在地下，却另有一人立在大蟒的脑袋旁边，正在使剑锯割蟒头上的独角。周颠子领着徐奎到蟒身边时，那人便伸腰立起道：“师傅，这家伙好厉害，割了这些时，也没割下。”周颠子便接过剑来，手臂一扬，照定那蟒角耍的

一剑，横劈过去，只听得一声喳，那角已离开了蟒额，飞起七八尺高，落在地下。徐奎问道：“师伯，这蟒角有甚用处？”

周颠子答道：“我千里赶来，虽是为这孽畜伤害生物，有心除它，却也为这支角，才耽搁许多时日。这支角是这蟒修炼千百年精神所聚，才成功的，便是它化龙的初步。若取得这支蟒角，再和一支蛟角，便可炼成一柄永不钝锈、斩金削铁、水火不入的宝剑。因为蟒蛟两物的角，一是至阴之精所炼成，一是至阳之气所生成。取来炼剑，阴阳二合，太极成象，这剑比什么干将、莫邪还要锋利十倍。只是取这两支角时，却不可杀后取下。因为一经杀死，血气流尽便差了许多了。我自知道治世英雄生在杭州，以浩然正气，逼死了一条将要出土归海的蛟，取得一支蛟角，便知天意要给他一件戡乱救民的兵器。想着蛟是蛇雉相交产卵所化，西湖边原有一只千年雉精，如今这地方既有化成的蛟，便一定有大蟒蛇，才能产这般蛟卵，便亲到杭州来访问，果然有大蟒为害。

“我到这山里来，原不难一剑将蟒杀死。只因要取这血角，便没动手。如今冬天蛰虫时候，百虫都不出穴。这蟒已将成龙，天气制不住它，时常出穴修炼。我几次伏在双凹山头，想乘它过凹时，将它扑住，割下角来。不料这孽畜十分乖觉，每逢庚日出穴，偏没定处。一时在这溪边饮水吸月，一时在山后河边，或径往湖边去浴身练气，不容易捉摸得着。只一次被我守在后山，待得它过时一把没捞着，反被他打了一尾梢。今夜我方到山巅守着，望见你远远奔来，我便叫你这师兄——金狮子于佐防着。那孽畜瞧见人便回穴去，

我自己便守在山岩上，想着若有机会，能取它的角，便下手取来。若你要动手杀他时，便止住你。不料你突然一箭，射中那孽畜的右眼，它一负痛，便使全身气力蹿过溪来。我吃了一惊，连忙将你提起，跃开去，免得被它吞噬。那知那孽畜使劲太猛，蹿过来，一头碰在石岩上，震死了。这也是天意如此，使那孽畜中了箭，一身的血气全贯聚在头上，再触石而死，这角便格外好了。”

徐奎听了，才知周颠子入山许久，没制得大蟒的道理。当下，又和于佐相见过，问他：“从何处来的？”于佐答道：“俺投在河南少林寺，随师傅学艺。前月，张三丰师叔说有要紧事，叫俺送信直到这山里来寻师傅。俺到此地已有七天了。”徐奎便将丈身和尚远道特来相访的事，告诉周颠子。周颠子道：“他来寻我的事，我全知道，张三丰的信上已说过了。不过我想着是友鹿道人来寻我，却不道是笑菩提。如今大蟒已经除了，就此去吧。”说罢，便领着于佐、徐奎下山来。

这时月已沉西，远村鸡唱，东方微微的露出鱼肚色来。三人冒着晓霜，翻过了两三个山头，已到保叔塔下，忽见前面有两人向着塔飞步而来。周颠子眼快，已看出是飞霞道人和丈身和尚，便迎头走去，叫道：“笑菩提，到哪里去？”丈身和尚笑说道：“特来看你捉蟒呀！”周颠子向怀中取去那支蟒角来晃着道：“您瞧，这不是么？”丈身和尚见真是蟒角，便回头向飞霞道人道：“这东西可以送给一个人去。”飞霞道人点了点头。周颠子嚷道：“我辛苦这许多时候，这人情怎能让您去做？您不要太自在了。”丈身和尚也笑嚷道：“谁抢您的人情去做啦，不过想使物得其主罢了。”

说话间，丈身和尚、飞霞道人俱已回身和周颠子、于佐、徐奎等，回到小茆庵来。大通尼迎接进内，周颠子叫于佐见过了师伯、师叔，大通尼便问周颠子：“怎么制死那大蟒的？”周颠子将前事说了一遍。大通尼道：“徐公子也太大胆了。我今早起来，外厢不见了他，便问王道兄：可是差他到哪里去了？王道兄便猜着一定是到山里杀蟒去了。丈身道兄恐他制不住那孽畜，才拉了王道兄来寻，不料你们倒得胜回来了。”丈身和尚笑说道：“好得徐公子去山里，要不然周颠子一辈子也弄不住那孽畜，便一辈子休想出山。”周颠子嚷道：“您知道什么？弄死的怕不容易，我只是要取血角才耽搁罢了。”丈身和尚故意呕他道：“您弄不过一个后辈小孩儿，故意这般说罢了。我劝您以后别夸海口吧。”周颠子不服道：“您怎见得我弄不过？咱俩寻件事来赌赛赌赛，看是谁行谁不行？”丈身和尚道：“只如今要去灭那霞明观，您能除却徐季藩，我便佩服您。”周颠子跳起来道：“咱们就去！谁怕徐季藩，便不算汉子了！”丈身和尚还要呕他，飞霞道人忙羈拦道：“别尽着闹玩儿吧，且吃过饭谈正经事要紧。”

大通尼便叫斋婆、小尼开饭。众人入座，吃喝个饱，各人洗漱喝茶，惟有周颠子一辈子也不擦脸的，吃过饭，便嚷道：“如今有三桩事要干，咱们大家快商量好了，各人分途去干。”飞霞道人便问：“哪三桩事要干？”周颠子道：“七头山里，我在山里接着我徒弟送来张三丰的信。信里载明，有三桩事。一桩，是灭白莲教，破霞明观。二桩，是推个人去教于谦读书习武。三桩，是朱高煦要乘他父亲永乐爷亲征北番未回时，杀太子高燧，篡位为皇。如今永乐爷因为塞外

瓦剌部闹得格外厉害，暂时不迁都，却御驾亲征瓦剌去了。朱高煦已和徐季藩约好，只待河间派的勇士来到，便要动手。这事一传开，那些武官和兵丁谁没家小，自然都要心慌，那么中国又要被鞑靼占去。张三丰的信上写得十分紧急，三桩事都不能延误。如今只我们几个人在这里，该如何办好，就要商量定妥方好。”

飞霞道人道：“我想第一桩事最要紧。闻得徐季藩父子私通外国，瓦剌部既然犯关，难免他不作内应。且是徐季藩不除，朱高煦终不得死心。要使朱高煦不谋乱害百姓，必得先剪去他的羽翼，除却徐季藩才行。第二桩事，虽是紧要，还可稍缓些时。第三桩事，最好是有人到京城去走一趟，相机行事，止住逆谋。这倒也是万不可缓的事。”

徐奎在旁听了，瞋言道：“朱高煦那厮，实在是不能留。待我回京去，宫里的路我是熟的，夜里蹑进宫去，将他宰了，除却这祸根，便平安了。”周颠子笑道：“你这说的容易，朱高煦可不比那大蟒，由你一箭便射翻了。”丈身和尚也道：“朱高煦虽可恶，但是他死期还没到。本朝开国时冤杀功臣太多，所以上天特使朱家子孙骨肉相残，以显报应，他便是特来应这劫杀的。且是皇宫内苑，禁卫森严，地方宽阔，一时怎能将他制死？如今还是设法使他收心，免得亡国的好。”

大通尼道：“我有个计较。友鹿道兄原托丈身道兄寻觅周道兄和张道兄的，如今周道兄便和丈身道兄俩到河南去会着张道兄一齐到河间去，对付白莲教。顺便寻个同道中能文能武的来教导于谦。王道兄便回京去，防制朱高煦，便万无一失了。”

丈身和尚忙道：“我想起一个人来了。山东曹州单家庄上，有个智囊吴璥，原是湖广长沙人。这人不单是精通经史，且是深谙韬略，可以说是当世的黄石公。我已传授武经给于谦了，大通道兄不妨设法和他家来往，指教他些武艺，便可成功了。我这回北去，顺便去请吴璥来教他经史韬略，便可造成一个奇才了。”

大通尼等听了大喜，当下便要分头行事。只有徐奎心中极想到河间去，便向他师傅恳求许他随丈身和尚去。飞霞道人见他心意坚定，便也答应了。只是要他回京禀过母亲再去，徐奎只得应了。

当下商议已定。周颠子便将蟒角交给大通尼，带了于佐和丈身和尚、飞霞道人与徐奎五人，别了大通尼，立刻起程。大通直送了十里，才分手回庵，自去设法往旋乾村于家，指点于谦的武艺，并将蛟角、蟒角和下纯钢制炼宝剑。

周颠子等一行五人，施展陆地飞行法，足不停趾的，一连两夜，便到了京城。顺着尧化门大路，进了内城，一直到仪凤门北极阁山下徐府来。徐钦迎接众人到书房茶饭。徐奎便到上房去，见过母亲，并说：“在杭州随着醉比尼大通师傅，练了几个月功夫，长锐、双锐全练熟了。”徐夫人听了十分欢喜。立刻便叫家人：“将王爷遗下的一柄溜金锐和一对龙角锐，快拿去拾掇好了，给二公子使用。”徐奎便将众侠在河间聚会，要破霞明观，灭白莲教，自己也想去的话说了，昵着母亲，必要允许。徐夫人道：“这是和国家有关的大事，你父亲在世时也一定要去的。你有这般志气，有这般胆量，我做娘的岂有拦阻你的道理？况且我家历代军功，你既习武，年纪也不小了，理应出外见识见识。你只管随丈身

大师傅去，不必记挂家里。只是出门在外，寒暑饮食，须要小心。灭了邪教，赶快回来，休使我挂念。”

徐奎大喜，忙噪声答应，直奔出来，向师傅说明：“母亲已经允我到河间去了。”接着有管家婆出来传夫人之命，托付丈身和尚照应二公子。丈身和尚道：“请上复夫人，袖子管公子平安，请夫人放心便了。”当日徐夫人为徐奎整备行装，拾掇军器，叫都总管留丈身和尚、周颠子等打住一日，备酒饭款待。

次日清晨，徐奎别了母亲，徐夫人自不免有些凄苦，仔细叮嘱徐奎：“自己保重身体，休隳家风。”徐奎一一答应谨记，便出来，别了兄长、师傅，将包袱银两缠在腰里，掂着才修的长短三柄金铙，背着弓箭，跨着箭镞，和丈身和尚、周颠子、于佐等一齐起程。飞霞道人送过大江，到临泽驿，酒店中买酒和四人饯行。席间，只谈论些拳棒功夫，叮嘱徐奎小心保重。因为京城内外，朱高煦的耳目众多，便绝不谈起各人的事情。酒饭已毕，日已将午，丈身和尚等四人别了飞霞道人，趁大道徜徉而去。

飞霞道人别过了四人，回身渡江进城，回到徐府，便取了一件青布道袍，一顶青软巾换上，暗藏利剑镖囊，仍出门向城中走来。这时京城里正轰闹着御驾亲征北番，街谈巷议，甚是热闹。飞霞道人便走到秦淮河边，向一艘京城里最著名的秋水茶舫上，拣个正中的座头坐下。

展眼四望，四下里茶客如云，拥挤不堪，却是自己身边几个座头都是空的。正在不解，忽见茶博士走过来道：“对不起官人，这几个座头是汉王府定下的，请官人到那边坐吧。”飞霞道人笑道：“你这话只好吓乡下人。汉王在坤宁

宫侍奉皇后，侍卫都在承值处，京城里哪有汉王府？且是王府里人能到你这茶舫上来喝茶吗？”茶博士见飞霞道人如此说法，料着来头不小，忙陪笑道：“爷是最肯体恤下情的，这几个座头，委实是汉王侍卫班上差人传话，叫每天给留下不许卖给旁人。只好求爷高升一步，小的们就受了大恩典了。”飞霞道人听说，果真是汉王侍卫班定下的，心中一动，想着：我正要打听他们的事，何妨在旁听他一听，虽是这地方人声嘈杂，他们不会说出什么来，或者也可窥得他们这班狐狗的神色。想着，便不再争执，只向茶博士道：“你给我觅个座头吧，太偏角儿的座头我可不要。”茶博士听了，连忙应着：“是！是！是！请爷挪到这边吧。”便在略向东头一点的一张桌上，安放了茶碗。飞霞道人见离那几个空座不远，便不言语，起身过去坐下。

才拿起茶来要喝，忽见一个小娘提着提琴，挈着个十来岁的小孩儿，站在桌前，深深地道了个万福，便拿起提琴要唱。飞霞道人连忙摇手止住她，又随手取了一块三四分重的碎银子给那小娘道：“你拿去，就算唱过了吧。”那小娘从来不曾遇着这般不听唱给银子的事，不觉呆立在桌边。

左旁一张桌上有个大汉茶客瞧见了，便嘻笑着向那小娘道：“翠花儿怎么着？发愣干吗？不要是昨夜太乐了吧？”翠花儿借此搭讪着，奔过那桌上，要拧那大汉的嘴。大汉一把拉住她手腕，嚷道：“你不谢我，反和我吵，岂有此理？回头非得抽你几百下肉鞭子不可。”翠花儿便撒娇撒痴的滚向大汉怀中哼着道：“你抽，你就得抽，不抽便是我的小乖乖。”那大汉嘻开一张大嘴道：“好孩子，爷看程爷面上，饶了你不抽你了。”翠花儿不依，扭糖股儿似的和大汉厮

缠。

正闹着，忽听得一阵脚步声响，接着便见一大群人走进来。飞霞道人认得打头一个白须白发的魁梧大汉，是河洛大盗郑天龙。第二个是朱高煦的侍卫罗明亮。第三个却不认识。三人进得舱来，便向当中座头上坐下。茶博士狗颠屁股般，上下不停的伺候着。那大汉早抛了翠花儿，过来向三人拜揖请安。翠花儿却赶着飞霞道人认识的那人，盘头扭颈的厮亲。旁边茶客都替她肉麻。

飞霞道人暗想：郑天龙这厮怎会到此地？谅来是朱高煦请来的。既是连这老贼都弄了来，必还有许多不成材的绿林被他弄来了，看来朱高煦那厮这回一定要做出来了。一面想着，一面侧耳细听，才知道那个不认识的名叫程义扶。大汉姓尤，绰号油豆腐，是京城里一个大痞棍。听了半晌，听他们四人说来说去，说不到一起。程义扶等三人讲的都是嫖经赌史，和翠花儿歪缠，郑天龙却是满口枪棒拳脚，一辈子也说不拢。飞霞道人不觉好笑。

这时已是午牌时分，茶客都渐渐的散了。程义扶便掏出三十二文钱给了茶钱，郑天龙首先站起，飞霞道人见他们要走，便也起身给了茶钱，先出舱上岸，立在夫子牌坊下候着。一会儿，便见程义扶拉着翠花儿，和郑天龙等也上岸来。翠花儿将小孩交给立在船头上候着的忘八，便跟着程义扶走。

飞霞道人远远跟随着，见他们走入一人巷一家小门儿人家去了，飞霞道人便仍回到秦淮河边闲步。一面默想着：郑天龙怎独自一人，也没带个徒弟，也没挈个朋友呢？朱高煦到底怎样起手呢？只这般闷想着，在河边上下踱了两遭，又

打那秋水舫岸边走过。顺眼瞧那茶坊中当中桌上，却又有五六个七长八短的汉子，乱嘈嘈的在那里喝茶，心中恍然大悟，才知道他们定了这几个座儿，是因为宫中不便随便进出，便约定了这个茶坊，作个聚会之所。外路人来时，便在此相会。

飞霞道人窥得这点情形，便转身向大街上去转一转，想待到黄昏时来探这茶坊上的人住在哪里，夜里好去探问个明白。主意定了，便到三山街、侯府市一带闲逛。

刚走到侯府市口，陡然见街上行人都回头返奔，潮水般涌将过来。飞霞道人立定脚跟，才没被人潮推动。却见前面的人越来越多，个个都是满面惊慌，飞奔而来。飞霞道人连忙闪入路旁一家肉店里站着，那肉店掌柜已在搬板门想要收市。正闹里，听得一阵吆喝，打东头街口，来了二三十个锦衣卫的缇骑，策马如飞向人丛中乱冲，转弯到侯府市来。行人都被冲得一片声喊，夹着妇哭儿啼，好像是有了什么大乱，千军万马追杀来了一般。

飞霞道人正待向肉店掌柜询问，只听得喊声更加厉害，西头也有一簇锦衣缇骑，却都是步下，各舞军器，满面杀气，拥奔过来，其中还有三四个缇骑满面流血，带了重伤。飞霞道人留心看去，后面更有一群彪形大汉，在前几个也都挺着刀剑，服色不一。后面二三十人却都是紫缎箭衣，紫缎武士巾，手中枪鞭乱舞，直向锦衣缇骑，呐喊追来。这班逃走的缇骑见东头有自己人到了，声威陡壮，便立住脚，回身向赶杀的人堵杀。霎时间呛啷啷，军器乱响。路上行人绝迹，铺户都上板关门。

肉店掌柜麻着胆将板门上了，便拉着飞霞道人道：“您

怎不快逃回家去？”飞霞道人故意露着惊慌之色道：“掌柜的救救我，我来不及逃了。”那掌柜的便将飞霞道人拉到肉砧底下伏着，自己却伏到帐桌下去了。店中的伙计、家小，早已各自藏躲去了，店堂中别无他人。

飞霞道人便爬到肉砧上，打铺板上面出字榻中向外瞧去，只见那缙骑和紫衣武士当街打做一团。却有几个锦衣官儿和这边的大汉捉对儿厮打。细瞅时，认得那对面那边的大汉中，有一个使鞭的便是朱高煦跟前的双鞭韦兴。还有一个瘦小汉子便是盗马的夜狐狸侯海，便益加凝神看去。但是韦兴两条鞭，直上直下，将锦衣卫的缙骑打得七零八落。正在疯虎一般的乱打，那边又来了一队着中城兵马司号衣的步军，当先一员带队的，马上弯弓搭箭，嗖的一箭，正中韦兴右肩，咣的一声，右手握不住钢鞭，扔鞭便倒。兵马司的兵丁捉人是他们的惯技，一见韦兴倒地，便大喊一声，一窝蜂上前将他按住绑了。那些紫衣武士见韦兴被捉，呐一声喊，向后飞奔而逃。侯海见众人乱跑，也不敢恋斗，虚晃一刀，也随后逃走了。锦衣缙骑顿时威风凛凛，一齐大喝一声，拔步便赶。那兵马司千户在马上高声叫道：“穷寇勿追。他们还有帮手啦。”一面吩咐自己的兵丁，“且押了捉住的这个回堂官的话去。”

那些锦衣卫的缙骑止步不追，回身来向兵马司千户申谢。千户便问道：“你们因甚事和汉王侍卫斗起来了？”缙骑中有个象是头儿的答道：“昨夜有人来卫里报说，中城都察院后巷卖牛肉的周国桢的女儿，白日里被人夺了去。咱们堂官便差人访查，知道是朝阳门韦家抢去的。今日咱堂官标签叫标下们去拿人，不料韦家那厮竟敢拒捕，标下们斗不过

他，便斗到这里来了。如今正犯拿着了，还求爷赏准给标下锁带归案去。”千户答道：“这却不行。咱来时，堂官吩咐过，任凭拿着什么人，全得解到司里听候发落，不许私放私问。就有人要讨去，也叫他到司里来。你们如果要人，可回去禀复你们堂官，备文差人来提吧。”锦衣缙骑没法，只得应了声是，告辞回去了。

飞霞道人虽知道是汉王侍卫是为娘儿和锦衣卫缙骑斗将起来。却是怎么结局，也想探听知道。便下肉砧，向帐桌下叫出掌柜的来，告诉他外面已无事了，并向他道谢告辞。掌柜的还不敢开门，引飞霞道人打后门出去。

飞霞道人出了肉店，便飞步赶上兵马司的兵卫，直向中城兵马司衙门来。恰巧那兵马司巡城御史官儿，正因有紧要案件，坐堂问事。飞霞道人便夹在人丛中观审，只见那千户上堂参见禀道：“卑职奉堂谕去侯府市弹压械斗。查得械斗的两边，一边是锦衣卫的缙骑，一边是汉王的近侍。卑职因为两边都不服弹压，便箭倒一个最凶的主犯带了回衙。”御史叫：“押上来！”

那千户应声传话，将韦兴押到堂上。御史便叫将堂上的犯人押下去，先问韦兴这一案。韦兴到了堂上，昂然矗立，不理不睬。御史怒喝：“跪下！”韦兴呵呵假笑道：“好大个芝麻官儿，却想俺来跪你，不要做梦吧！”御史大怒道：“你可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此地皇家法堂，怎容得你这奴才撒野！”喝叫两边隶役：“拿这厮跪下！”隶役们噪答应，上前向韦兴膝后腿弯里，一杠子打去，韦兴立脚不住，噗的跪下。

御史便问道：“你因何事与锦衣卫缙骑厮打？”韦兴不

答，御史喝叫用刑。韦兴熬刑的本领可真不小。一会儿，打了四十大杖，夹了三夹棍，连哼也不曾哼一声，反怒骂道：“你这狗官装甚贼腔？拿爷当什么人？你知爷是王爷身边人，岂是你这奴才打得的？你打俺，便是欺了王爷，回头瞧着吧！爷得要你的脑袋使唤！”那御史气极了，大喝道：“本堂官先要你的性命使唤！来！将这厮吊起来！”两旁隶役抬过一个三条木支成的架子，架子中间顶上有个轱辘，穿着一条粗麻绳。隶役们架子支好了，便取一条细绳，将韦兴的左手拇指和右脚拇指系着，再系到那架子的大绳上。便三四个隶役拉着大绳的那一头，只待惊堂木一拍，便要扯起来。

正在这时，兵马司指挥徐野驴督操回衙，听得这件事，并知问不出供来，便没换袍带，就是戎装来到大堂会审。瞅见韦兴已经吊起，问得因他熬刑，才用这最厉害的刑具，便道：“不必如此费事，本指挥自有叫他招供的法子。”说着便起身下堂到韦兴跟前，和声说道：“你自己干的事，怎不痛快说出来呢？你是汉子便应该知道好汉做事好汉当，为甚做的出来说不出来呢？”韦兴圆睁双眼，大喝道：“不干你鸟事！爷不说，你拿爷怎么办？你有法只管使来，怕你不算好汉！”徐野驴又笑着说道：“依我说你还是直说出来的好！你这点儿寄痛法，能瞒谁？你再说，可不要怪我！”韦兴听得徐野驴点穿他的寄痛法，料来这人的本领不差，却仍破口大骂道：“谁鸟耐烦和你们这些禽兽歪缠？要俺说，得见着俺的王爷才行。你们这些禽兽也配问俺老爷吗？”徐野驴大怒道：“好个不中抬举的畜类！不给些苦味给你尝尝，你也不知本指挥的厉害！”说着便将韦兴的头巾发网一并抓

去，使右手五指指向韦兴头顶上一抓，如鹰爪攫雀一般，五指一齐使劲一扣，韦兴顿时浑身出汗，四肢齐抖，连说：“俺……俺供……供便了。”徐野驴大喝一声：“快说！”右臂一直，韦兴双泪交流，汗如雨下，哀声求告道：“爷……松一……松……俺……好好……说。”徐野驴松了手恨声归座，说道：“就饶你一饶也不怕你刁到哪里去！”

韦兴痛的身子向后一挫坐在地下，有声无气的说道：“这事压根儿不能怪俺。大前天，王爷到汤山去打猎洗浴。回来便打都察院后街走过，瞥见那回回牛肉店里，掌柜的周国桢的女儿巧娘儿长的不错，却又不便宣他进宫去。第二天，便差人去说，给银子给周国桢，将巧娘儿买来。叵耐那老东西抵死不肯，王爷恼了。次日，便叫侍卫程义扶领了几个健士扮做强盗去劫了来，藏在俺家中。”

徐野驴听到这里，便叫隶役：“快去将周巧娘儿提来！”韦兴忙摇头道：“甬去了，那小蹄子死了。”那御史和徐野驴一齐问道：“怎么死了呢？”

韦兴接着说道：“昨天将巧娘儿弄来时，王爷原在俺家中候着。巧娘儿一到，王爷便要和她成亲。那小蹄子不中抬举，直和王爷闹别扭。王爷大怒，叫两个内相将巧娘儿浑身衣裤剥光，鞋袜裹脚都拉了。巧娘儿不能跑动了，王爷便去亲近她。不料倒被她喷了一脸的唾沫。王爷气极了，喝叫内相将那小蹄子摔翻，仰缚在长凳上，王爷便去奸污了她。哪知那小蹄子竟然是个真闺女，给王爷这一弄，直弄的气息微弱，动也不能动了。今天早上，王爷又到了俺家里，巧娘儿又不能说话了。王爷说：就这般让她死了，未免可惜。乘这时，还得给她乐一乐。俺瞧着也可怜，代她向王爷求情，王

爷不肯。待得完事时，巧娘儿已没了气了。

“如今人也死了，俺的话也说完了，你们应该知道这事儿与俺无干了。人既不是俺抢的，祸更不是俺闯的。冤有头，债有主。你们有本领的就该寻汉王去，拿着俺这不相干的人来使威风算什么好汉！”

那御史便叫隶役：“去传周国桢来！”一面却和徐野驴悄声说话。忽见差去传周国桢的隶役面色苍白，飞奔进来，叫道：“老爷，不好了！”徐野驴连忙拔剑在手，喝问：“什么事？”一言未了，只听得外面一片喊：“杀……”那些堂下观审的百姓，顿时哭天叫地，乱奔起来。飞霞道人乘乱里闪在大堂廊下一株大槐树后面，定睛看时，却是汉王朱高煦骑着九点桃花马，手提双铁枪，领着百多名侍卫健士人等，冲杀进来。观审百姓顿时踏死了五六个。

飞霞道人连忙拔出利剑，从树后闪出，大叫：“要命的随我来！”舞动手中剑，但见一道寒光，当着的便倒，顿时冲开一条人巷。众百姓才麻着胆跟着飞霞道人，闯将出去。飞霞道人救了众百姓出来。复翻身跳上墙头，蹿到大堂对面仪门瓦楞上，向下瞅时，朱高煦正和徐野驴杀在一处。

原来朱高煦打入兵马司时，那御史早已下座逃走了。徐野驴急得喝叫：“掌号！不许乱蹿！”就这一霎眼间，徐野驴便要下座位去杀却韦兴。韦兴这时还绑着摊在地下，那近侍卫早已看见，齐奔来相救。徐野驴身手矫捷，一按公案，已腾身跳到韦兴跟前，手起剑落，照定韦兴头顶上劈下。只听得咣的一声，剑被格住了。忙瞧时，却是朱高煦下了马，赶来挺枪格住长剑，睁眼大喝：“徐野驴怎敢目无君上！”徐野驴忿懑填胸，也大叫道：“你须知不是陛下！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瞧本指挥今天来拿办你个目无王法！”

朱高煦也不答话，提起左手铁枪耍的便是一枪，向徐野驴咽喉扎来。徐野驴忙腾身让过。众侍卫急乘这空当将韦兴缚在木架上的绳索割断，韦弘急抢近前，将韦兴背了出去。这时兵马司中千户、百户等偏裨将官和巡丁兵勇，听得号声，一齐操军器奔到大堂来，侍卫健士等忙接住厮杀。

徐野驴原是五城兵马司有名的勇将，京城武官中没有他的对手。朱高煦平素也知他的厉害，如今恰遇着他，仗着全神臂力，和一双神出鬼没的铁枪，耍、耍、耍，一连几枪，向徐野驴上中下三路连刺过来。徐野驴身为京官，岂不知朱高煦有赛霸王的浑号？如今和他对敌，虽是大怒之下，仍旧十分留心。及见朱高煦一枪紧似一枪的刺，自己只一柄长剑，展布不开，便使了个狂风扫落叶的架势，将剑抹面扫了个大团子，将双枪扫开，顺势一翻手腕，接使个毒龙出洞，一蹲身，抢前一步，哧的一剑，向朱高煦咽喉刺去。朱高煦向后一让，徐野驴便乘这空儿，一偏身躯，跳出圈子，奔到刀枪架前，将剑插在甲带间，拔起一柄青龙偃月刀，舞的呼呼风响，霍霍光飘，连人滚到朱高煦跟前，大喝一声着，扬起大刀，向朱高煦脑门一刀劈下。朱高煦因徐野驴无端跳出圈子，方在心疑，才转过身来，要赶杀时，徐野驴的大刀已到顶上，要想招架，已来不及，只听得嘭的一声，朱高煦扑地便倒。

朱高煦何以倒地，请读下章便知。

第十八章 灿烂刀光飞来大侠 婀娜佩影翩去惊鸿

话说徐野驴眼明手快，乘朱高煦没转身时，手举大刀，大喝一声，尽力劈下。朱高煦不料徐野驴跳出圈子，换取大刀来劈，不曾提防，刀已离紫金冠只有一尺光景，招架不及，大吃一惊。说时迟，那时快，就这万分险难之际，朱高煦人急计生，将身子一偏，使一个左旋风，随身倒下，就地一滚，让开大刀。徐野驴使力太猛，朱高煦身子才让开，刀已直劈下去，嘣的一声，剁在丹墀中铺的石条之上，直剁得火星四溅。

朱高煦就徐野驴收刀的一刹那间，捌了一个斤斗，立了起来，即挺右手铁枪，向徐野驴后心刺来。徐野驴听得后面风声，急掣转身，双手横刀，向上一扫，将枪扫开，再复扫过来，向朱高煦左腰砍去。朱高煦向后一退，让过刀锋，复骤前一步，挺枪向徐野驴前胸猛刺。徐野驴低头让过，就势一蹲身，将刀着地横卷，向朱高煦双脚卷去。朱高煦耸身一跳，闪在右边，大喝一声，两手齐举，双枪并刺直奔徐野驴咽喉和前心。徐野驴避让不及，只得掣转身将刀拦住后面，拔步便走。朱高煦哪里肯舍？喝一声“走向哪里去”，双手挺枪，紧紧赶来。

徐野驴绕着大堂跑了半个圈子，心中一动，猛想起一个计较来。便放缓了脚步，待朱高煦饿虎一般，赶到身后只差

六七步远近时，将脚一叉，立定了，扭转身腰，双手抡刀，臂膊一挺，翻身斜劈下去，大喝一声，那把大刀好象泰山压顶般，直向朱高煦盖将下来。朱高煦不料徐野驴竟会使出拖刀计来，猛然一惊，匆忙中，将身一闪，朝后倒退了两步，同时将双枪交叉着向上一迎，想要架住大刀。不料徐野驴力猛刀沉，劈下来时，势如雷电，只听得噼啷一声巨响，那两枝枪竟被劈成四段，朱高煦虎口震开，抛了断枪，回身飞跑。徐野驴复身抡刀追来。

朱高煦天生神勇，武艺绝伦。自来从征打仗，不曾遇过对手。他父亲朱棣起靖难之师时，那般厉害的战阵，也不曾受过亏损。百万军中，一闻二王子的声名，便旌翻旗乱。朱棣常赞他道：“此吾家黄须儿也！”本京许多武官武士，也没人不佩服他膂力伟大，技艺精湛。和他比试的人，从来没有得占上风的。他一生除却奉旨归藩时，被飞霞道人打倒过一回，从来不曾被人打败追赶过。如今陡然一个不提防，中了徐野驴的拖刀计，双枪劈断，虎口震开，当着许多侍卫兵将，吃了这么大一个败仗，真是生平不磨之耻，顿时羞愧怨恨，并集交加，引起一把无名业火直冲脑门。

当下徐野驴心中大喜，也不管什么王子、王爷，只想一刀将朱高煦劈为两片，以消胸中一腔怨气。便紧紧的随后追赶，赶得朱高煦又忿又急，无处逃躲。这时，汉王府侍卫寻赖祐，正和兵马司将官斗着，瞥见他主人打败，被人追赶，便连抛了那将官，挺着一支方天画戟，大叫：“逆贼休伤俺王爷！”斜刺里骤过来，向徐野驴肋下一戟刺去。徐野驴正要赶朱高煦，陡然被他这一拦，放朱高煦逃走了，心中大恼。忙让过戟尖，咬牙切齿的痛恨怒无从泄，便使尽平生气

力，挥刀便剁，想一下便将寻赖祐剁死，方消心头之恨。寻赖祐不知轻重，藐视徐野驴，以为是本领平常。见大刀剁，便将戟去架。不料徐野驴全力注此，一戟不曾架得住，戟杆一软，寻赖祐被那刀打的蹶了个跟头，立脚不住。徐野驴一心要诛朱高煦，哪有心事和寻赖祐拚斗，就他这一跟头中，手腕一翻，将刀反斫过来，只听得嘶的一声，接着，啪啦一响，寻赖祐断腔冒血，脑袋上冲到檐口，方滚落地下。

朱高煦乘着徐野驴刀劈寻赖祐之时，奔到刀枪架前，拔起一柄铁笔挝，便回头奔来战徐野驴。徐野驴方劈了寻赖祐，朱高煦已到跟前，徐野驴忙转身来迎。朱高煦这时已恨入骨髓，恨不得一口将徐野驴平吞下肚去。奔到徐野驴身边时，双睛突出，虎须奔竖，咬紧牙齿，恨了一声，将全身膂力运到两臂，举起铁挝，如暴雷劈顶一般，向徐野驴头顶上，猛捶下来。徐野驴忙将刀一横，向上架去。不料那刀原是摆列壮威的，刀杆不坚。只听得卡嚓一声，刀杆折为两段，铁挝直盖到徐野驴脑门顶上，竟打得徐野驴脑浆迸射，鲜血四溅，吼了一声，倒地身死。朱高煦大乐，仰天大笑，喝叫侍卫们：“给我打进去！”

飞霞道人在瓦楞上看着这场恶斗，心想：这事如此明闹，我不好出场了。再一想到：京城里都知道我在徐府教读，若是挺身而出，被他们认得了，记起盗马时的仇怨，我虽不怕他们，却是要连累徐府。想着便决计不下来助战。后来见徐野驴战胜，心中又诧又喜，暗想：不料兵马司中，竟有这般个英雄。及至徐野驴身死，朱高煦叫“打进去”，飞霞道人恐他们瞎闹，多伤无辜，害及内眷，心中一急，便将衣襟捞起，使剑割下一幅裹襟来，将面鼻全都包裹了。复将

袖襟都扎缚了，才连纵带跳，直向后衙上房来。

这时朱高煦已将兵马司的兵将打杀得七零八落，死的死了，逃的逃了。朱高煦身边一班狐群狗党，便四下里搜索抢劫起来。朱高煦亲自带了侯海等几个亲信人等，直奔进内苑。上房住的官眷将苑门紧闭，各自藏躲。朱高煦在外面一腿将苑门踢开，一拥而进，便向东面房中冲打进去。那屋子原来是御史的家小住的。朱高煦提起铁挝，将房门打开，吓得那御史的妻子软瘫在地，索索的抖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朱高煦一眼瞧见那御史的妾，生得有几份姿色，便笑逐颜开的和声说道：“起来，我不为难你们。”那御史的妻跪在一旁，将肘去碰那妾道：“你……你快……快谢谢……谢王爷的恩……典！”朱高煦便叫从人：“将她护送到韦家去！”这时，侯海等人已乱嘈嘈的翻箱倒筐，选精择肥的肆意搜劫。

飞霞道人见了，飞身跳到当地，大吼一声，蹿进屋来。朱高煦方在得意洋洋之际，猛然间眼前一亮，一道白光掠面而过，接着便见那个抱着御史妾的侍卫已身首异处，血流满地。朱高煦等一齐大惊。那御史妾已是连吓带跌，昏了过去。其余的人也都吓得魂飞魄散，舌结身呆。

飞霞道人且无暇说话，顺手一剑向朱高煦左耳根斫来。朱高煦连忙让过，掣起铁笔挝便向飞霞道人筑去。飞霞道人也不避让，待那挝将近肚腹时，左手一攢，一把抓住挝柄，使劲一拧，想拧的朱高煦手松时，便抽夺过来。朱高煦不料挝被人抓住，及见军器已被人捞着，要想掣回已来不及了，便连忙双手下死力握住挝柄。飞霞道人一拧不曾拧动，便将身子一侧，右手向前一伸，那柄剑，直刺向朱高煦的咽喉

来。朱高煦急向后一闪。飞霞道人就他这一闪间，左手使大劲向怀中一搯，朱高煦已闪开一只手，只有一只手握紧着挝柄，敌不住飞霞道人力大，一支铁挝生生的被飞霞道人夺去了。

朱高煦大叫一声“不好！”急忙奔进里房，一拳打开窗榻，耸身跳出苑中。飞霞道人将剑插入鞘内，手舞铁挝向苑中，追赶朱高煦。朱高煦急了，一眼瞥见苑中井口上有个石圈，约莫有二百多斤重，便奔过去，伸手将石圈提起，双手一捧，便将石圈向飞霞道人砸去。飞霞道人见了，只当无事一般，待得将近时，也不用手中铁挝挡架，却将身子一侧，一抬右腿，照着石圈踢去，和踢气球儿一般，反激过来，比抛去加倍的快，转向朱高煦头面上砸来。朱高煦吓的抱着头，便向外面跑去。侯海等一班人这时都已逃出苑中，见朱高煦向后逃走，便一窝蜂随着朱高煦向外如飞逃奔而去。

朱高煦等奔到大堂时，忽听见外面人喊马嘶，已将这兵马司围得铁桶相似。一片声喊“拿反贼！”再细瞅去，却是京营总镇和锦衣卫的号衣，还有东厂里的内相丞差，夹在里面，却又不敢进衙拿人。朱高煦便挺身而出，大喝道：“你们到这里来做什么？”那些官兵先时都耀武扬威，闹的烟雾连天，及至瞧见了朱高煦，却都面面相觑，顿时静寂无声。朱高煦便率领从人，并叫人扛搀着受伤的一涌而出。那些官兵反让开一条大路，任他扬长而去。

众官兵待朱高煦走后，才蜂拥进衙，四下里乱扰乱抢一番。可怜稍好些东西早已被汉王随从拿了去了，这些官兵只掳得些渣滓货。京营兵的领队官儿是个都指挥，他也随手掏摸了抢劫烬余，向内苑上房来。看时，御史住的这院子已抢

的罄空，只剩下一个太太，一个姨太太，和些仆妇、丫鬟等“开口货”，没人要，都吓得窝在一间小厢房里，连气儿也不敢出，都指挥便叫差人：“将这些妇人等，一齐交给锦衣卫掣去！”说着，早有锦衣卫的人上前不分青红皂白，每人一条链子锁了去。可怜那些妇女家人，个个号咷痛哭，如上法场一般被牵去了。都指挥便寻了细软，才向西厢房来。进门一看，不觉一愣，只见箱笼篋匣，狼藉满地，却是一个人影可也没有。前后搜索一番，都只些笨重东西。都指挥无奈，自己拣取了些较为好点的东西，兵丁们又乱抢一阵。锦衣卫的人也夹在中间各处乱抢。闹了好一晌，才掣了御史的家眷，各自分班回去。

那徐野驴的家小，都到哪里去了呢？原来飞霞道人脚踢石井圈，吓走朱高煦等一群人之后，便急忙向西厢房来。见门儿紧闭，便将剑尖撬开窗榻，跳身进去。徐野驴的妻室童氏，和儿子徐斗，巍然正坐着。见飞霞蹿进时，童氏便起身万福道：“闻得家老爷已经死难，我自应相从于地下。只是我夫妇不善教子，恐这孩子气性乖张，坏了家老爷一生清白，因此我特地忍死须臾，制着孩子。如今你们已进来了，杀剐听便，我母子决不求生。但是我也受朝廷一命之荣，宁碎尸万段，决不受辱！”那徐斗已立起身来，按剑怒目而视。飞霞道人连忙摇手道：“夫人、公子不要弄差了，我是来救你母子的。”童氏这才留神细看飞霞道人黑布蒙面，想着他如果是贼党，何必蒙面？便道：“既蒙前来拯救，何故不以真面目相见？”飞霞道人急道：“朱高煦那厮认识我，不得不秘我行藏。夫人快不要迟疑，贼子就要来了。”夫人道：“既如此，请恩人将这孩子救出，留先夫一条根，我自

有法自处。”

徐斗急了，问飞霞道人道：“俺一人本想救出，无奈母亲不肯。如今蒙恩人相救，还求助一臂之力，我即捐母而逃。说罢，便要来捐母。童氏喝道：“谁要你背？徐氏的祭祀、报仇在你一身，何等要紧！你只顾自己吧，我自会走。”便立起身向苑中走去。飞霞道人忙问徐斗道：“公子能上高么？”徐斗点头。飞霞道人便道：“须越墙出去，方得平安，请背令堂上屋吧。”徐斗便要背他母亲。忽见他母亲童氏夫人大叫道：“老爷，我也来了！你在这里，我还到哪里？”声未毕，已飞步扑入苑井里去了。徐斗顿足大号，要跳入井中去救母，飞霞道人忙拉住他道：“令堂义烈炳彪大志已成，须知令堂以此为安，你岂可故意违拗？况且令堂方才训你的话，便是遗嘱，你身负报仇重任，这时岂可轻生，反使父母九原抱憾？”徐斗没奈何，只得向井拜了四拜，将身来想要挖阶石将井掩盖。飞霞道人便将东墙根卧着的一对烂石狮，是衙门前才换下的，一手提起一只到井前，将两狮叠起盖了井口。心钦童夫人的义烈，恭恭敬敬作了个揖。徐斗来叩首谢了。

飞霞道人和徐斗回到房里，细软早已收拾，奴仆们早经童夫人叫他们搭梯缘墙走了。徐斗便将细软和飞霞道人分背了，飞身上屋，越墙出了衙门。这时，天已昏黑。飞霞道人便领着徐斗在屋上蹲膝、鸽行，悄悄的越过十多家屋脊，寻了个空阔处，才跳将下来。飞霞道人将面上蒙的黑布扯了。徐斗也整了整衣履。随着飞霞道人拣小巷黑地径到北极阁下来。

到了徐府墙外，飞霞道人招呼徐斗，飞身蹿上墙头，打

前苑下去，回到房中，卸下包裹。徐府中人素来知道飞霞道人的本领的，都不惊骇，见他同了个客人回来，便送了茶水，开上酒饭。飞霞道人请了老总管来，将兵马司的祸事，一一向他说了。请他转禀夫人听：“王先生想留徐指挥公子在府中屯住几日，如可时，便请吩咐府中上下人等休要说出。”老总管进去了，一会儿，出来道：“夫人说：本家公子且是忠良之后，理当留住。只恐招呼欠周，烦请本家公子原恕。府中人俱已嘱咐过了，请王爷放心。本家公子饭后，还请到上房相见。”徐斗立起身来，一一应了，方才落坐和飞霞道人吃酒。

可怜徐斗想着父母俱亡，轰轰烈烈的一家人家，霎时间变成家破人亡、寄人篱下，那心中的惨痛凄惶，真是非言可喻。想到伤心处，泪眼婆娑，却又想着身在旁人家中，不好哭得，只得强忍着，哪里还吃得下咽？飞霞道人知他伤心，便想拿话岔开他的心事，故意问他：“几时上学？几岁习武？师傅何人？学的哪一派的拳脚？哪一门军器？”

徐斗答道：“先母他是武道家风，因此俺自小就锻炼身体。自下地起，每日拿药煎水洗澡。三四岁上，母亲便教俺打熬筋骨。六七岁上，便学着蹿高跳远。先时取一方砖撂在地下，跳上跳下练习。每十天加厚一块砖。到十岁上，便能腾身上屋了。拳脚弓箭是先父教的，习的是武当拳，练会的随身兵器是长、短两样锐。十五岁时，随先母到普陀进香，遇着醉比丘大通大师，便拜在大师门下，仍学的是两样锐。如今正在练镖和石子，还没练好。上学读书是六岁时，先母教识字发蒙。后来也拜过几位老师，却不曾读完《五经》。”飞霞道人又问他：“还有什亲故么？”徐斗叹道：“俺徐家原

是寒门，先父便是单传，俺也没兄弟姊妹。”

正说着，徐府大公子徐钦到来相见。彼此施礼，客套谈话，不必细表。待飞霞道人和徐斗饭罢，洗漱毕，徐钦便称：“奉家慈命，请宗兄到内里相见。”徐斗忙起身答应了，徐钦又请飞霞道人到内堂，说是“家母有请”。飞霞道人便领着徐斗，徐钦随后，向后堂上。

徐夫人已在堂上相迎。飞霞道人向徐夫人拜揖，徐夫人还了个万福，说声：“请坐！”徐斗便上前向徐夫人双膝跪下道：“小子热孝在身，冒昧轻造，还求夫人恕罪。”徐夫人一面还了半礼，一面叫徐钦：“快扶起来！”徐钦便搀了徐斗起来。徐夫人看时：徐斗生得俊目秀眉，神采飞扬，颇有些象二公子徐奎的模样，颇为喜悦。徐斗见徐夫人慈祥恺悌，如明月照人，也甚为欣慕。

徐夫人向飞霞道人问起今日中城兵马司的事，飞霞道人大概说了一遍。徐斗在旁听着，泪如雨下。徐夫人也愤愤不平道：“本家公子，你尽管在寒舍住下，若有人想来残害你，我便将这条老命拚了他。高煦那厮，他母舅素来不喜他，说他没用，将来一定是个祸种。那时，我只说先国公是偏见。因见他膂力过人，还许他将来一定是国家栋梁啦，不想这厮竟会变成这样了。近来我时常听得亲友们谈说他的事，说他向各营挑选了三千名健士，自己带着，不受兵部管辖。又说是他叫这些健士，向京城里和近畿四郊等处打家劫舍，拦抢过客行商。我还说高煦这孩子不过是欢喜闹着，那些抢劫的事，总是他手下人倚势横行，不见得就是他的主谋。不料他竟这般无赖，太子也太忠厚了。如今今上北巡，太子监国，怎不压制他，直让他胡闹到这般田地呢？”

飞霞道人道：“夫人还有所不知啦！……”接着便将朱高煦谋逆要先杀太子的事，告诉了徐夫人，徐夫人听了大惊道：“这还了得！靖难之变，叔侄相残，先国公尚且忧愤忘身，如今竟是父子兄弟间，生出这般的逆谋来，这还成什么帝王家，简直是枭獍禽兽了！王世叔，您是当代大侠，难道竟忍坐视禽兽横行么？”飞霞道人便将武当诸侠如今所准备的详细情形一一说了，并道：“二公子北上，便是去剪除他的羽翼，捣毁他的巢穴。京城里，只我一人在此。却是太子应有五个月天子之分，天数不该绝，谅来这逆谋是不会成功的。”

说话间，徐斗见徐夫人如此忠正，中心敬佩已极，便起身向飞霞道人附耳说了几句。飞霞道人听了，面露笑容。徐夫人便问：“王世叔，本家公子说什么？可能让我知道？”飞霞道人道：“正要禀告夫人，讨夫人示下！徐公子如今只身孤零，无所依托，见夫人慈和中正，十分景慕，要想拜给夫人，作个义子，不知夫人能不嫌他门楣不称么？因此不敢冒昧求请，托我转探夫人的钧旨。”徐夫人喜的笑逐颜开道：“本家公子这话太谦了。我家先王、先公还不都是甲士出身么，说起来，门楣正是一样啦！只是我德薄能鲜，不敢当本家公子的厚意罢了。”徐斗听了，也不再说什么，立起身来，奔到徐夫人座前，推金山，倒玉柱，行了个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徐夫人忙还了三拜道：“怎的这般性急，也待我择个吉日良辰呀。”徐斗叩罢起身道：“孩儿得早日依在母亲膝下，便得早沐教训一日。”又转身拜见了徐钦。正要向飞霞道人行礼，徐夫人叫住说道：“我两个孩儿都在王世叔跟前学文习武，如今有了你这个好儿子，便也拜王世叔为

师，一总烦请教导吧。”徐斗应声：“孩儿遵命。”便向飞霞道人倒身八拜。飞霞道人也还了半礼。各人都喜气洋洋，顿时荡去一天愁气。只是徐斗触起心事，终有些难过，只得强抑胸怀，且自承欢色笑，讨寄母个欢喜。徐夫人知他心中悲忿，百般的安慰他，真如亲生儿子一般。问明了徐斗的年纪，今年十八岁，比徐奎小一岁，便叫都总管和管家婆吩咐内外人等，概称为三公子。

当夜谈到二更将尽，飞霞道人告辞出外安宿，徐斗便同徐钦宿了。次日清晨，徐斗随着徐钦向徐夫人请过早安，便到外面书房来见飞霞道人。徐斗便将带来的金珠细软，约值万金，献给徐夫人，徐夫人坚不肯收。后来还是飞霞道人说：“且托夫人管着，府中要用费时，不妨支用。将来三公子成家时，再给还便了。”徐夫人方才收下。这时徐府虽是革了世爵，皇亲国戚是革不掉的，故声势还在，场面不能寒酸。家中被抄以后，万分艰难，甚至粟粮不给。幸得徐夫人苦心撑持，才幸而未失颜面。如今徐斗交给这项巨金，紧急时，自不免挪用些，所以飞霞道人有这种说话。自此以后，徐府留宾款客，往来应酬，家用开支等，才不致如前时那般拮据。

徐斗从此在徐府住下，逐日随飞霞道人习武读书。徐夫人待他和徐钦一般无二，十分慈爱。闻得他也使长短两样镜，便叫都总管照徐奎带去那一柄溜金镜，和一对龙角镜的样式照样打造一分，给徐斗练习。徐斗虽是冤苦填膺，幸得逢这慈母爱怜，也减却些许悲痛。

飞霞道人救了徐斗之后，次日清晨便出外打探昨日的事，如何了结？出了大门，信步向中城行来。道过一人巷，

猛然想起昨日曾见郑天龙走进这间屋里，后来因为兵马司的一扰，便混忘了，夜间不曾去探得，不知这家子是什等人家？想着便在那门前，踱来踱去，往来了两三次，留心窥看路径。忽见小门一开，一个老婆子送出四个昂藏大汉来。

飞霞道人便暗中远远跟定，看那四人之中，有个身躯格外肥大的，好象是武当山的大弟子铁臂施威。暗中赶近些瞅去，果然是他，不觉心中诧异道：他怎么到此地来，且打那小屋子出来呢？心中既十分惊异，脚下便紧紧相随不舍。先后相逐，走到太平街来。那铁臂施威似乎觉着后面有人暗中跟随，故意放缓脚步，比那三人稍稍落后，约差了三五步远近，便回头向后一望，猛然瞅见暗中跟随的是飞霞道人王通，急使个眼色，略摇了摇头，仍赶上三人去了。

飞霞道人见了，料知施威必有道理，却是终不明白，他递眼色其意何在？只得仍旧远远的跟着。将到中营巷跟前，见施威同那三人向一家酒馆中去了。飞霞道人向那酒馆门前走过时，听得酒伙计向那三人中的一个叫“承值老爷”，知道他是王府承值。却因施威曾递过了眼色，便不进那酒店，径自回家来。

到了晚间二更过后，便将衣服换过。徐斗瞧见，便问：“师傅上哪里去？”飞霞道人便将昨今两日在一人巷，见一家小门户人家，常有不尴不尬的人出进，且见武当大弟子铁臂施威，也打那屋里出来的话，告诉了徐斗。并说：“我如今想到那屋里去探个究竟。”徐斗忙拦道：“师傅不必去探得，那屋里的事俺全知道。”飞霞道人诧异道：“你怎会知道？”

徐斗道：“那屋里是朱高煦那厮特地造的。故意将外面

造成小家门户，里面却全照北京样式。前面有个大院落，朝南三间大厅，宽大异常，一间厅可容三五十人练刀枪，东西两面各有二三十间房子。一样的有炕，有桌椅，还有枪镖弓箭等家伙。当中苑子容得几百人走阵，地下全都是水磨刻花青石板墁着。当中大厅有公案和印剑符令，架威武棍，和兵部大堂相仿佛。打大厅屏风进去，便是一座大假石山。那里面有机括，须得屋里人带领方能再进去。过了石山，便是一座大花园。骤看去，只是些亭台阁榭，里面却是打造军器的也有；烧丹炼药的也有；还有些密室，不知是做什么用的。总共各处，都安着机括，防守十分严紧，外人进去，别想出来。听说这屋子是非非真人布置的，朱高煦花了不少的银钱，才造成功。如今有许多绿林好汉和京城内外犯了法的逃犯都住在里面。外面把这屋子叫作汉王宫，京城各衙门虽全知道，却没人敢过问。”

飞霞道人道：“你怎么知道这般详细？”徐斗道：“这屋子造好了四五年了，落成时俺只十四岁。因汉王府长史钱巽和先父很要好，便领俺去游玩过一回。后来俺时常去寻钱巽，因此知道详细。师傅如今去时，里面机括厉害，偶不小心，便被陷了。依俺愚见，与其涉险去探汉王宫，倒不如到大内去宰了朱高煦那厮，来得痛快！”飞霞道人道：“朱高煦那厮还不当死，我且……”

话未毕，猛听得窗外呼声风响，接着窗棂下，啪！啪！啪！有人拍了三下。徐斗忙起身去摘壁上的长剑。飞霞道人连忙拦住道：“不要鲁莽，这是武当同道的暗号，想是施铁臂来了。”说着，便伸手将窗棂拉开，却将身子连忙向后蹿去。眨眼一瞅，果是施威和一个年轻汉子，先后蹿将进来。

飞霞道人忙上前相见。那年轻汉子向飞霞道人拜揖道：“小侄参见师叔！”飞霞道人定睛看去，却不认识，便问施威：“这是何人！”施威答道：“便是枣林寨小罗通蒋庄。在武当学拳时，曾见过师叔。闻得师叔在此，特地同俺来进见。”飞霞道人猛然想起，叫徐斗和二人见过坐下，向蒋庄道：“那时你才十三四岁，如今长大了，难怪不认识了。你一向在哪里？因甚到京来的？”

蒋庄道：“小侄下山后便回到家里。恰遇着收茶税的原差，绑打俺父母。一时气愤，将原差杀了，奉着父母，逃走到枣林寨，遇着刘大个子刘致，便落了草。后来周吉师兄也来了，刘大个子却因奸案身死。俺和周师兄要给他报仇，乘那弓按院卸任时，去截杀。正和弓按院带的保镖达官斗着，恰遇丈身和尚路过，劝醒俺俩，知道刘大个子照法当死，弓按院确是好官，便自愿跟随弓按院保镖，如今弓按院到京便跟来了。这两天出外闲逛，想便寻访丈身和尚可曾到京。偶然遇着施师兄。今日和施师兄晚饭，施师兄说起师叔在京，便同来了。”

飞霞道人道：“你要寻丈身和尚么？他也是你的师叔。不过他在荆州，不大到武当来。偶而来一次，你不曾记得罢了。如今他到河间去了，你早两日来，遇巧还可见得着他。”施威听了，心中一惊，忙问：“丈身师叔因甚到河间去？可是为霞明观的事？”飞霞见他面露惊惶之色，知大有缘故，忙道：“是的。你为何着惊？”施威道：“俺正为这事要见师叔。不知丈身师叔是独自去的，还是有人同去？”飞霞道人道：“武当、五台门下的人差不多全去了，他这趟是到武当邀你师傅一同去的。”

施威听了，略觉放心道：“如今闽广派的大头脑常山蛇云漫天，已率领他们一派的剑客到河间去了。那白莲教和闽广派合起来和咱们作对，咱们自然要用全副精神去对待他。俺闻得他们已在塞外阴山上筑起城寨，起造宫殿，招军集马，作为造反的基业。咱们要对待他，也须在那面有个这般的所在才好。只是一时到哪里去寻呢？”

飞霞道人方要答话，忽听得窗外有人噗哧一笑，大声说道：“甬你瞎担心事，旁人早弄好了！”屋内四人一齐大惊。飞霞道人连忙噗的一口将灯吹灭，窗户尚未上闩，四人各自捞拔军器，先后蹿出窗来，飞身上屋，只见暗雪严霜，映着一条黑影，还现着峨峨高髻。四人方要赶去，那黑影右手一扬，一摆细腰便不见了。半空中却有件东西，迅如飞石，向施威面门打来。

要知黑影是谁，打来的是什么东西，请读下文便知分晓。

第十九章 寄讯传书只身南下 同心戮力联袂北行

话说飞霞道人和铁臂施威、小罗通蒋庄与徐斗四人听得窗外有人说话，各持军器，蹑窗而出，来到檐上，见一女子黑影，一扬手，打来一团黑物，接着一扭身腰，便不见了。飞霞道人忙上屋脊，四面细望，竟没些儿踪影，心中大诧道：“哪来这般本领的女子？别是石璫吧？”施威已拾起那女子掷的黑物，原来是个小布包儿。便和徐斗、蒋庄三人也到屋脊上瞅了一会，等待多时，没一点动静，四人只得快快下屋来。回到房中，将灯点起。

飞霞道人满心疑惑，不知这女子是谁。进房来，便问施威：“那黑影打来的是件什么东西？”施威才想起来，一面向囊中掏取，一面说道：“是个布包石子。”便将那小布包，递给飞霞道人。飞霞道人向灯下看时，却是一个小小的绯色绡口袋。沿口有条领口小丝绦儿扣着，打了个小蝴蝶结儿，做得十分精致可爱。便先解了蝴蝶结儿，将口袋撑开，提着袋底，向桌一倒，叮的一声，掉下一个玉佩，外面却裹着一张字条。连忙将那字条拾起，向灯下看时，上面写道：

“某受雁门关指挥霹雳杨洪之托，专赴五台，谒长者闻友鹿，不遇。讯知长者云踪入豫。复至河洛访询，则又遥临燕冀矣。至燕京居匝月，郁郁无聊，乃动探察霞明妖窟之兴，乃不期值友鹿长者于危难之际，蒙垂拯于机陷之中。幸

霹雳寄书犹存身畔，既出妖窟，呈之长者。则牛儿丑赫已归依了了大师座下，为望门弟子。遵了了大师之嘱，创业燕北居庸关下。霹雳欲行其攘夷平逆之志，因为丑牛儿划策，使辟此基，为天下英雄容身之所，庶克集力而荡平妖教，为百姓吐气，为吾宗增光。友鹿长者阅之，首肯者再。因嘱某往武当。至则周道长已南游西子湖滨。余既受长者之命，遂有杭州之行。顺道至小茆庵进谒家师醉比邱。家师因以诸前辈行踪相告，且命急速来京，犹及见丈身师伯。昨夜至此，知丈身师伯已行矣。某与诸公尚未谋面，义不宵谒，且未敢搅清兴，用特草字奉陈。如北上，或有音书，可径至居庸关下卧牛山中即得。某将南赴牂牁，不克再作寄书邮矣。他时相见，愿在卧牛屠贼献俘之时，共图快叙也。即此顺颂如愿。混天霓敬上。腊月十七日。”

飞霞道人一面阅，一面摇头道：“好一个调皮女孩子。醉比邱有这般个伶俐弟子，怎么我不曾知道呢？”徐斗道：“俺曾经听得大师傅说过，有个女弟子姓张，不知可是她么？”

施威道：“且不管她姓不姓张，瞧她这信，料不是假的。咱们如今只商量咱们的行止吧。”飞霞道人听了道：“正是。闹了半天，倒把要问你为什么住在朱高煦那厮巢窟里的道理岔忘了，你且说出来，大家也好作计较。”施威道：“这事不是俺自己干的。”飞霞道人诰道：“如今不是你自己住在那里吗？为甚不是你自己干的呢？”徐斗、蒋庄听了，都不觉笑了。施威急了，大声叫嚷道：“委实不是俺自己干的！……”飞霞道人忙摇手叫他轻声。

施威方低声说道：“俺师傅特地叫俺打探白莲教的奸计内情。俺出外走了许多时，到处都只听得白莲教里人作怪，

却不曾得知他们有甚密计。后来，俺到山里，师傅便教给俺许多法子，便又叫俺投托朱高煦，探他的逆谋。俺便依了师傅的话，去到渭南寻石亨。到了渭南，一打听，百姓全说石亨做了官回来修墓祭祖，如何如何的热闹。俺便照着师傅的说法，故意去到石家祠堂前坪里卖艺。可是俺不认识那厮，心里想着：恐怕当面错过。正在着急，已到了石家祠堂门前，只得将场子摆开再说。忽见祠堂里面有两人送客出来：前面一个长髯过腹，方面大耳，一对眼睛，直如闪电刺人；稍后一个面庞儿活脱象个大虫。那客却是个买卖人。这二人打俺跟前过时，有个瞧热闹和尚，叹了口气说道：‘如今天下没甚大乱，怎么这两个人都是百战功成的公侯之相，难道还有大战么？’说着便向旁人打听。有人说：前面的便是盖关西石亨，后面的便是铁棍石彪。俺便连忙检开场子，打起拳来。那说石亨要做公侯的和尚这时也在那里看拳，尽只望着俺点头。俺心中诧异，仔细一瞧，才认出是五台派开宗的了了师叔。正想收住拳脚和了了师叔说话，石亨已送客回来，也走到人圈中立着看拳。见俺使了两套拳脚，又耍了一趟大刀，连喝了几声采。便一面和了了师叔说了几句话，一面便招呼俺收场子到里面去说话。俺这时心里又惊奇，又欢喜，想着师傅的计较真赛过孔明，竟有这般灵验。后来和了了师叔同到祠堂里面，了了师叔装作不认识俺，俺记着师傅嘱咐：到了渭南，见了石亨，如果有同道人在旁，不许先去叫应，便也不和师叔见礼。石亨先问了了师叔：怎见得俺将来可以位至公侯？了了师叔说了许多俺不懂得的话，只知道有几句是劝石亨得志后，要平心守正，别人心不足，再贪心大位，便可保得善终。向石彪也是这般说。石亨、石彪都很

佩服。待石亨回头问俺时，俺便将师傅教俺的一篇话说道，家遭荒旱，无处托身，只得卖艺糊口。石亨竟然相信了。便要留俺住在他处。俺又照师傅教俺的话说：想到南边投营去图谋个出身。石亨便说：‘你有这般本领，投营当兵，太可惜了。俺送你到个好所在去。’这时了了师叔满面不自在的突然瞋言问俺：你到南边去，可是有人叫你去的？俺被这一问，吃了一惊，怔了一怔，才想出一句：俺师傅曾说过要投营得到南边去的话，俺如今急了，便想着要去。这话一说，了了师傅算没事了，却又惹起石亨问师傅是谁？好得师傅曾嘱咐俺，有人问时，只说：‘师傅是河南田烈。’要不然俺真要被他的问出真话来了。了了师叔听了只笑着不则声。石亨便说出要荐俺到汉王跟前去做健士。并说汉王如何的礼贤下士，如何的爱好汉，你去定有好处。俺想着俺师傅真未卜先知，一点儿也没错，便也谢了他。当晚俺随石亨到他家里，了了师叔却告辞走了。次日，石亨修了一封书子给俺，俺便动身进京。”路上折回山里，师傅说不久要到塞外去了，又教了俺许多言语，命俺火速进京。俺到京后，好容易才遇着个汉王府的侍卫，请他喝了好几次酒，又送了他十两银子，才由他引见了朱高煦。叵奈那厮瞧不起俺，只给了二十两银子，将俺送到汉王府去住着。俺探不着什么，气闷不过，只得逐日和汉王府里一班武打朋友，出来鬼混，却没有想起师叔也在此地。今日遇着师叔，生恐师叔叫将出来，可没把俺急坏了。”

飞霞道人听毕，便道：“你如今不必探旁的，只要把汉王府里的机括路径探熟了，便是奇功一件。”施威听了低头沉思，似是十分作难。一会儿，忽猛的拍手道：“有法子

了！那汉王府里有个小道士，是非非真人徐季藩的徒弟，命他在这里专一看守机括的。那小厮才十九岁，名叫八哥儿王齐，和俺很说得来，时常向俺问拳法刀法，俺也教了他许多。那汉王府的机括，俺一辈子别想弄清楚，只有将王齐弄了来，便行了。”飞霞道人道：“既有这般一个人，过汉王府便不难破了。只是要设法去笼络他才好。”

蒋庄驢言道：“如要破汉王府时，便先将这小厮盗了来也得。这还不为难，只是听说白莲教已发出知单，借着开年上元时，真仙飞升，建罗天大醮，邀请天下教里人以及和他们相好的绿林好汉，剑客英雄到河间作会，借此起事，这倒是一件大大的可虑的事。俺东家弓按院今日陛见，永乐爷亲口升俺东家做北直隶布政。这一来，河间正是该管之地，俺因此特地同施师兄前来，问问师叔，可有什么好的方法，给国家除却一害。”飞霞道人道：“如今只好先将此地安排好，咱们再一齐到塞北去，合力扑灭那邪教。好在丑牛儿立了个基业，我们去了，不至于没地屯住和他作对不来。有了根基，大家都可聚集，进攻退守，都好办了，无论如何，终可和他拼个死活存亡。”

施威听了便也要到河间去。飞霞道人想了一想道：“你去将那八哥儿交结好。待我将此地事情铺排妥贴时，是能够去，我一定邀你同去便了。”徐斗在旁听了半日，听说大家都要到河间去，忍不住了，便驢言问道：“师傅，此地的事，怎样铺排呢？”飞霞道人道：“暂时不必细问，将来自知。”

说话间，天色已泛虾白。飞霞道人便留施威、蒋庄吃了早点再回去。施、蒋二人也不伪谦。这时徐府奴仆渐次起

身，众人便不再谈机密事，只叙些武艺交情等事。徐府中入于这种半夜有客来，天明才知道的事，素来看惯了，没人当做稀奇，只当平常一般伺候。吃过早点之后，施威恐时晏了出去，被人撞破，便告辞要走。蒋庄恐周吉等悬望，也起身告别。飞霞道人也不强留，和徐斗俩个，送到二门，便转身进来。

徐斗问飞霞道人：“蒋庄是个何等样人？”飞霞人道：“他也是武当门下弟子。使得一条好枪，因此人称他为小罗通。还有一门惊人本领，能在水中伏一昼夜，且能睁眼瞧物，委实是一条水陆两路的好汉。他十三三岁时，随张三丰打渭河走过，曾独力打死一只狼，张三丰极爱他天生神力，便将三十六路罗家枪，全教给他了。”

徐斗道：“师傅可知道他的出身么？”飞霞人道：“不大详细。只听他说过幼年曾充小厮，遇着张三丰时才九岁。”徐斗听了，陡然叹了口气道：“果然是他。”飞霞道人急问道：“你知道他家么？我在武当时，听张三丰说是在戏班里救出来的。时常见他因为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在哪里，背人流泪，怪可怜的。你若知道时，告诉他也是一桩好事呀。”

徐斗道：“师傅不见他有几年了，方才不曾问他已寻着生身父母么？他本姓是蒋，四岁时，因为上谕申茶禁。碇门茶马司借端讹剋，原例是：以茶八十斤易上马一匹；中马便是六十斤；下马只得四十斤。他家祖代贩马，茶马司一次易了他家一百多匹马，却只给了一千斤茶，将本蚀完，借来的银齐要素还。他父亲便逃走了。他母亲领着他，被债主送到兵马司。后来变产摊账，一百两的账，只还六两银子。债主

见他实在没有，且都可怜他是受了茶马司之害，便也罢了。他母子出狱后没处投奔，先母便将他母子收留在家中。后来他七八岁上元看灯时，忽然不见了。如今看来，大概是拐子拐了去，卖与戏班子了。彼时先父曾叫人寻了两个多月也没寻着。前日俺家这次变故，他母亲不知逃到哪里去了？不然时，也可使他母子重逢。”飞霞道人问道：“你怎知你家失落的蒋家小厮便是他呢？”徐斗答道：“俺幼时，和他常日在一处玩耍。记得他左右眉心各有一粒红痣。夜里灯下看不明白，方才送他出去，在苑中天光下，瞧见他眉间红痣宛然，面貌也依稀仿佛，还是当年模样，所以动问师傅。”飞霞道人便道：“下次会着他，你可向他说个明白，也好让他得知身所自来。”

正说着，家人拿进一张宫门抄来。飞霞道人接过看时，上面有一道上谕：定明年特开恩科。又有一道谕旨，命京营总兵宫门值宿。看罢暗想：难道朱高煦的逆谋泄漏了么？要不然奎舆亲征未返，为甚要京营总兵宫门值宿呢？心中颇觉迟疑。徐斗见了，也以为希奇。

一会儿，徐府都总管往外面喝早茶回来了。飞霞道人一面邀他坐下，一面问他：“今儿早上可曾听得什么奇闻？”都总管唉了一声，说道：“如今世界，真别提啦，事情越出越希奇了！中城兵马司的案子，已经是闹得街谈巷议，一天星斗。不料昨儿又出了一桩更加希奇的事。”徐斗忙问问道：“到底是一桩什么事啦？”

都总管道：“前儿下午，申牌时分，有二十多个汉王府的健士到洪武门中书李老爷家中，将李老爷捆了，箱笼银钱，全抢走了。李老爷不该破口大骂，那厮们便将李老爷拖

到大路上杀了。后来李夫人去兵马司首告，兵马司竟不敢收状子。一会儿便有汉王府侍卫来向兵马司要李夫人，说是王爷钧旨：李家是贼窝，王爷丢了的东西全在他家，贼首已经正法了，贼妇应交锦衣卫推问。兵马司更不问青红皂白，派人将李夫人锁拿，交锦衣卫。卫里也不管李夫人是女人，也照犯官例行杖，李夫人竟立毙杖下。师爷说这事儿可不冤透了吗！”

徐斗听了，陡然触起心事，牙齿咬得格格的响，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哽声喝了句：“好逆贼！”再也说不出话来了。都总管忙道：“三公子不要着急呀！话还没说完啦。待说完时，保管公子不急了。”飞霞道人忙问：“底下怎样呢？”

都总管道：“昨儿上午里面得了讯，知道这桩事了，立时奏知皇后娘娘。皇后娘娘传了汉王去教训一番，汉王硬赖说是旁人假名的，皇后娘娘竟信了他。不料到了夜里三更过后，皇后娘娘寝宫里的墙上，陡然有一把雪亮的解腕尖刀，顿时一宫都惊慌起来了。正闹里，不料太子寝宫里也有一支小箭射在墙上，宫内更加闹起来了。内相们全急得走投无路，东厂里派人进宫搜查也没查出什么。后来还是太子自己瞧见寝宫近梁上，有一道符一般的一张纸，忙叫人取下瞧时，上面写着，说是汉王要造反，须格外小心。又说倘再不约束汉王，会要激成官民大变。并将汉王抢劫奸淫的事，和汉王府里养着许多强盗绿林的事，一一说的明明白白。听说做这事的侠客还是个娘儿们啦！”

飞霞道人问道：“怎知她是个娘儿们呢？”都总管道：“听说那箭上刻着‘蛾眉毕竟胜须眉’七个字，这不是娘儿们吗？昨儿那里本来就调了京营总管带兵值宿，今儿听说又

调了三千御林军，还叫侍卫全班值宿啦。”

飞霞道人道：“你怎知道这般详细？昨几个调京营总兵值宿可知因甚事体？”都总管道：“调京营总兵值宿，听说是因为尚书夏老爷大前天夜里，也是有个侠客留书，说有人要谋杀太子，要他提防汉王，护持太子。夏老爷便告诉了太子。我今儿早在秦淮河边大览楼茶店里遇着个相熟的内相，我问他：怎多时不见？他说‘没工夫出来’，便将这些事告诉我了。这事京城里都传遍了，谁不知道？还有说是神仙显圣保国的啦。”飞霞道人和徐斗听了，心中都想着：这些事，一定是那昨夜留书的混天霓干的。却不能准是她。

说话间，已是早饭时了，都总管起身告辞回房去了。飞霞道人向徐斗道：“方才听得的这些事，我本来就想是如此干的，这么一来，朱高煦那厮自不敢动手。不料如今有人干了去了，永乐爷也快回銮，京城一时可保没事，咱们就拾掇拾掇到河间去吧。破霞明观是咱们武当、五台两派和闽广派、白莲教拼生死的关头，咱们只要能够抽身，自应赶去，只不知小罗通、施铁臂二人能同走么？”徐斗道：“师傅何妨去问问蒋师兄？”飞霞道人点头道：“我这时便去会小罗通去，夜里再去寻施铁臂吧。”

说罢，便换了秀士打扮，独自出门，直往王府巷弓府来。行到鼓楼下，忽见前面有御林军和内相提牌洒道，知道是太子出来了。猛然想起今日是立春，太子监国，自是代今上行迎春礼，便闪向鼓楼山上避道。

霎时间，只见天子銮仪，文武官员一对对的过去。因是代皇帝行大礼，故而用了全副仪卫。足足的过了半个多时辰，才见远远的八骏乘舆，冉冉而来。两旁武士夹道，内相

手提豹尾鞭，按着细乐声缓缓的簇拥着銮舆行走。才近山脚，山上百姓一齐俯伏。飞霞道人这时闪在鼓楼短墙内，觑着外面，便免得跪下。

正在观看，忽见那俯伏的人丛中，猛然有一老人，四肢一撑，就那么伛偻着，一面向山上枯草中，抓起一柄长柄纯钢西瓜锤，如飞的向銮舆蹿去。飞霞道人认得这老人便是河洛大盗郑天龙，不觉大惊，暗叫一声不好，今朝做出来了。便顾不得一切，立时挺身而出，想奔赶上前抓住郑天龙。

不料郑天龙虽俯着身子跑，却其势比奔马还要快，飞霞道人才到半山时，郑天龙已到銮舆侧旁。只听得他大喝一声“着！”双手举锤，如打铁锥石一般，手起锤落，直砸下来。飞霞道人只大叫得一声“不好”，銮仪卫武士和侍卫都震骇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太子朱高燧也只瞑目坐在车中待死。

正在危急万分之时，猛然听得一声虎吼般怪叫，对面山脚草中冲出一个黑黧黧的大汉，双脚一跳，横跃过车辕。伸起巨臂，向那锤柄，一肘捌去。只听得突的一声，那柄西瓜大钢锤，早飞向后面四五丈远的草丛中去了。说时迟，那时快，黑大汉一肘刷开瓜锤，接着那只手便拔出一柄牛耳尖刀，直向郑天龙喉间刺来。郑天龙不料平空闯出个这般厉害的人来，大锤被扫，已大吃一惊，及见黑大汉拔出尖刀刺来，心中一慌，掣身便走。黑大汉握刀便追。那些侍卫内相人等，这时也都呐喊助威。

这时飞霞道人已看出那黑大汉便是铁臂施威，便连忙叫道：“施铁臂，快别追，小心他使调虎离山！”施威听得有人叫唤他的绰号，急回头一望，看见飞霞道人，便止步不

追，转身说道：“师叔，你老什么时候来的？”飞霞道人便到施威跟前，拉他转来。

太子朱高燧在銮舆中，已将这事前后，看了个明白。便命内相：“请那救驾英雄来见。”内相连忙赶到施威跟前传旨相请。施威向内相道：“行刺的贼，名叫郑天龙，是汉王身旁的人，只向汉王索讨使得。俺懒散惯了，不愿见驾。如今太子可以平安无事了，也用不着俺了。俺还有事，就此出京了。即烦上复太子，俺去了。”说着又向飞霞道人道：“师叔，俺们事完了，走吧！”飞霞道人应了一声好，便和施威二人施展陆地飞行法，掉头竟去。

内相没法拦留，只得回来复旨。朱高燧料知是奇人大侠，不愿现面，便命起驾回宫。明知是汉王谋逆，便也不再追究。文武百官自有一番请安、请罪的做作，不必细述。

飞霞道人和铁臂施威二人向鼓楼山后绕小路到北极阁下来。到了徐府，徐斗迎进，连忙询问：“师傅可曾受惊？”飞霞道人便将施威独臂救太子的事，述了一遍。徐斗不胜钦佩，便问施威：“怎的知道今日鼓楼下有刺客？”施威笑道：“俺也是刺客啦！”徐斗听了愣然，飞霞道人却点头微笑。

施威喝了一口茶，才说道：“俺自离了此地，便一心想要到河间去。不料才回到汉王府，郑天龙那厮一见俺便迎上来，拉着手儿嚷道：您好，您到哪儿逛了这一夜？俺哪里不寻到？如今可被俺逮着了。俺一面和他搭讪着，一面问他：‘可有甚事？’他便将俺拉到里面花园里去，还关照着俺别踏在磨砖当中，必须步步踮着砖缝才不会中机括。到了后面一间小屋里，将门闭上，才和俺说：汉王要俺去将太子干掉，俺已保了您，请您帮一帮。功成之时，俺和您富贵共

分，还怕不封侯吗？俺想着：郑天龙那厮到此地来，便说俺武艺好，很和俺要好，这话谅来不假，便打定主意要借此保驾。师叔你老瞧，咱们武当、五台两派不是为这事缠着许多人不能到河间去吗？如今落在俺手里，俺能轻放过去吗？当时俺便答应了他。他喜的什么似的，马上就去和朱高煦那厮去说了。

“今儿早上，郑天龙那厮便来邀俺，说明他先动手，俺帮着打侍卫内相们。他的家伙，先就送到草丛中去了，问俺可要先将长家伙送去？俺暗想：俺只对待郑天龙，长家伙使不着。便说：长家伙都在侍卫手中，俺只去拿便了，用不着送去带去的。后来朱高煦来了，先给了二万贯洪武宝钞。并许事成之后，再每人给十万贯，登极时便封侯拜将。郑天龙那厮取了一万贯，俺也取了一万贯，却暗地里扎在身边。便和郑天龙到鼓楼下，分两面伏着。这原是他要如此分开埋伏好截击。俺想：这般更好拦他，便依允了。如今驾是救了，郑天龙那厮已知道是俺拦他了，俺在京里也再不能打探什么了，就此便到河间去，随着师傅去平妖教吧。师叔，你老如今可到河间去？俺想今夜就动身了。”

飞霞道人道：“我原想打破朱高煦的逆谋，救过太子便动身的。如今两桩事都已有人干过了。永乐爷已经返驾，就要到京了。谅朱高煦这时不敢有甚动作，正好乘这时候到塞北去，大家合力灭却白莲教，再来和闽广派拼斗。你如今既在京无事，咱们自然同走。”说着便叫徐斗去禀告徐夫人。

飞霞道人仍和施威说着话，忽听得徐府家人报说：“城门都关闭了，锦衣卫、兵马司和京营人马都上街巡查，十分严紧，已捉拿了许多人去了。”飞霞道人听了想着：今天恐

是不能出城过江了。施威生性急躁，听了益加烦闷。

二人正相对无言，忽见家人来报：“弓按院公馆中有人来会师爷。”飞霞道人叫：“请进。”一霎时，只见小罗通蒋庄，领着莽大虫陈曼、赛雄信林慈、赛周仓周吉四人一齐进来。飞霞道人和施威起身迎接，一一相见过。周吉便向飞霞道人道：“闻得师叔、师兄打走郑天龙，特来道贺。”施威不待飞霞道人答话，便抢问道：“您怎的知道是师叔和俺干的？”周吉道：“听人传说是这般模样。两个人救了太子，俺们便猜定是您和师叔去救驾了。可惜俺们不曾先知道，不曾帮着打得一场痛快仗。”飞霞道人笑道：“我也是偶尔逢着。这事全是施铁臂的功劳。”接着，便将施威方才所说诳郑天龙的话向四人说了。四人听着，都称羨不已。

飞霞道人说道：“想就此到塞北去，却又闻得城门闭了，十分严紧，这口风，恐怕一两天还平不下来，正愁着不得出城渡江。”林慈忙答道：“这事师伯不必耽心事。弓布政已领了凭，陛辞请训过了，即日便得渡江赴任，师伯师兄急于要走时，一道出城渡江便了”。施威听了大喜，飞霞道人也觉爽然心安。大家高谈阔论起来。

正说话间，徐斗由里面出来。众人又起身相见过。飞霞道人问徐斗：“你母亲怎么说？”

徐斗道：“母亲说：你尽管去，这也是你报父母之仇的一条路径。剪了高煦的逆党，便是灭高煦报大仇的始基，你好自为之。你二哥现随丈身大师在那里，你弟兄可合力同心，彼此照应。你告诉二哥：叫他舍身为国，休坏祖宗的家风。家中平安，可勿挂念。俺一一答应。母亲又说：请师傅耽搁一夜，好拾掇行李。”

飞霞道人便和周吉等商量在何处会齐出城？陈曼道：“武当、五台两派要荡平妖教左道，弓布政原是知道的。如今师伯要同行，只要俺回来说一句，明早竟请师伯和师兄师弟同到王府巷一齐动身便了。”飞霞道人便托他四人向弓布政说明。四人齐声答应。

说话间，徐夫人已命人送出酒饭，并命徐钦出来陪客。周吉、蒋庄、林慈、陈曼等在席间高声畅谈，并约定赶到北直隶，准到塞外相会。如果霞明观还没破，一定同大伙儿杀贼。大家说得高兴，酒到杯干。还是飞霞道人恐怕误事，见众人都有七分酒意，便叫盛饭。众人狼吞虎咽吃了一饱，洗漱毕，周吉、蒋庄、林慈、陈曼便告辞去了。

徐钦随飞霞道人和徐斗送客转来，便向徐斗道：“母亲恐您路上使用多，已叫人换了二千贯洪武宝钞，给您带着用费。您如到了地头，再要钱用时，可由镖局里或驿站上附封书子来，再寄来给您。”徐斗说：“用不了许多。”决不肯收，只取四百贯，其余的亲自送还徐夫人，并说：“要时再附书子来，向母亲讨。”徐夫人便将给他预备的行李点给他。从使用的军器，长短铙和剑，到夜行衣，巾袍靴袜，无一不备。徐斗心中十分感激，诚诚恳恳的向徐夫人磕了个头。徐夫人拉他起来，又将代飞霞道人预备的行李包裹和三百贯宝钞，交给徐斗送去。

飞霞道人收了，异常的感谢。便请都总管通报，进见徐夫人面致谢意，并告辞。徐夫人问：“先生几时回来？”飞霞道人答道：“此去归无定时。如果妖教当灭，一举成功，明年春上便可回来。若是妖教猖獗，迁延时日，归期便难定了。”徐夫人道：“我只为大小子学业未成，二三俩孩子随

侍先生，和在家一样，偏是他体弱不能习武。如今先生为国家远去，只盼望早日回来，使小子得沾化成名，先国公地下也感激先生。”说着眼眶儿一红。飞霞道人见了，也想起徐辉祖临危相托的情形，心中也觉难过。思忖半晌，猛然想起个善处之法，便道：“这事有个计较在此。大公子天禀聪明，文章已不难掇取巍科。只是治世之学，还没十分通达。晚生如果回来的速，自不必说；若是多有耽搁，杭州旋乾村于家，有子于谦，是个命世之才，丈身已代为聘请长沙吴璥去教学。此人比晚生高出百倍，敢说是当今第一个读书人，于学无所不通。大公子不妨从教，定能获益。”徐夫人听了，心下稍安，便恳飞霞道人会着丈身和尚时，务请丈身和尚修封书子，荐徐钦往随吴璥读书。飞霞道人满口答应。这时天已不早，便告辞出外面来。徐夫人又切实拜托了一番。

这一夜徐斗直和徐夫人徐钦叙了一整夜。直到鸡声三唱，方才叩别了徐夫人和徐钦一同到书房中来。飞霞道人和施威已经起身。正在盼望周吉等的讯息，忽见家人领进一人，正是陈曼。飞霞道人便问：“弓布政可允同行渡江么？”陈曼道：“弓布政本来昨夜就要叫俺们来邀师伯和师兄弟过去，因恐师伯要拾掇行李，吩咐事体，因此捱到这时才叫俺来。如今便请师伯过去，那边都拾掇好了，只要师伯一到便动身。”飞霞道人道：“这时天还没全亮，外面严紧，不如待一会儿再去吧。”陈曼道：“不相干，弓布政早已虑到，叫俺带了兵部令箭来的，谁敢拦阻！”飞霞道人便和施威、徐斗收拾起程。徐钦叫家人拿着三人的包裹、军器，又备了几骑牲口，送到弓府，并要亲自相送。飞霞道人再三说：“街上严紧，不要出去。你我交情不在一送。相见不远，再

叙吧。”徐钦方送到大门外，向飞霞道人、徐斗洒泪而别。徐斗触起心事，泪如珠滚。飞霞道人虽豁达，也不免黯然神伤。

街上果是严紧异常。飞霞道人等遇着好几次巡街守街的兵将拦住，喝叫下马，要盘查。都是陈曼取出兵部金钹令箭便放过，如此闹了好几次，耽搁了不少时光。四人带着家人打马急奔，约莫已初时分，才到了王府巷。

一望弓府门前，已是人喧马嘶，行李车马挤满了一条巷子。陈曼当先喝开道路，护飞霞道人、施威、徐斗和徐府家人到了门前下马。周吉等三人已在门前张望，见飞霞道人等来，一齐大喜迎上，叙问了几句，便同三人来见弓嘉宜。弓嘉宜这时正要动身，事体烦琐已极，无暇和飞霞道人等谈说，便托周吉、蒋庄等代陪，一面吩咐放炮启行。飞霞道人、施威、徐斗便和周吉等四人同行。徐府家人自行回去。

不知飞霞道人何时到塞北破妖教，下章再叙。

第二十章 绿水青山建基立础 金戈铁马破垒攻关

话说飞霞道人和施威、徐斗伙在弓嘉宜随从之中，飞霞道人仍是书生装束，徐斗仍是公子巾服，施威仍是达官模样。一行人簇拥着弓嘉宜，滚滚滔滔，直向仪凤门来。到得城内大街，只见城防兵将顶盔贯甲，弓上弦，刀出鞘，鹄立城门内。早有守城指挥，拦住前行马头，讨看文书。赛周仓周吉在甲囊中拔出兵部全钹令箭，大喝一声：“你瞧！”如半空中起了个霹雳。守城指挥吃了一惊，再看这般来势，且有兵部令箭，料知官儿不小，便连忙闪开，照例高报职名，率兵丁开城迎送如仪。弓嘉宜也照例传了一声：“免！”但见马如怒龙，人如激潮，拥着大轿，飞奔而出。

到了河边，早有前行顶马传知京江司，预备船只。京江司官儿连忙调派了六艘十六桨追风快船，江边伺候。弓嘉宜到江岸下轿，京江司官儿参见过，禀说：“船只已齐。”弓嘉宜便传谕：“渡江！”飞霞道人率施威、徐斗三人和周吉、蒋庄上了头一只船。弓嘉宜带着林慈、陈曼及家眷上了第二只船。其余众人分乘四船。只听得一棒锣声，百桨齐动，掉转船头，直奔对岸。霎时间，已到对江，众人一齐上岸，仍然人夫轿马照大路直往北行。

黄昏时，到了临江驿，落了驿馆。飞霞道人便向弓嘉宜告辞，弓嘉宜诧异道：“先生不是出塞么？正好同路，为甚

却要分行？”飞霞道人道：“因为布政按站驰驿，时日太久，河间事急，不能再迟，所以要赶急奔往。”弓嘉宜更大诧异道：“难道先生独行反比驰驿更快么？”飞霞道人没法，只得将要施陆地飞行法，五六日便可到北京的话说了。弓嘉宜方不强留，只说：“先生明朝再走吧。”当夜便置酒专请飞霞道人和施威等畅叙，并商量些到任后，竭力合谋灭除妖教的方法。支取三百两银子，送给三人。飞霞道人坚辞不受，弓嘉宜也执意不肯收回，飞霞道人只得收了一百两，辞了出来，便将一百两银子交给蒋庄，请他分赏上下仆从人等。众奴仆皆大欢喜，都来叩谢。

次日早晨，飞霞道人将牲口送给弓嘉宜，便和施威、徐斗各自背了包袱，施威讨了一条梅花枪，徐斗提着溜金镜，紧随着飞霞道人，好象保镖达官一般，辞了弓嘉宜，自行上路。周吉等四人也步行相送，叮咛嘱咐：“到了塞外，务写信来。”并说到了北京，一定抽暇到卧牛山看师傅和诸位师伯师叔，帮同打仗。飞霞道人一一答应了。说话间，已是十里。飞霞道人便要他们四人不要送了。周吉不依，还是蒋庄恐耽搁飞霞道人赶路，方才止步，拱手而别。周吉等四人自待着弓嘉宜来同行。

飞霞道人便率领施威、徐斗施展陆地飞行法，顺大路风驰电掣向北行来。一路晓行晚宿，只三天，便已行到山东北境。这日晚间，因为错过宿头，四面都是山林，不见有个村庄。飞霞道人便道：“今晚既已错过了宿头，不如就走个通宵吧。”施威、徐斗都想早日赶到，自然没个不遵从的。

三人便放开脚步，借着霜雪回光，向前急走。行了约莫三十余里，忽见前面有灯笼火把，点点火光迎面而来。飞霞

道人便留心提防着，并叫施、徐二人小心。施威却以为是客商赶回度岁，走夜路的，不以为意。行不多时，火光已近。三人凝神看去，只见有二三十人，多抗着刀枪，飞奔而来。三人便各自预备，仍向前急走。

及至对面相遇，那面当先一条大汉，向三人大喝道：“你三个是干什么的？上哪里去？”施威顿喉大喊道：“干你鸟事！”那大汉大怒，喝道：“与俺拿下！”飞霞道人正待解说，施威已挺枪直取大汉，狠斗起来。徐斗也舞剑上前相助。飞霞道人忙上前分劝。忽见施威无敌打下个跟跄，便向路旁爬下。徐斗忙架住大汉的刀打救施威。飞霞道人知道那大汉有邪法，不敢怠慢，急挥剑上前，向那大汉睁目大喝一声：“休使妖术伤人！”两眼精光射去，那大汉打了一个寒噤，飞霞道人奋神威突前一步，一把抓住那大汉的前胸，向怀里一带，向后一摔，那大汉一连几个跟跄，向飞霞道人身后爬下地了。

飞霞道人掣转身躯，一脚踏住那大汉的背心，横剑拟着他的头颈，如厨夫杀鳖一般，喝问：“你叫什么名字？因甚打此地走过？怎的要使那妖术伤人？快说。”这时已被徐斗救起施威，将那大汉手下人并力赶散。那大汉见没了救应，只得哀告道：“爷爷饶命！俺也是奉令所差，身不由己。”飞霞道人大喝：“不要尽闲话！”大汉忙求告道：“爷爷松些儿，让俺细说。”飞霞道人便松下脚，将他一把提起，翻过身来，仍摔在地下，喝道：“说！”

那大汉道：“俺姓毕，名俞生，是教里人。因奉了教祖之命，特地送书子进京，打此路过。不该在路上贪取胎儿，耽搁了途程，因此赶夜路，不料遇了爷爷，求爷爷饶命。”

飞霞道人急喝问：“书子在哪里？”毕俞生瞠目不答。飞霞道人将剑一扬，毕俞生吓得双手抱头急道：“在……在屁股里。”飞霞道人便叫施威取出来。施威、徐斗听了，正在诧异，不知如何取法。毕俞生早又哀告道：“爷爷，让俺自己取吧！”说着，他便向腿布里拔出一把解腕尖刀来，将裤子拉开，口中念了几句，向右股一剃，早剃出个腊裹丸儿来。接着口中又念了几句，将手向割开的口子一摸，依然是一块黑肉，毫无血渍。施威、徐斗才知白莲教竟有这般的邪法。

飞霞道人接过腊裹丸儿，撂向袋中，便问毕俞生：“沿路取了多少胎儿？”毕俞生答说道：“取了十多个，都在从人筐内。”飞霞道人还要问他话时，哪知毕俞生乘飞霞道人备，猛然爬起就跑。施威见了大怒，大喝一声：“小子，哪里走！”抖手一镖打去，正中毕俞生后腰，扑地便倒。徐斗一个箭步，抢上前，手起铙落，将毕俞生后脑划开，脑浆迸裂，手足一伸，眼见死了。飞霞道人见了，便上前在尸身上割下一块衣襟，蘸着血就在那尸身的白衣上面草写“淮南王道斩白莲匪一名”十一个字，便和施威、徐斗仍旧赶路，各自留心，防着余党。行了一夜。天明时，已平安到了德州。

三人一路飞行急走，不到几日，便到了居庸关。向客店打听卧牛山在关外阴山山麓，滦河上流。关上有总兵驻守，无文凭的不得过关。飞霞道人听了，心中纳闷。便向店伙计打听可有别处小路过去？店伙计道：“只关西深山中有——一条小路，却十分难走。时常有些偷关漏税的客商，打这小路翻山过去。只是遇着巡哨游骑时，吃罪不起。”飞霞道人听了，便打定主意，走小路过关。那山路险峻，却不在他心

上。吃过饭，便问明了小路的方向，和施威、徐斗都全身紧扎了，将军器收拾过，给了饭钱，各将包袱扎紧。出店来，又买了些干粮、火把等物，便依方向向小路行来。

行了多时，果见两个山嘴环抱处，露出一条小黄沙路，只容得一人走过。三人便挨次向黄沙路走去，约莫二三百步，转了一个弯，便见陡壁悬崖，窄不容足的上山石级，当面矗立。飞霞道人当先拾级而上，施威、徐斗也沉着劲，一步一步的踏了百多步，才上了这个峰头。展眼一望，只见前后左右上下回环，全是笔立柱竖的尖峰，春笋一般，不知多少。此外，便是怪石嵯峨，层峦重叠，一眼也看不透底，更没人烟田地。三人看了一回，神清气爽，意壮心雄。顺着樵径，向那最高峰头上翻上去。好得三人都是武功精湛，体力强健，一连上了三个百多步的高峦峻嶂。徐斗略觉有些吃力，飞霞道人和施威便都停了步，坐在山石上歇着，一面纵眼饱看雄关胜景。

正看着，只见三四个游兵，沿着山凹走来。见了三人，便立住了脚，大声喝问：“到哪里去的？”施威嘴快坦然答道：“到卧牛山去的。”关兵听了微笑道：“可是去会杨指挥的。”飞霞道人恐施威再说不是的多惹烦恼，忙抢答道：“正是。”那几个关兵便相视而笑，掉头径去。三人都不解是何缘故？却是只要免了麻烦，且不管他，仍起身越山过去。

沿路又遇了两三起巡哨关兵，飞霞道人便径说是到卧牛山去会杨指挥的，果然都不追究。一直过了山，来到关外，便脚不停步向卧牛山趲行，约莫走了一日，才到了一所小市镇。打听时，名叫卧牛镇，还是大明地界。镇上驻着个指

挥，便是霹雳杨洪。卧牛山便在镇后滦水对岸。飞霞道人才恍然大悟，杨指挥便是杨洪。原听得丈身和尚曾说过杨洪是友鹿道人的门下，和丑牛儿是结义兄弟。便将杨洪在大义寨的事对施威、徐斗说了，领他二人同到指挥衙门来。

杨洪听说飞霞道人到了，还有两人同来，连忙开门迎出，请飞霞道人等三人直到里面签押房中落坐。见礼毕，又和施威、徐斗相见过。献过茶，便屏退左右，才问飞霞道人道：“师叔怎也到此地来了？京中怎样了？”飞霞道人便将京中的事情一一向杨洪细说了，杨洪道：“今上循运河回京，不日可到了。只要保得京中没事，妖教便不难灭了。”飞霞道人问：“卧牛山情形如何？”杨洪答道：“先时只丑牛儿带了二千多人来。后来俺师傅来了，叫俺派人到关内迎接同道师长、兄弟。如今到山的有镇泰山潘荣等五人和山东来的众英雄都到了。兵马聚了五千多了，如今正在筑城修寨。师叔来得正好，明年灯节便要去破霞明观了。”飞霞道人道：“破霞明观固是要紧，如今却不只是破霞明观，还有更要紧的事，得大费气力啦。”杨洪诧异道：“难道又出了什么岔子吗？”

飞霞道人便将路上遇着白莲教送信进京的毕俞生，得到徐鸿儒亲笔给朱高煦的书子的事，告诉了杨洪。并将书子取出，杨洪看时，原来徐鸿儒另在塞外青草山闯了所在，并将青草山改名白莲山，招了许多绿林好汉，犯罪逃人，开山立教，放镖传徒。已经造成寺观，筑立寨堡，招兵买马、集草屯粮，预备大举。特地修书给朱高煦，一来索钱，二来约期动手。书末还附着白莲山的人名职务。

杨洪看罢大惊道：“原来有这回事，怪道俺来此时，边

关都督吩咐：巡哨不许出境，青草山不属我国，休去惊动惹事。原来有这么一回事。俺到此一年多了，徐鸿儒那厮自然全弄齐备了。这地方不比霞明观，他占了这山头，委实可以进战退守。似这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看来妖教更不易平灭了。”说着露出满面愁容来。飞霞道人便道：“天使我们得以剿灭妖教，得着这书子，知道了他的内容，自有方法破灭他，何必着急呢！”杨洪叹道：“师叔有所不知。近来塞外连年用兵，溃兵散将，和些亡命之徒，都奔集于此，各占一片山头，横行乱闹，兼之番部诸酋和这些绿林勾通一气，使他扰边，他们也仗番部接济粮草。如今有这般个妖道到此，炫邪惊俗，外结番部，内联群寇，更难办了。”飞霞道人听了，也觉这事越加棘手。

杨洪想了多时道：“俺见短识浅，师叔既已得了这封书子，且到山中和众位师长商量计较，看是先破霞明，还是先打青草？定了主意，俺终拼着这顶纱帽，和那厮们拼个死活。”飞霞道人想着也只好如此。

一霎时，酒饭已备。杨洪陪着飞霞道人、施威、徐斗吃喝毕，飞霞道人便要进山。杨洪叫人端正船只，又将营里事交待了幕友，便亲自送飞霞道人等到镇后河边，一同渡水登山。飞霞道人看那船时，还是崭新的。杨洪领着飞霞道人上船荡到中流，船上树起一角红旗。只见对岸枯草丛中，也呼的升起一角红旗来。船朝前进，离岸还有二百步远近，便见对岸山脚湾中划出两艘快艇，箭一般迎上来。打头一艘快船头上立着一将，头戴尖角铁叶盔，身披镔铁横铁杆霜锋三棱蓼叶枪，迎头高声问道：“来船几号？”杨洪便立起身来高声应道：“二号。”两船同时打着忽哨，船头相近。杨洪认

得来将是石灵龟归瑞，便高声说道：“归贤弟，相烦通告一声，飞霞师叔从京城到此来了。”归瑞答应一声。只见他将手一摆，那快船便掉转船头，回头去了。

飞霞道人等乘船靠岸，只见岸边滩上排列着许多喽罗，有一员银盔银甲的女将，迎着打参道：“卧牛山守滩首将玉麒麟凌波参见尊师。”飞霞道人拱手还礼。施威、徐斗也上前见过。归瑞已换了巾袍，来到滩边，便引着飞霞道人上山。

离了滩头，上岸来。只见山势蜿蜒陡峻，只一条大路可容三四骑马行走，两旁都是山石夹着，甚是险要。飞霞道人等朝这条大路上走去，上了个陡岭，向下一望时，却是一片平阳地，约有四五亩宽广，对面便是一座大山。真果形如卧牛，牛头正回过来，伸着个牛鼻在那平阳正中。围着那山，还有一道丈余宽天生的小溪，包护着牛身。飞霞道人见了，不觉脱口赞声：“好个所在！”

归瑞领头，向平阳中走去，到得岭腰地面，左右看时，原来那滦水正环抱着平阳，左右都是大河，且都有一层山岭内障着。下到平阳地面，便如在碗中一般。过了小溪吊桥，便是卧牛山麓。从那牛鼻上，沿着中项，向山顶来。先时远看去，似是平坦；及至走近，却十分峻险。

过了牛鼻，便见许多工匠正在建造一座关头，“邪许”、“吭哟”的正在吆喝着赶筑。过了这座关，便是一条坦道，其直如矢。两旁夹道松树，参天交荫。走尽这条大路。便到了山腰，山凹里也在筑造关隘。打那造关的砖石堆中走过，却见许多山田，夹着果园、蔬圃，还有些土墙茆屋的村落，杂着新造成的一行一行的兵房马号，比头关又是一番景象。

飞霞道人等打田间土路上，向山顶三关走来。只见上面山头下山大路上，灰尘滚滚，夹着朔风，一团云雾般，着地卷起。霎时已到眼前。便见当头是友鹿道人、张三丰、周颠子、丈身和尚。随后便是镇泰山潘荣、镇华山钱迈、镇嵩山杜洁、镇衡山许逵、镇恒山沈石、金刀茅能、铁枪刘勃、千年松伍柱，豹子程豪、万里虹黄礼、虎头孔纯、金麒麟凌霄、云中凤凰舞、赛由基赵佑、怒龙徐奎、牛儿丑赫、小大虫皮友、闪电于佐、铁头冯璋等十九人，各乘骏马，滚滚而来。

友鹿道人瞅见飞霞道人，连忙勒住辔头，滚鞍下马。丈身和尚等和一群英雄也都收缰下马，齐向飞霞道人招呼问好。飞霞道人连忙答应，真是应接不暇。一群英雄、门人，也有见过的，也有知名的，都一一上前见过。施威、徐斗也都上前见过师傅、师长，同门英雄相会，十分热闹欢欣，都忘了是立在山腰朔风之中。

杨洪见众人在这大风地里闹个不休，便道：“此地风大，各位师长、兄弟们都上山去细谈吧。”友鹿道人等听了，齐笑道：“不是你提拨，竟忘却请进寨里去了。”回头叫从人牵过预备着的四匹牲口，给飞霞道人和杨洪、施威、徐斗分骑着，众人拨回马头，都按辔徐行，沿途叙话。徐斗便在这时寻着徐奎，将自己的身世，和徐母嘱咐，一一说了。徐奎敬谨领受，从此和徐斗真如亲手足一般。

说话间，已到三关。只见那关正在两山相对之间，插岭耸云，十分雄峻。关头树着一方大红旗，临风招展，现出“行侠施仁”四个大黑字。细看去那关却是旧有，不是新筑。关前两旁排列着千来个喽罗，一色的黑包巾、黑紧身小

袖箭衣，红战裙，皂靴，裹腿，各佩腰刀，手中分持刀枪矛戟等诸般军器，各队不同，夹关排成两列。众人马近关前，众喽罗齐喊一声，两旁齐俯。众人策马从人缝中进关，众喽罗方才挺身整队，随后进关。

飞霞进了三关，眨眼看时，只见青石砌路，其平如镜。两旁夹道都是房屋。虽是矮墙低户，土墙木壁，都是齐整非常，一眼望不到底。这时正是午牌时分，但见屋顶上炊烟乱起，鸡犬交鸣，竟如黄河两岸的大村庄市镇一般，只是店铺不多，行人较少。

走尽这街，便见一片广场约有五百亩地大小。当中树着一支长桅，上面也有一面大红旗，现着“擎天寨”三个黑字，原来这便是操兵的校场。过了校场，便是四关。这关好似城垣一般，是个半月形。雉堞参差，关门雄伟，另是一番气象。

进了四关，便见许多大厦，粉墙绿瓦，接麓连垛。当中一条马道，约莫半里光景，便是军营仓库，连绵排列。再过去，向东拐弯，即见一道辕门，便是擎天寨的大寨了。辕门下面有三四十个甲士，都是铁盔铁甲，捧着大刀长枪，相对而立。飞霞道人和众人骤马到辕门坪中，只见正面五门，两旁还有两侧门。当中中门上直匾内大书着“大同堂”，是友鹿道人的手笔。

进了中门，便是大堂，两旁都有兵将站班。众人便在大堂下马。步行过了屏门，便是一道走廊。走廊上便是议事厅。厅内列着许多交椅。楣门大开，廊内是个大丹墀，足有三四亩地宽阔。廊内两旁都有房屋，甚是齐整。

众人让飞霞道人、施威、徐斗进议事厅落坐。飞霞道人

等三个暂且坐了客位。喽罗献过茶，施威叩见过师傅，又和徐斗参见各师长，众弟子众英雄都重新拜见飞霞道人。一时礼毕，友鹿道人便问飞霞道人道：“贤弟怎这时候远来此地，京城里没甚事故么？”飞霞道人便将京中之事一一说了，众侠听到徐野驴屈死，徐童夫人尽节，都为恨叹。及至说到混天霓留书，张三丰便截说道：“这人姓章名怡，寿州人氏。自幼失母，后娘将她发卖，是大通师弟见她根基厚，买了来为徒。后来我见她尘缘甚多，向大通师弟说了，因此没落发。大通师弟十分怜爱她，一身本领全教给她了。只是这孩子顽皮不过，从不肯停留一会。这趟我来此，听说她独自去探霞明观，落在机括中。幸得友鹿大哥恰是这夜去救冯绍霞，救了她出来。却不料她又闹到那里去了。”施威等听了，才明白了章怡的身世。

飞霞道人又将施威救驾的事说了。众人都敬佩施威，张三丰也自欢喜。再说到借势出城，路杀毕俞生等事，便将夺得徐鸿儒给朱高煦的书子取出，给众人观看。一时都已看毕，周颠子道：“这事我有些知道。徐鸿儒那厮素来想做皇帝，常说若没中华天子分，便到塞外去开世界，虬髯公不是人做的吗？如今他在青草山立寨建基，大概是朱高煦要做天子，他的声势赛不过他，便到塞外来，创个基业。将来羽毛丰满时，夺得朱高煦的天下，便做皇帝。若不然时，便来塞外蛊惑番人，另创一个国家，称孤道寡。这厮真坏极了！”丈身和尚道：“咱们如今已得知他的内情，趁他这时根基未稳，便去打他个措手不及，管保得胜。”友鹿道人道：“只是咱们自己的根基也没稳固，侥幸胜了一仗，既不能斩草除根，倒惹得战个不住停，便不能将自己的事准备停当了。这

事还要细想。”

说话间，酒筵已经排在后厅，众人便都起身到后厅，各按坐次坐下。飞霞道人等三人仍暂坐客位，大家欢饮起来。席间大家谈青草山的事。杨洪便道：“俺想得个法子，可以去攻打青草山，又妨不着咱们山寨。”众人忙问：“什么法子？”杨洪道：“俺统着官兵只说剿盗，去打他个不提防。寨中只派人夹在官兵中去助阵，那厮自疑不到是咱们山寨去干他的。”丈身和尚摇头道：“这计更不行。一来边关都督曾吩咐你，巡哨且不许到青草山去，一定是和白莲教有来往，才有关照。你如去攻打青草山，那都督岂有不将你撤职或调往他处的道理？那时青草山倒不曾灭得，咱们自己山寨倒失却你这般一个藩屏了。且是徐鸿儒那厮妖法，比他老子还要厉害。你要去打他，必得请你张师叔或是周师叔同去。那厮见妖法被破，想着如今有几人能破他的邪术，岂有料不到是咱们和他作对的？这事万万使不得。”钱迈听了麝言道：“依我的愚见，现在既得知他的布置，只须再去探明青草山的路径险要，能够知己知彼，不拘什么时候，都能胜了他。”丑赫道：“方才张师伯念那书子，上面的人名儿不是有许多闽广派的剑客吗，咱们暗地里去逮他一两个来，拷问着，不是什么全知道了么！”友鹿道人拦道：“这事不是一会儿功夫能商量定的，且从长计议……”

话未完，只见铁骑报铃乱响，众人齐觉一惊。都忙着问：“什么事？”只见铁骑喽罗直奔进来报道：“北头来了许多兵马，打河汉里踏冰过来。守河首将凌头领敌不住，已败过岭来。头关筑城喽罗正在拼命抵敌。”众人听了，归瑞头一个心急，丢了杯箸，起身便跑。友鹿道人急命众人分马、

步两路出战，马上能耐好的乘马，陆地飞行法熟健的便是步下。只请飞霞贤弟领着钱迈、杨洪守寨。说罢，便率领众人出厅去了。

众人出厅，好得先时骑来的马，都在前面辕门内坪中溜着，只松了肚带，还没卸鞍辔，众人纷纷向喽罗手中夺过来，紧了紧肚带，争先翻身上马，拨刺刺，一阵风冲下山来。友鹿道人、丈身和尚、张三丰、周颠子四个待众人都上马走后，方施展陆地飞行法，迈向前去。

众人中，杜洁、许逵、茅能三人马最快。一霎时已出二关，转眼将到头关。只见凌波手舞双鞭，拼死挡在关前，筑关的喽罗们也帮着乱抓砖石，向对面打去。茅能大急，两腿使全力，将马一夹。那马负痛，一甩头，长啸一声，一连几个虎跳，早到关口。茅能扬刀大喝一声，冲将出去。

原来这攻关的，真是青草山来的。当先一将，便是冲天炮濮天雕。二队是大棍子王鹏图，二棍子王鹏图。统兵首将便是那闽广派中三头脑常山蛇云漫天。带着白莲教徒陈仁生、朱光朋、黄坤山、赵天申等，带领二千人马，前来袭攻卧牛山。卧牛山众侠不曾提防，倒被他打了个措手不及。

凌波才接过飞霞道人，带了众喽罗回营散队，不料青草山人马绕道攻来，一声喊，四面冲杀。凌波一人抵敌不住，顿时营伍大乱。一连败了几次，直退到头关。幸得关口窄狭，难容多人。青草山人马不能涌进。卧牛山筑关喽罗又拼命抛砖打石，方才勉强挡住，不曾失却关隘。

那濮天雕欺负凌波是个女子，手舞双锤，骤马追杀。凌波退到关口，翻身背关而立，舞鞭迎敌，誓死不退。濮天雕赶到关口，便和凌波大杀起来。斗了百多个回合，不能取

胜。濮天雕杀得性起，将左手的锤逼开凌波双鞭，急扬右手的锤向凌波头上猛然捶下。凌波原在步下，见大锤打下，双鞭被逼，没法架闪，只得大叫一声，瞑目待死。

说时迟，那时快，濮天雕的锤离凌波头顶已不到一尺，正在欢喜，不提防金刀茅能恰好这时赶到关口内，大喝一声，就着那马一个虎跳跃出关口的势子，双手抡刀，向凌波头顶之上，横砍过去。只听得咣 咣连两声，濮天雕的锤，只剩得个锤柄在手，锤头已被茅能一刀削落，飞开二丈多地，落向沙泥中去了。濮天雕大吃一惊，加以锤头骤落，先时使猛了劲，一时把持不住，身躯向马头一扑。凌波这时恨他切齿，见有这破绽，心中大喜，就濮天雕身子前栽时，抡起右手金鞭，照定他头上掬的一鞭打去。濮天雕这时恰定了定身子，才一昂头，那鞭正打在左肩，顿时坐不住雕鞍，翻身落马。茅能手起刀落，将濮天雕的头颅劈为两半。

这时杜洁、许逵已赶杀出了关口，关里众侠也都赶到了。人喊马嘶，如一群饿虎一般，争扑出关来。青草喽罗奔退不及，被杀死砍伤几百人。云漫天连忙将大队约退到平阳地面，排开阵势，喝令众喽罗强弓硬弩，射住阵脚。卧牛喽罗追出关口来，也在关前山下列开门旗，弯弓对射。两阵对圆，各自命将压住阵脚。

卧牛阵中，杜洁、许逵见茅能阵斩敌军先锋，得了头功，便骤马出阵。许逵举起五指铁笔挝，杜洁挥动青龙偃月刀，两马并冲敌阵。青草阵里，黄坤山、陈仁生各挺铁枪，打马出阵，接住厮杀。杜、许二人也不答话，便恶斗起来。陈仁生接住杜洁，黄坤山接住许逵，四马盘旋，杀得烟尘乱滚。

青草阵里，云漫天见陈、黄不能取胜，且看看将要败将下来。便令王鵬图、王鹏图二人出阵相助。卧牛阵上茅能、刘勃两骑骅骝并头冲出，刀枪并举。刘勃马快先到，正迎着王鵬图，大喝一声：“快通名领枪！”王鵬图厉声应道：“俺便是漳州王鵬图。你这厮是谁？”刘勃应了一声：“花枪刘八。”便耍的一枪扎去。王鵬图忙举枪相迎。斗了二三十个回合，刘勃见王鵬图使的那条纯钢画杆、梅花雀舌枪，异样的光彩，实是可爱，一心只想刺杀了他，夺那枪过来，越加精神百倍，一枪紧似一枪，杀得王鵬图措手不及，枪法大乱。这时茅能也正和王鹏图斗到好处。却也见王鹏图那柄纯钢大叶青龙偃月刀霍霍银光，心生欣羡，也想要夺来自用。

原来王氏弟兄二人的军器，是在交趾时向缅甸人家强劫许多纯钢缅刀熔炼铸成的。缅刀，素来有名。缅甸人生下地来，亲戚友朋都送铁做贺礼，父母便聚起来，给儿子炼刀。待炼到儿子长成才铸出刀来，给儿子作他一生防身求食之用。至少也得炼上十几年，这钢可就炼得再要纯熟也没有了。这时交趾多乱，缅甸人时常收集那些死人遗下的缅刀，贩来交趾出卖。王鵬图弟兄二人原是南疆边关的犬盗，因此劫夺得许多缅刀，将来再炼了许多时，打成一刀一枪，真是无坚不入，其利无匹。

茅能、刘勃能否夺得他俩心爱的刀枪，下章再说。

第二十一章 壮志除凶整军经武 热肠急义解囊倾囊

话说茅能、刘勃有心要夺取王鵬图、王鹏图弟兄的军器，拼力狠斗，着着进逼。王鵬图看看有些招架不住，刘勃使了个怒龙出海的解数，逼开王鵬图的雀舌枪，便急掣回枪来，单臂一挺，一只手挺枪，向王鵬图前胸猛然刺去。王鵬图见了大喜，以为刘勃露了破绽，怎肯怠慢，连忙将身躯一侧，让过刘勃的枪头，接着便骤马而进，双手挺枪，向刘勃右肋下猛刺。刘勃见王鵬图中计，狂喜，待枪将刺近时，一闪身，使左手一捞，一把抓住雀舌枪，向后再一搯，王鵬图不曾提防，猛被搯的身躯向前一扑。说时迟，那时快，刘勃就这一刹那间，弃了右手中枪，疾忙进一步，抓住雀舌枪的画杆，使尽平生气力，猛然往后一掣。只见他圆睁怪眼，大喝一声，雀舌枪已绰在手中了。就此掉过枪头来，向王鵬图刺去，王鵬图突然没了手中枪，比猴儿没了棒还要惊急百倍，忘魂失魄般回身便跑，被刘勃一枪扎在马屁股上。那马负痛，耸股一掀，将王鵬图掀下马来。青草阵中见了，赵天申、龙江祠两马齐出，拦住刘勃，喽罗救了王鵬图回阵。

那边茅能见刘勃已夺得钢枪，心中大急，紧一紧手中刀，耍、耍、耍一连几刀，杀得那王鹏图手忙脚乱。这时正是王鵬图被马掀落地下之时，王鹏图以为他哥哥中了枪了，心中大慌，不敢再战，架开金刀，拨马便逃。茅能哪里肯

舍，一拍坐下骅骝，随后紧紧赶来。王鹏图这时知他哥哥没死，心怀一宽，陡然触着：何不斩他个措手不及，给俺哥哥报仇呢？便故意放缓马缰，待茅能追近，猛然回身大喝一声，抡刀一拍，使个拖刀计，要将茅能劈下马去。不料茅能性虽鲁莽，却是刀法精通。见王鹏图放缓了马，便知他有了计较，留心提防着。及见他果然使出拖刀计来，呵呵一笑，喝了声：“好小子！”双手抡起金刀，猛然使刀背向偃月刀锊尽力砍去。王鹏图没料着茅能有这一着解数，心中一惊，兼之吃不住茅能力大刀速，只听得嚓啷一连两响，那偃月刀早飞到几丈外草地去了。王鹏图吓得魂不附体，抱头回马而逃。茅能一面喝令喽罗拾起偃月刀，一面举刀追来。

这时，卧牛阵上，一连胜了三将，杜洁、许逵精神陡振。黄坤山、陈仁生二人本领原属平常，加以这时见本阵大将连败，心神不定。先时还勉强招架，后来竟且战且退。杜洁、许逵便越杀越进，一连跟进了数十步。许逵杀得火起，横扫一捩，将黄坤山连人带马刷在一旁，两腿一夹，一马冲过对阵来。大喝一声，舞起铁笔捩，滚入敌阵。青草阵顿时被许逵踹得阵势散乱，旗幡不整。杜洁恐许逵有失，连忙抛了陈仁生，拍马舞刀，也冲入青草阵去了。这时茅能追赶王鹏图来到，便也一蹶骅骝，紧跟追着王鹏图闯入门旗去了。刘勃见了，便也一枪向龙江祠刺去，冲开一条路，拍马如飞，由青草阵左翼冲入。友鹿道人等四人见四将冲阵，恐防不是常山蛇云漫天的对手，便令众头领一齐冲出。但见马走如龙，刀矛跃日，如一群猛虎一般，齐向青草阵冲来。

青草阵主将云漫天先见四人冲阵，并不放在心上。及见对阵十余员将官，齐冲过来，方才有些着慌，忙命：“快

退！”青草山喽罗没得令时，已紊乱如麻，只听得一片喊杀号叫之声。待到下令退，军旗才左右摆动，便一窝蜂乱嘈嘈的向岭上乱奔。卧牛山众头领乘胜直追，斩杀无算。友鹿道人、丈身和尚、周颠子、张三丰等见这些无辜喽罗惨遭杀戮，心中颇觉不忍，便传令：“穷寇勿追！立即收兵！”顿时锣声四起，众头领才纷纷勒马回头。

清查人数时，只少了归瑞、凌波夫妻二人。众人才觉着刀劈濮天雕以后便不见他二人了。友鹿道人正要叫人去寻找时，忽见归瑞、凌波打对面岭脚押着几个人走来。待近来看时，原来他夫妇二人捉住了几个青草山的小头目，特地押解来了。友鹿道人便命：“押到寨里去！”众头领随后回寨。喽罗们打着得胜鼓，唱着凯歌，各自回营去了。

众头领初次出阵，便大胜一仗，个个兴高采烈，沿路谈笑风生。茅能、刘勃各自夺得心爱的军器，更加喜悦，自不待言。回到大寨时，飞霞道人和杨洪、钱迈到辕门迎接众人进寨，互相庆贺。友鹿道人吩咐大摆筵宴，杀牛宰马，犒赏三军。全山一片欢声，喜气洋洋，又另是一番景象。

友鹿道人又命人往山下各处查点军器、房屋、帐篷、旗帜等项，有无毁失。一会儿回报说：“只有山前柴门岭上和河边新筑炮垒被毁，其余无恙。”又查点夺得的军器、马匹，交给该管头目收管。杀死的尸身，立即掩埋。濮天雕另外用上好棺木盛殓，厝在荒山里。俘获喽罗受伤的给药调治，生擒的编入各营，充当喽罗，不愿的都送过河去。

调派已毕，归瑞、凌波押着生擒的四个小头目上厅来跪下。友鹿道人问过四人的姓名，便问他：“你们头领为什么忽然来攻打本寨？其中必有缘故，你们详细说出便饶你不

死。”四人中有个瘦弱汉子答道：“这事俺略知些儿，他三个全不知道。没来此攻寨以先，俺们头领原没有远来夺寨的意思。前两天，关里有人写书子来，说是河间来的，要俺们火速攻打卧牛山。昨天关上也有人来说：卧牛山还没弄好，去好去打。若待那厮们弄好了，便费事了。因此俺们头领才派人来打山。”杨洪听了，急靛言问道：“关上谁给书子给你们？”瘦弱汉子道：“边关都督。”杨洪听了，心里一惊，从此格外留心，恐怕都督陷害。友鹿道人便问他四人：“可肯投降？”四人齐称：“愿降。”友鹿道人便命将四人发交马房，充当马夫头目。

诸事处置已了，筵宴已经齐排。老少众侠都到后厅，依次入座。这时，已是黄昏时候。厅上灯烛辉煌，肉山酒海，大众欢呼畅饮，兴会淋漓，彼此互庆这开山立寨第一胜仗。众人都以茅能跃马斩将为首功，凌波尤为感谢，群向茅能敬酒！回头又敬刘勃、杜洁、许逵的酒。转身又互相敬贺，只听得一片欢笑之声。

酒至半酣，飞霞道人起身言道：“古人说的好：宴安鸩毒，不可怀也。咱们在这欢乐之时，应思巩固之策。如今创立本寨，同道英雄聚首一堂，自是可喜。却是咱们要想这大同寨诸事草创，规模未备，一切的防备，也都没齐全。却是对咱们虎视眈眈的，正四围环俟，稍一不慎，就要全功尽弃，吃江湖上好汉们笑话。如今咱们是要借卧牛山作个大家聚集之所，好灭妖教、制番邦、诛奸凶、救百姓，作一番惊天动地的侠义事业。因此不是平素占山头、开绿林基业可比，万不能随随便便。咱们只看徐鸿儒那厮的书子，便知道青草山布置周详，分工任事，出战入守，有条不紊。难道咱

们武当、五台两派，南北众英雄竟比不上一个妖道吗？要是连徐鸿儒那厮都赶不上，岂不惹闽广派笑煞？譬如今日之事，如果是防备得严紧，断不致损却两处炮垒。就是出兵打仗，也不致似这般杂乱无章。如今既侥幸胜了一仗，咱们更当知戒。从前咱们不知道就在卧牛山近处便有青草山，自可缓缓筹维置备。自从我得着书子，知道劲敌就在咫尺之间，还有咱们的世仇闽广派在内，本寨的布置防备，就不容稍缓了。依我之见，目前最要紧的是分派职事，火速筑关，暂时多立分寨，防守四面。那才能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不知众位意下如何？”

言未毕，众人已齐声道好。话说完时，众人已都停杯搁箸，议论起来。张三丰首先说道：“飞霞道友这些话，一点儿不错，我也知道该如此办才行，只是先时寨中人手太少。友鹿道兄门下几位和曹州众好汉、丈身道友都只才到此几日。我和友鹿道友、周师弟原想就此分派职事，恰待说出，飞霞道友可谓先得我心。如今咱们只赶紧商量如何调派，旁的事，依次干去，还不算迟。”丈身和尚接说道：“依我说，这事甬商量，就请友鹿道友分派，断没个不服的。若是一商量，筑室道谋，反难得完美。”众人听了，暴雷也似的齐声说道：“好！”

张三丰便和周颠子、丈身和尚、飞霞道人四个，请友鹿道人发号施令。友鹿道人知道不能推却，便道：“这事关乎前途的胜败，不是仓卒间可以完美的，必须谨慎精微，思虑一番，才能一无缺漏，布置允当。容我今夜拟个大概出来，明早校场分派。”众人又暴雷也似的齐声应是。友鹿道人便当筵发令：“明日清晨，所有头领、喽罗，一律到校场听

令。只留小头目一人，喽罗百人，把守山口。筑关建寨的喽罗、头目、也都停作一天，如时到场，均不得违误。”当命上厅喽罗传知各处，众人因为明早有事，都只胡乱吃了些饭，便散了。当夜各自寻亲觅伴，叙旧谈心，连杨洪也宿在山寨，和丑赫饮酒说话。

当夜二更才起，月明如昼。友鹿道人便约了张三丰、丈身和尚、周颠子、飞霞道人四人，一同到山前山后，观看形势。从大寨后门出来，沿着山径走过百多步，便是一条石路，两旁有马房、军器房、粮食房等一大片房屋，却都是旧有的。飞霞道人疑惑道：“怎的这山里有这许多现成房子？”友鹿道人答道：“这山原来是宋代边疆扎营之地，元鞑子进关以后，便废弃了。到了本朝，今上割大宁与番部，这地方更没人过问了。闻得徐鸿儒那厮，原想来此立寨的，如今是咱们捷足先登了。”

说话间，已过了石路，便是许多山田。田尽处，有一片兵营。五人打兵营后面绕到前面去，便见后山第四关。关门完好未坏。出关便是一道长堤，堤两旁都是深涧。堤面约有四丈来阔，甚是平坦。堤尽处，是一座峰头。循峰下去，便是后山第三关，也有旧关雄峙在两峰相对之中。出关门，只见黑魃魃尽是树林。参天古木之中，露着一条泥路。到了泥路上，才见四面都是杉松等树林。出了树林，前面一道清溪，是从西头高峰冲下一道瀑布，流成这道小溪，一直向东流入一座果树林，远远听得潺潺水声，直下山涧去了。

那溪上有一道新搭的板桥。五人过了板桥，沿着一条长箭道走着，已见前面隐隐有新筑的关基。走近前看时，便是后山第二关。两面都有砖窑，有喽罗在窑旁茆棚中守着。出

了关口，却是一道下山石级，看去深临无地。况是在夜间月下，更瞅不出下面根地。顺着石级下去，约一百余步，才到一条青石路上。那路约有半里多远，尽头处，却是一方大坪，围在四面之中，对直三百余步大小。对面山峰环抱处，便是后山第一关。这关是旧时原有的，正在修葺堆堞、关门和上关的坡路。

友鹿道人当先领头，打碎石陂上上关去。到得关顶上，纵目四望，只见关前便是一片大沙滩。滩外，便是一泓大湖，已冻得如镜面一般。映着月光，晶莹刺眼，瞧不见湖对面是什么，只觉黑丛丛的一大堆。飞霞道人便问：“湖那边是什么所在？”丈身和尚答道：“这湖是死水，只一道小港口出滦河。湖那面是一座大树林，林木菁密异常，自古没人进去过。照方向猜想，树林外面，大约是番人的牧场。”

友鹿道人道：“我原想在这关外滩上扎一个大寨。湖那边的林子里也须去探个明白。若林外是大路，还得设法派人去守住那林子。只是那林子里自古没人到过，一定有不少的禽兽毒物，须得大举搜探才行。”飞霞道人点头道：“这也是要做的事。如今先派重兵守住这座关，防着有人走冰上偷渡要紧。”周颠子道：“守关固然要紧，却是重兵还是扎在关外滩上，才能照顾得这般宽阔的湖面。”友鹿道人听了，点头道：“如今湖面冻着，自是扎兵在滩上的好。”飞霞道人便说：“后山已大致看过了，咱们回寨去再从长计议吧。”

友鹿道人等都称是，便都转身下关，照旧路回到寨里来，聚在灯下，商量布置全山扎营地方，和派人防守的事。张三丰便取出一幅地图来。原来是他和周颠子二人绘的，图中将全山部位和应该扎营的地方，一一绘出。飞霞道人等三

人就灯下围着观看，见绘得异常精细，都极口称赞。当时大家就着图上商量，改动了些所在。后来又将各人的职事，和自己——五人——所应做的事都商量的。看看天色已明，友鹿道人等便送飞霞道人到那给他拾掇好了的住房内，才各自回房盥漱。

一会儿，只听得画角声鸣，寨前校场中渐渐的来了许多队伍。众好汉也一个个顶盔贯甲，装束停当，先到议事厅来。这时厅上上面一排五张交椅，友鹿道人当中坐下。左首是张三丰、丈身和尚；右首是周颠子、飞霞道人。道袍袈裟，儒冠儒服，都装束一新。连周颠子也收拾干净，青巾蓝袍、显出端庄凝重的本像来。众好汉上厅打参，友鹿道人便吩咐：“校场听点！”众好汉暴雷也似应了一声，鱼贯而出。

友鹿道人和张三丰等五人一齐出了四关，来到校场，在当中大旗下将坛上，仍照次序坐下。只见牛儿丑赫为首，领着杨洪、潘荣、钱迈、杜洁、许逵、沈石、茅能、刘勃八人，从坛左走来。豹子程豪为首，领着伍柱、凤舞、赵佑、归瑞、凌波、孔纯、黄礼、凌翔八人，从坛右走来。铁臂施威为首，领着徐奎、徐斗、皮友、于佐、冯璋五人，从对面走来。到了坛前，施威等一行六人在中央，丑赫等九人在左，程豪等九人在右，一字儿排开，一齐向坛上躬身打参。

友鹿道人起身到坛前，向众侠士说道：“本寨初开基业，白莲妖教，便也在塞外开山，和我们作对。如今本寨的事业，一来要铲灭妖教，二来要除去凶恶，三来要抵挡番人。因此，先要使本寨的基业巩固，才能够做成这三桩大事。今天众位推我发号施令，我和诸位同道长者拟定一张职事单，望大家遵守。”话毕，坛下一齐轰声答应：“愿听将

令！”

友鹿道人便取出职事单，向众宣读，并贴布坛前。派定的职事是：

寨内职事：

总持全寨事务头领	千年松伍柱
掌管粮草头领	豹子程豪
掌管赏罚头领	虎头孔纯
掌管兵马头领	怒龙徐奎
掌管旗帜头领	恶虎徐斗
掌管军器头领	赛由基赵佑
掌管船只头领	石灵龟归瑞
掌管土木头领	闪电于佐
把守白沙河头领	玉麒麟凌波
把守山前柴门岭头领	镇泰山潘荣
把守山前一关头领	镇华山钱迈
把守山前二关头领	镇嵩山杜洁
把守山前三关头领	镇衡山许逵
把守山前四关头领	镇恒山沈石
把守后山银浪湖滩头领	金麒麟凌翔
把守后山四关头领	云中凤凤舞
把守后山三关头领	金刀茅能
把守后山二关头领	铁枪刘勃
把守后山一关头领	铁臂施威
巡查全山头领	牛儿丑赫
探报消息头领	霹雳杨洪
掌管传令头领	小大虫皮友

把守寨门头领
侍卫大厅头领

万里虹黄礼
铁头冯璋

战阵职事：

全军总军头领
全军副总军头领
前部正先锋头领
前部副先锋头领
前军都头领
前军左头领
前军右头领
左军都头领
左军左头领
左军右头领
中军都头领
中军左头领
中军右头领
右军都头领
右军左头领
右军右头领
后军都头领
后军左头领
后军右头领
水军都头领
水军左头领
水军右头领
运粮左头领

豹子程豪
千年松伍柱
牛儿丑赫
铁臂施威
虎头孔纯
镇泰山潘荣
铁枪刘勃
金麒麟凌翔
镇华山钱迈
万里虹黄礼
霹雳杨洪
镇嵩山杜洁
怒龙徐奎
云中凤凤舞
镇衡山许逵
恶虎徐斗
金刀茅能
镇恒山沈石
赛由基赵佑
石灵龟归瑞
玉麒麟凌波
小大虫皮友
闪电于佐

运粮右头领

铁头冯璋

右列职事，各自遵守。倘有因事离寨，寨内守将由就近守将暂为兼管，出阵另行派人代职。战阵军伍头领有缺，由正将或副将兼管。例如：掌管旗帜头领外出，即由掌管军器头领兼管其事；把守一关头领外出，即由把守二关头领兼管其事；军中则正副头领互相兼理，正出副代，副出正兼，不得推诿。

永乐 年 月 日

众头领各自谨记自己职事。友鹿道人又当众言道：“我和张、周两长者，丈身大师，飞霞道长五人，因为不能常在寨中住守，因此没列入职事单内。我们五人无论何时，终有一人在寨内调派。寨中军令、文书、暂由我们五人承办。”说着，又将一本花名册交给孔纯道：“如今寨中有五千六百名喽罗，四千匹牲口。暂时且按每一军管喽罗九百名，水军五百名，运粮喽罗三百名，驮马三百匹。每军分步兵六百名，马兵三百名。骡驴充驮。每军之中，分为三队，每队步兵二百名，马兵一百名；都头领、左右头领各统一队。水军也分三队，除船匠五十名外，每队一百五十名，驾快船十五艘，头等大船三艘，即由船匠掌驾。其余兵马，都交兵马头领掌管，即日按册分派。又喽罗名目不正，从今以后，改称健卒。”

吩咐已毕，孔纯便照册点名，各健卒应名归队。每五十名选派一小头目。一队点好，即由主将带领成队。一军点好，便由都头领率领列成一字阵，依次序站列坛前。全军点完，还剩健卒五百名。便交由徐奎管领。各军将各率本部健卒，赴守地关隘扎营。寨内职司头领所部，便在大寨前后兵

营驻扎，均由主将逐日教操。

诸事妥定，已是午牌过后。友鹿道人便发放健卒犒赏，各军欢声雷动，各军将都上坛打参，领受符令。友鹿道人等五位师长各自勉慰了一番，方才传令：“各归营地！”只听得各军鞭敲金镫，人唱凯歌，鱼贯出校场去了。从此大同寨有职有守，布置井然。诸事各有承管，防守得铁桶一般，绝不似以前杂乱无章的情形。全寨都显得生气勃勃，威风凛凛。

众头领各有职守，分住各处，寨中陡觉清静。友鹿道人等五人下了将台，便布置大寨内的事务，分别交管。一面商量粮草、衣甲，要早早预备。徐斗便将带来的钱钞献给寨中。接着施威得讯，也将身边带来的银钱献出。伍柱、程豪都要自回曹州拾掇银钱，搬取家小来寨。友鹿道人等便商量处置之法，丈身和尚便道：“目前衣甲、粮草最紧要，徐斗、施威的银钱，且拿来制备衣甲，购屯粮草，待明春开山种粮。却是依我算来，还是青黄不接。且是健卒们不能一文不给，既不打劫，银钱从哪里来呢？”友鹿人道：“如今且设法支到明年春天的用度。打过霞明观以后，咱们便派人进关，寻取贪官污吏、恶霸强绅的钱财，运来山寨作用。平时寨内，多开邻近荒地，牧养牛羊驼马，自己使用有多，也能换出钱来。好在此地塞外荒徼，只要咱们有力量，任凭怎样都可生发。”

张三丰道：“目前要用，我武当山还存得有四五万两银子。伍、程两头领说是曹州单家庄、锦屏山两处收集起来，加上伍家产业也还有三万多贯，这不是够使了吗？”周颠子接言道：“您这话，真说的太轻巧了。咱们方才不说是抵

挡番人吗？难道这几个毛兵便够对待那精骑悍卒的番人么？单家庄、锦屏山两处虽有三万多贯钱钞，那里也还有许多喽罗、壮丁要来的，盘费也得花费不少。咱们如今要紧的还有招兵买马四个字，单指望望着武当山这一点儿银子，是不够使的。还是想法子弄一批大银钱，将兵马预备实足，多多屯聚钱粮，一旦打仗，才不会掣肘呀。”

四人听了他这篇言语，都恍然大悟。飞霞道人便道：“如此说来，久远之计，还须就地取材。开山牧养固然是妙着，却是人马一多，自己要吃用的也不少，所剩恐是不多。这塞外又没贪官污吏路过，可供咱们截取，自得另外想办法。据我想，那些番人部落的大、小酋长，都是保有多金，其中尽有富堪敌国的。远处的瓦剌部等且不去管他，相近的几个部落，很可设法。番人性慧，只要打得过他，向他索供应，再没个不尽力报效的。咱们目前且向武当山、曹州两处取了银钱来，再沿路寻些没主儿的冤孽钱，来作目前的用处。明年打过霞明观之后，便去威制番部。他要不贡送，咱们便索性把他灭了，也可得地得钱，那便万无一失了。”友鹿道人等四人听了，都欣然说妙。

当下便议定：派施威、沈石往武当取银两；程豪、伍柱往曹州拾掇单家庄、锦屏山两处。并派徐斗兼管粮草，黄礼兼管山前四关，凌翔兼管山后一关。全寨事务，暂由友鹿道人总持。立时便叫皮友传令调施威、沈石、伍柱、程豪四人同来大寨听令。

酉牌时分，伍柱四人齐到大寨。皮友缴令。四人上厅参见过，友鹿道人便将方才议定，派他四人进关去取银钱的话说了。四人当即商定次日同行进关。友鹿道人命四人各领一

百两银子作盘费。四人告辞出厅，先将职事交待，各去拾掇军器、行囊、干粮、马匹等项。

伍柱又将皮友托付丈身和尚教导，并将杜洁、许逵收他北来的事由说了。丈身和尚一口应允。从此皮友除却尽传令职司以外，便和冯璋二人跟随丈身和尚习艺。他二人天资本高，这时又都已学有根基，再加苦心学习，进境极快。只得半年，二人已能高来高去，马上、步下的功夫，都全会了。后来竟成两员猛将。

次日，天色微明，伍柱、程豪、施威、沈石四人上厅告辞。杨洪也因要回营，将所部健卒交杜洁代管，上厅作别。张三丰、周颠子已修好了书子，交给施、沈二人。便和友鹿道人等叮嘱他们四个快去早回，沿路小心。又嘱咐杨洪留心打探消息。五人一一应了，告辞出厅下山。

到了白沙河边，归瑞闻得，亲自驾艘大船，相送过河。杨洪又约伍柱等四人到营中，设筵饯行，邀归瑞作陪。欢谈畅饮，到午牌时分才罢。杨洪便叫随营幕友办了两角进关公干的文书，分交伍柱、施威收着。出关、进关，便可通行无阻。伍柱等趑路心急，辞了杨洪，各上牲口，打马直向居庸关驰来。

这日，四人只走得三十余里，天色已近黄昏。因为塞外人烟稀少，错过宿头，即无住处，便在一个村庄上小客店中宿了。店伙计引三人到一间大房中住宿，便问：“可要酒饭？”伍柱点了点头。一会儿，伙计送来一碗麻菰羊肉汤，一大盘麻菰炒羊肉，一大笼馒头，一大壶白酒。四人知道关外没好菜，随意吃喝了些，洗漱了，便讨了一支牛油烛点着，围坐炕上说话。谈了些时，沈石忽然内急，忙下炕开门

出外大便。

出了房门，冷风扑面吹来，如同刀割，沈石不觉打了个寒噤，忙将腰带束了束紧，急奔到后苑中，蹲下大便。那夜寒气真比箭还利，一霎时，身上便冻木了。沈石不敢久停，连忙大便过，扎好衣服，一口气急奔进来，口里直嚷着：“好冷呀！”推门进房来，连忙闯到炕上，拖着被头，蒙头盖着便睡。伍柱、程豪、施威便也笑着拾掇了被褥睡下。

次日，天才明亮，四人起身登程。沈石在马上觉着有些不自在。周身酸痛无力，懒得动弹。进关时，关上查看了文书，照例放行，四人便打马过关。沈石被冷风一吹，更加头痛心烦，只任凭那马自走。午牌时分，住马打尖。沈石也不吃，也不喝，只呆呆的待着。伍柱等才知他有病。便要就在这店里住下，请医调治。沈石不肯，执意要行。三人别不过他，只得上马登程。一路前后夹着他走，各人都当心护持他。

申牌过后，沈石在马上哼起来。施威在后听得，忙骤马上前，见沈石面如火烫，两眼发赤，连忙高声叫唤。伍柱、程豪急收缰停蹄，回身来瞧沈石时，已呆在马上，目瞪口呆，问他时，已不知答话了。伍柱忙招呼程豪两人夹扶着沈石，并叫施威火速到前面打店。

施威答应了，立即骤马飞驰，一趟子跑了约莫两里多地，才见前面有个大村市，市稍有个安寓客商的幌子，便急忙掬马跑到那客栈门前，高声叫问可有上房。店伙计回说：“没……”一个有字还没出口，店柜中坐着的掌柜的，早喝住伙计，连忙陪笑道：“有有有！爷要几间？”施威便问：“有几间？”掌柜应说：“有三间。”施威只说得一声：“给俺

留下。”便转缰打马，回头如飞似的去了。

施威回跑得一里多路，便遇着伍柱、程豪二人将沈石仰睡在马上，两人左右夹持着，缓缓而来。施威大急，迎头说了一句：“店打好了。”便转马到沈石马旁，双手一钳，将沈石抱过马来，两手箍紧捧着，飞驰而去。伍柱、程豪不提防施威如此，倒吃一吓。想着沈石病势如此沉重，恐禁不住施威这般钳箍。只得急忙打马紧追，一面口中大叫：“施大哥，快松些儿，他病得厉害得紧啦！”施威头也不回，也不答话，只跃马如腾空一般，直驰而去。

伍柱、程豪也骑马拼命追逐。一霎时，已见施威进了一个小村镇里，客栈门前停马，抱着沈石，一跃下马，直进店里去。便连忙也到店前住马，店伙计早在路心伺候。马一到，便接过缰绳，拉开去了。二人急进店，跟追施威。店伙计不知他三人是不是同伴，又不敢拦阻，只瞪着两眼瞅着，站在一旁发呆。

施威冲过了店堂，掌柜见他来势这般莽撞，不知何事，更不知他手中捧着的是活人还是死尸，麻着胆，急忙奔过来叫道：“爷，上房在后头，俺来给爷领路。”说着，便急跑几步，迈到施威前面，领着道，一直走过一所大苑子，又穿过一间矮厅，又走过一道走廊，才到了正面三间上房。

这时，伍柱、程豪已经飞步赶上，连忙向施威手中接过沈石，一面叫：“掌柜的，您快将咱们牲口上捎着的被褥解下拿来。”掌柜的连忙嗥声答应，便高声叫伙计快去拿被褥。伍柱、程豪二人才夹扶着沈石，坐在炕沿上。施威只急得搓手蹬足，皱着两道浓眉，直嚷：“怎么好！……这怎么好！”掌柜的在旁瞅着露着也有些耽心事，便道：“三位爷，

俺瞧这位爷的病来势可不轻，可要请个大夫给瞧瞧？”伍柱忙问：“此地可有好大夫？”掌柜的道：“俺这小地段儿本没好大夫。打前月头里，由南边来了一位大夫，姓沈，说是南直洞庭西山人，祖传内科伤寒，人都称他沈一剂，凭什么内症，喝他一剂药，没个不好的。到此地才一个月多些，经他诊治好的人也不知有多少了。”施威早听的不耐烦起来，摇头摆手的嚷道：“不要尽着说了，快去请吧！俺们这时没工夫听你说评话啦！”掌柜的忙诺诺连声，却站着不动身。施威一连催了几遍，他只是笑脸答应着“是！是！是！”却仍是不走。伍柱闷着一想，才想起他是要银子。这时，伙计已将铺盖铺好在长炕上。伍柱便连忙和程豪扶着沈石，向炕上躺下。接着便将桌上包裹打开，取出一锭十两银子，递给掌柜的道：“你将店钱算一算，多的存在柜上，谢大夫撮药。”掌柜的嘻开一张大嘴，笑着说道：“哪里使得了许多？……”一句话未完，施威早跳起来嚷道：“不要再麻烦了行不行？再捱着捱出人命来，就得向你算帐！”掌柜的吃了一惊，连忙是是的应着，退出去了。

这时，沈石昏昏沉沉，只剩一丝气游着。程豪和沈石交情最厚，见他这般模样，叫了几声沈五弟，没见答应，那热泪和断线珍珠一般，直滚下来。伍柱和沈石也意气相投，如今同在客中，眼见他性命将要要不保，也急得心慌意乱，短叹长嘘。施威虽是初和沈石见面，惺惺惜惺惺，急得摩拳擦掌，怒发如雷。在房中两头走个不停，不住的向外面怒目而视。约莫过了半个时辰，三人都相对无言，只剩得一房的愁云惨雾。

三人正在急望大夫，忽听得有人推门，一齐大喜，施威

连忙开了槁门，闪身一旁，正待恭迎，不料进来却是店伙计。施威大怒，正待发作，程豪连忙指指沈石，向施威摇手，施威才强忍着。伙计提着水壶，一面沏茶，一面说道：“俺掌柜的叫小的禀告爷们：此地规矩，年近岁暮时，店钱加倍。爷们赏光，住了三间上房，共该一两二钱银子。请大夫去的牲口脚力六钱，大夫脉金二两，共该四两八钱。还剩五两二钱，存在柜上。这时天不早了，爷要好酒菜，就请吩咐，此地不比大府县，迟了就没办处了。”施威不待他说毕，怒问道：“谁要你三间上房？”程豪急拉住，道：“您甭闹了，随他去吧，别惊动沈老五要紧。”便向伙计道：“钱不算什么，你只要你掌柜的快去催请大夫，越快越好，不在乎几钱银子脚钱。”伙计答应着自去了。

伍柱便问施威：“您来打店，可是要的三间上房？”施威瞪着眼，猛然想起，忽又擂着桌子，悄声恨道：“这厮们真可恨，谁曾要他三间上房来！”伍柱便问施威：“看房时怎样说的？”施威便将心中着急，不曾瞅房子便叫他留下的话，说了一遍。伍柱点头道：“原来如此，您说给俺留下，没说明白留下几间，他自然要算是全要了。”程豪向伍柱道：“您怎的忽然要问这些琐屑事儿呢？”伍柱道：“您有所不知。如今白莲教遍地都是，闽广派的徒众，到处开山设店，咱们不能不小心些儿。”程豪道：“便算是他硬派咱们住三间上房，咱们应当怎样小心呢？”伍柱道：“俺原有些疑心是那厮们硬赖咱们住三间上房的。这也没什么难猜。如果那厮们要动手咱们，他一定不想隔墙有人，所以将这一排三间上房，硬赖给咱们。方才取银子时，俺故意打开包裹给那厮瞧，窥探那厮的情景。俺瞅那厮，两只贼眼，很有些尴

尬模样，因此俺才问施大哥。好在沈老五正有病，咱们今夜横竖是不睡的了。任他好意歹意，咱们终不怕他。”施威听了，须髯怒张，恨声蹬脚方要说话，忽听得房门呼的一声开了。施威连忙回身疾视，伍柱、程豪也留神瞅着。

要知为何门响，请阅下文。

第二十二章 破妖窟铁弹击金镖 显奇能钢枪穿白石

话说伍柱、程豪、施威三人忽听得房门呼的开了，都连忙注视，却是掌柜的陪着一个三十多岁，身材矮小、沿口短须，布巾布袍的人，背着个药箱，一同进来。掌柜的告诉三人：“这便是沈大夫。”伍柱连忙招呼沈一剂坐下，便将沈石的病由一一的详细告诉了，沈一剂遂起身到炕前诊脉。程豪在炕上抱起沈石，使肩靠住他，挪出他的手来，使枕枕着。沈一剂诊过左手，又换右手。只见他眉头微皱，伍柱等三人都悬心吊胆，不知是吉是凶。

一会儿诊过了脉，沈一剂便道：“这病倒没甚紧要，一剂药就可转弯。只是脉象蹊跷，恐防另有他变。”说着：“便在药箱中取出笔墨来，开了一张方子，便道：“这里面有一味麻黄，须得制一制，依药箱里，只有生的，敢烦掌柜拿到街道药铺去制好。”说着便开了药箱，将药配好，单检出麻黄一味，拿纸包包好，又上面写了制法，交给掌柜的。掌柜的接着，便到外面叫伙计拿去照制。

掌柜的方出房门，沈一剂笔墨还未收检，只见他慌忙拿起笔来，就墨盒砚盖上写了“妖窟快走”四个字，伍柱、程豪见了一愣。伍柱便问：“大夫尊庑在哪里？”沈一剂沉吟了一会道：“依没家小，只自家一个子在此，寄居在镇南三里多些，一株大柏树下面李太公庄子里。”一面说着，一

面又在砚盖上写道：“侬寓不能去，火速离此地！”伍柱、程豪便点头示谢。施威却不知何事，有生人在座，又不便问得，只急得两面环顾个不停，心中十分焦急。这时，沈一剂又取出一丸药来，约有蚕豆大小，递给伍柱道：“这丸药服下，虽不能马上霍然而愈，却是可以清醒六个时辰，和平常人一般的可以骑马走路。”伍柱心中感激异常，接过药丸来，便道：“蒙大夫厚意，此生终必图报。”沈一剂忙答道：“萍水相逢，同是天涯，理应互相扶持，这算得什么？”正说着，掌柜的亲自送制好的麻黄来了，沈一剂便告辞而去。

施威待沈一剂和掌柜的二人走了之后，回身来一把拉道：“伍大哥，程大哥，你们和那大夫捣些什么鬼？不是沈老五的病不得好吧？”程豪忙摇手禁声，并叫道：“施大哥，您快来帮着我弄弄这剂药。”施威真果将剂药捧到程豪跟前。程豪才将方才沈一剂写的字悄声附耳告诉了施威。施威听了，顿将眼睛铜铃般瞪着，气呼呼的恨声道：“俺就去杀他娘！”说着便伸手向炕头摘剑，程豪连忙拦住他道：“您甭急，还怕那厮们不落在咱们手里么！这时且让沈老五喝过药再说。”施威没法，只恨的牙痒痒的，坐在炕沿儿上闷气，也没心帮着煎药了。

一会儿药已煎好，程豪端着到炕边，叫沈石喝药，沈石竟和死人儿一般，只一点儿气息悠然荡着，程豪急的直哭。伍柱便在衣袋内取出一柄牛耳小刀，俯身将沈石的牙关撬开，将药灌下，又将那丸药捣碎给他灌下。没多一会，只见沈石眉眼颤动，三人都欢喜起来，瞅着沈石目不转睛的待着。又一会儿，只听得沈石大叫一声：“痛死我了！”接着—骨碌翻身坐起。伍柱等大喜，忙问：“觉着怎样？可好

些？”沈石哼了一声道：“好痛呀！”又叫“要出恭。”程豪便扶他下炕，寻了个瓦盆儿，搀他就在当地拉了一盆子蓝的绿的，不知是什么东西。拉过后，程豪又搀他上炕躺着，已清醒许多了。伍柱问他：“这会儿觉饿么？可想什么吃的？”沈石点头道：“这会儿好多了，有粥倒想喝一口。”伍柱忙叫伙计讨粥，恰好店里熬得有好高粱米粥，便盛了一碗来。程豪端着，缓缓的喂给他喝了。尽听得他当时浑身骨头咯咯的响，精神说话，好似和好人一般了。伍柱等三人才各放下一颗悬悬摇摇着的心，却觉得有些饿了，便胡乱讨了些酒饭，吃喝一饱。有眼儿不怕迷药嘛。

这时已是黄昏时候了，伍柱便悄地对程豪商量要起程离开此店。施威大不谓然道：“咱们寻也要去寻妖窟，如今落在眼前，岂有反而丢掉不理的道理？”沈石已听得明白，也道：“咱们就干了他吧！俺已好了，不妨事了。”说着便要下炕装束，程豪急拦他道：“还早啦，天还没全黑啦。”沈石只得气呼呼的坐在炕沿上。伍柱便道：“方才那沈大夫说这里是妖窟，大概是白莲教的黑店，只不知道有些什么人在此，可有会妖法的人在此？咱们得先商量好才行。”施威答应道：“咱们只拼着……”说未完，忽听得外面一阵声喧，伍柱忙摇手止住他，大家侧耳细听着。

只听得外面人马喧腾，一片闹声。伍柱便关照程豪等且休声响；顺手取了一件披风，裹在身上，装作闲步出房的模样，踱起方步，向外面来探看。只见一群车马满满的挤了一店堂，却并没多人押着，瞅去只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跟定一个龙钟老迈的老婆子。还有一个肥胖丫环，身上都穿着重孝。不单是没个保镖达官，且是没个男子。伍柱心中纳

闷，想着这是一群什么人呢？若是没本领的，怎敢老妇幼女走这塞外荒徼？若说她是有本领的，却又这般龙钟的龙钟，嫩弱的嫩弱。且是瞧这掌柜的伙计们，这般狗颠屁股般，似乎都是熟识的。说不定这班老的少的，还是妖教里人啦。一面想着，一面留神察看着。只见那老婆子，虽是拄着条拐杖，貌似衰迈，却是眼光射人，拐杖落处，砖石都现新痕。再看那小姑娘时，两只大脚，却落地无声，腰直身沉，不似等闲女孩子。便是那丫环一手提着一口三尺长的大箱跟在后头缓走着，竟毫不吃力，和没事人儿一般。

伍柱猜测不透她们到底怎样的人，便到柜上探问掌柜的。掌柜的答说：“这位老太太奔丧到塞外来的。昨日已有人头里走，到咱店里候着，咱们便拾掇了屋子候着。”伍柱又问：“先头来的是个甚等样人？”掌柜的道：“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伍柱听了，心中更加疑惑，一面忖度着，快快的回到上房里来。却见那老婆子们住在斜对一张角门内，一间厅房里。角门不关时，厅房里一举一动，这边全能瞅见。

这客店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客店？那老婆子等又是什么样人咧？待在下——道来。

原来这客店名叫万兴客店，掌柜的姓田，名伏林，山东胶州人氏，原是香火出身，自幼也习得一身武艺。他的妻子霍金花，人称合同娘子，本领十分了得，自幼随父母走江湖卖解为生。后来她父母死亡，遇着田伏林的胞兄，做诵经和尚的田伏桑，便拜田伏桑为师。田伏桑名虽出家，暗地里却是江洋大盗，霸占太湖中洞庭西山，沿湖打劫。合同娘子很帮他做过几趟买卖。那时田伏林也在西山当头目。田伏桑因

为自己是和尚，便将合同娘子配给田伏林，暗中却是弟兄大被同眠。

后来徐鸿儒下茅山，先到苏州嘉兴一带，收复太湖一带的水陆好汉。田伏桑被他那炫奇称怪的邪术慑伏了，拜他为师，情愿结集太湖各山的绿林，奉徐鸿儒为教主。因徐鸿儒自号白莲真人，便称为白莲教，这白莲教便从此立起了。徐鸿儒后来又收服了太行山大盗黑马张元吉，结交了闽广派剑客头脑常山蛇云漫天，便将洞庭西山作为长江大寨，太行山作为北地大寨，广东的十万大山作为南边大寨。又派出多人到各处开店造庙宇，暗地通气，诈财取胎。预备齐全时，便四面八方一齐动手，夺取天下。茅能遇着的赛华陀成和、金丝猫成德，便是其中之一。

徐鸿儒因为太湖天险，可保无虞，各处取得的钱财等类，都要解到西山存集。因此徐鸿儒便常在西山打住。这合同娘子霍金花水性杨花，见徐鸿儒法术高强，便和他勾搭起来。田伏林正没法奈何他的哥哥，见徐鸿儒爱上了他的妻子，喜之不尽，便撺掇霍金花和徐鸿儒说，使他夫妻设法离开西山，另开码头。徐鸿儒本来就有些嫌田伏桑碍眼，霍金花一说，正中下怀。便和田伏桑说：“要派俩亲信心腹人，到边塞开客店，好勾通外国。看去只有伏林是自己人，可以担得这担子。我想便叫他去，你说如何？”田伏桑正妒着兄弟在此碍手碍脚，听说派他出外去，恰合私心，立即满口答应，且撺掇徐鸿儒速些遣派。不料次日徐鸿儒坐堂发令，却是派田伏林夫妇二人同去，心中大急。想要留下霍金花，一来怕徐鸿儒法术厉害，二来也说出不许他夫妇同行，只得忍痛硬心着任他们告辞双双的去了。徐鸿儒却是正要到塞外

去勾通番部，故落得将霍金花置在边塞远处，与田伏桑离远些。

田伏林夫妇二人虽是都拜徐鸿儒为师，却并没学得妖法。万兴客店屋子是徐鸿儒自己绘图造成的，虽只矮屋二偏三进，却很多暗路。因此田伏林便做起黑店来，仗着暗路、机括，从来不曾烧过手，便越来越胆越大了。徐鸿儒见他买卖做的多，恐怕遇着辣手或是寻仇报恨的，他夫妇二人本领吃不住，便差了几个惯做黑店买卖且是本领高强的大盗，来帮着他。

这时万兴客店里，除却田伏林、霍金花夫妇二人之外，还有开路神刘权，海里蹦何魁，壁虎俞连昌，红蜈蚣查仪等四个，都是徐鸿儒收下来的绿林，都是武艺精通的汉子。施威打店时，遇着的那个伙计，便是俞连昌，掌柜的便是田伏林。他俩这一天原来有票好买卖要做，因此施威打店时，俞连昌本来不想留他。后来田伏林见施威包裹沉重，性情粗暴，便想顺便做这票小买卖。却不料施威一行四人，且都形状凶猛，便有些后悔。及见沈石有病，便想荐个医生，待煎药时，下毒弄死一个，这三个心慌了，便容易对待，可以觑便杀却，或是再下毒一齐毒杀了。哪知伍柱精细，偏自己煎药，没处下毒，田伏林只得和霍金花去商量方法。才起身出柜，忽听得外面车马声喧，夹着俞连昌嚷叫“老客回来了”的声音，知道是今天要做的大买卖来了。

什么大买卖咧？说来话长。要明白打万兴店的详情，率性待在下叙说明白。

那杨洪的上手卧牛镇指挥，姓丽名仲仁，杭州人氏，生长北京。虽是武科出身，却只弓马谙熟，刀枪功夫并不高

妙。先在扬州指挥任上，原配夫人萧氏因产后病亡，遗下一女，没人照管，便娶了扬州名教师胡泰的女儿胡玉霜做继室。胡泰是给扬州盐商保镖的，曾经摆过擂台，百日没敌手。因为没儿子，便将一身本领传给了女儿，还恐女儿本领不能出色当行，又送到云峰山无智上人处学了六年剑法。胡玉霜自嫁给丽仲仁，看待那前室的女儿丽菁如同己出，自小便教她打熬筋骨，蹿高跃远。又因自己吃了裹脚的亏，飞行法有些不济，便不兴丽菁裹脚。仲仁便率性将丽菁扮做个男儿，聊慰膝下枯寂。又恐丽菁独身寂寥，便买了两个丫环陪伴她。这俩丫环原是双胎姊妹，本姓梅，胡玉霜便给她俩题名梅瑜、梅亮，日夕和丽菁一处习学武艺。只是丽菁是婴儿时，便经胡玉霜使药炒砂磨练过身体。自幼打熬，力大无穷，七八岁时，便能举得七八十斤的石臼。梅瑜、梅亮到丽家时，已有九岁了，身躯痴肥，体力脆弱，自然赶不上丽菁的进境。

后来丽仲仁因为巡按御史处不曾打点，被那御史一个反保举，说丽仲仁“胆识兼优，学艺并擅，堪任边疆重寄”，兵部便调他做塞外卧牛镇指挥。丽仲仁虽知道是巡按御史作弄他，却是身为武将，不由自主，只得领凭赴任。却因边塞地方天寒地僻，饮食都难得宜，便将胡玉霜和丽菁等送回杭州原籍，自己单身北上。

到了边塞，起居饮食都不惯便，加上心中郁结，便得了个痼病。请医调理，也不见好。孤身在外，虽有从人伺候，哪有切己亲人的周到？那病便越来越重，不到两年，便病故任上。胡玉霜接得凶讯时，丽仲仁已身死半年了。

好得胡玉霜不是寻常女子，丽菁此时武艺也已学成，便

帶了俩丫环万里奔丧迎柩。

到塞外时，路过荒沙屯，便在万兴客店住宿。胡玉霜因为路上和店家交待方便，便将梅瑜打扮成个小子模样。田伏林向梅瑜打听卧牛指挥的官眷奔丧路过，便起下不良之心。知道卧牛指挥一缺，虽是塞外苦地，进益却很不错。每年护送皮货客人、驼马贩子着实可以捞得几文。再加上防边报销，一年最少也能赚个五六千两银子。便打定主意待他搬柩回来时，少不得打此路过。荒沙屯是个大站口，又只万兴店这一家大店。搬柩人多，怎能不在此住宿。那时下手，不是准可得个万来两银子么？从此以后，叫俞连昌逐日在门前候着，若见胡玉霜来时，无论如何得拉住她落店。

胡玉霜到了卧牛镇，杨洪将抚恤银子交待过。丽仲仁亏空一千多银子，杨洪都认了去。胡玉霜率女儿叩谢了，便查点丽仲仁的遗物。杨洪命两家仆人交去五百两金条和珍宝、皮毛、零碎行囊等物。胡玉霜便叫仆人护着灵柩先走，自己和女儿带着俩丫环，押着这些行囊，进了居庸关，改装车驮，便一直南下。因为行李多，不易觅店，便仍叫梅瑜男装着，骑马打前路。

这日梅瑜到了荒沙屯，正在找寻宿店，俞连昌一眼瞧见，赶忙过去，拉住笼头，说了一大套生意经，直嚷着：“老客回来了！”田伏林听见，忙奔出来，瞅见果然是丽家小管家，喜从天降，连忙笑脸承迎，问长问短。梅瑜忖着：这近处没站口，且是只得这家大店，待奶奶到此时，天色也差不多了。便下马进店，定下后面一个院落，仍叫俞连昌门前候着。

田伏林接着这个买卖，直乐的手舞足蹈，连忙检出些最

道地的迷药，又暗地里擦抹军器，关照刘权等务必竭力，事成了，大家可以发财。俞连昌见田伏林郑重其事，因此便想不留施威。不料田伏林贪心不足，竟留下这四个丧门神来。

田伏林接待了胡玉霜等，便到自己房里去寻霍金花商量怎样下手。不料一步跨进房门，吓得一怔。原来他一进房，只见他的娘儿们横躺在炕上，白森森的两条小腿儿高高的举起两瓣红莲花一般的小脚儿。炕前面立着的是海里蹦何魁，正褪下裤子。田伏林只急得连声的说：“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何魁急抽身想走，霍金花反一把抱住何魁不放，嘴里却问田伏林：“你来可有什么事？”田伏林心如火烧，哪里还说得出，只瞪着两只怪眼呼气。霍金花一面笑着，一面抱着何魁将身子乱揉。田伏林气极了，却又明知自己不单是打不过霍金花，并且不是何魁的对手，没奈何强捺住气，挣了半晌，才挣出一句：“你也得歇一歇吧！”这时，霍金花也斜着眼，向何魁悄骂了一声：“没用的脓泡！”便推开他。何魁想要逃走，却又被霍金花喝住，并问田伏林道：“要说什么话，就说呀。”

田伏林长叹了一声，突的坐在椅上道：“那丽家的买卖来了……”何魁抢说道：“来了吗？俺去干他去！”田伏林忙道：“且慢。……”接着便将想毒沈石没毒得成的话说了，并说：“因此特来和你商量，终得大家想个法子才好呀。”霍金花眼皮儿一括搭，小嘴儿朝下一披，说道：“你要贪多嚼不下，惹下事，却来问我。”田伏林明知她是乘此放刁，便道：“娘子，您代俺想了这一趟的法子，以后您爱怎么乐便怎么乐，俺全不问。”霍金花偏头一笑说：“谁来怕你问啦？”接着又道：“何家兄弟待你不错。我偶然高兴

和他闹着玩儿，你不许和他过不去。”田伏林蹙额皱眉道：“别尽着说这些没要紧的事，快想法子做买卖要紧。”

霍金花嗤的一笑，啐道：“死王八，这都想不出法子吗？待你老娘来吧。”说罢，便向何魁道：“你去守着后门。”何魁巴不得这一声，连忙答应，立即起身一溜烟跑出去了。霍金花便对田伏林道：“你去叫查仪守在陷坑左侧，设或要相斗时，便引到陷坑里去。你可将迷药下在酒菜里。如果那厮病好了，便说是给他们道贺。若是那厮病没好，便说是恐爷们今夜不得睡，特孝敬些酒菜好挡些寒气。这般办，任那厮们武艺再高没个不着道儿的。回头你再和刘权、俞连昌俩个去宰他们。后院里的老妈子、小妞儿，我自去干她。知道了么？去吧。”田伏林诺诺连声答应了自去。

伍柱见丽菁等举动希奇，满怀疑虑，回到上房。施威急问：“可瞧见什么？”伍柱便将所见之事说了一遍。程豪连说：“奇怪！”施威、沈石也都瞪目不语。一会儿沈石道：“俺方才听说给俺瞧病的那位大夫，叫俺们快走，且是写着的，足见这地方十分尴尬。咱们在江湖行侠仗义的人，遇着这种地方怎能扔下跑了呢？如今最好是咱们先下手为强，打他个措手不及，若待他预备好了来干咱们时，那便迟了。”伍柱道：“他们终是预备好了的，咱们任凭什么时候去，都打不着他的空疏的。”

施威正待接口时，门外又有一阵喧吵声，施威急抓起一柄剑便奔出去了。伍柱连忙随后奔去，抢先拦在他前面看时，原来是店伙计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厮正在斗口。伍柱忙上前拦开两面，问道：“你俩因甚争吵？且说出来大家评评。”

那小厮便诉道：“俺姓沈，是沈大夫的药童。方才大夫回去，一会儿便拿了包药面儿叫俺火速送来。问明店里掌柜的，有个姓沈的害病客人，如果还没动身，便将这包药亲自交给他自己，或他同行的客人。如若沈客人走了，便火速将药带回。叵奈这厮先时一口咬定说是沈客人走了。我问他什么时候走的？他又含含糊糊。后来随见那鞍子旁边挂着的搭连袋，上面有个沈字，俺便指着问他，他便和俺吵起来了。客人凭你老说，店家可作兴这般欺负人么？”这时那店伙计俞连昌已无言可说了，却立在一旁闷声儿不响。伍柱便道：“俺便是和害病沈客人同行的。小哥，你随俺来。”

说罢，便领着那小厮进房来。施威也随后进来了。伍柱指着沈石向小厮道：“这位爷便姓沈，你送来的药面儿呢？”那小厮遂向着沈石作揖道：“参见本家爷！”便掏出一包药面儿，递给沈石说道：“家爷说，请本家爷马上打开来瞧瞧，小的告辞了。”沈石随手摸了一块五钱银子赏给他，小厮千恩万谢的告辞自去。

沈石便打开那药包看时，里面还有一层纸包着，包上写着“牛角刀之米”五个正楷字。沈石不懂，想着：大概是药名儿吧？再解这层纸，里面便是四个一般大的小包儿，解开来，是一般颜色，一般多少的四包药面儿。便递给三人看道：“这小厮没说明白怎样用法，却怎么分做四包儿，不做一总包儿呢？”程豪道：“大概是配好给您作四次吃下去吧。”伍柱诧道：“且慢！有字儿啦，待俺瞧瞧。”说着，拿着那包包药的纸儿尽着翻来复去的瞧看。程豪也帮着寻看。沈石纳闷着。施威却不瞧，只在一旁生气道：“这鸟大夫仗着会写几个鸟字，动不动有话不说，却去画他个鸟，不怕闷

煞人。”说的三人都笑了。

伍柱瞧了半天，忽然向炕沿上一拍道：“俺晓得了！俺先只道他另有要紧的暗计在那纸里旁的所在，后来又以为这五个字是句暗语，尽着猜想不透，……”施威站起来向伍柱作个长揖道：“好伍大哥，你兄弟被那鸟大夫恁的够受了，您千万别再恁兄弟了。到底那药面儿是什么？请您别再长篇大论的讲道理，救救俺的命吧。”三人听了，大笑起来。伍柱悄声道：“他这‘牛角刀之米’五个字只是两个字，‘牛角刀’是个‘解’字；‘之米’是个‘迷’字。这药面儿便是‘解谜’的药；这药四包是分给咱们四个的。”三人大喜。施威并道：“就说是解药不就完啦吗？偏要象正二秃子耍龙灯，绕这么个大弯子，这不是有意恁人么？但愿他来世和俺一般一个大字不识，瞧他再能这么绕弯子磨人想思忖么？”三人又大笑起来。

正说着，只见掌柜的跟着伙计，送了四样菜：鸡、鸭、鱼、肉，两大壶酒进房来，笑嘻嘻的说道：“难得这位爷痊愈的这么快，小的们没甚孝敬得，只整治了这一点点酒菜，尽个穷心，还望各位爷赏脸赐收。”伍柱答道：“生受你了，请你撂下吧。”掌柜的便将酒菜一一摆在桌上，又一一的斟了酒。才让人入座。伍柱便道：“掌柜的已经生受你了。俺不喝酒的，劳你给俺一笼馒头吧。”这时伙计已出去了，掌柜只得连声应着：“有、有、有，待俺取来。”便忙转身出去了。

伍柱瞅他出了门，便道：“咱们饿着，回头也不能做事。此地这时候是没甚吃的买了。沈大夫他既自愿喊破俺们，大概是不会害俺们的了。俺如今先试一试。要是着了

迷，程贤弟便快弄冷水喷醒俺来，施贤弟便挡一挡他们，待俺醒来，再攻打出去。”三人点头答应。伍柱便取了一包药面儿吃了一半。又一连喝了三杯酒，四样菜各吃了些，端然坐着。程豪等六只眼睛目不转睛的瞪着他，过了好一会，竟毫无动静。三人便也各取一包药面儿，都吃了一半。先都是略吃些儿酒菜，见没什么，便大吃大喝起来。待掌柜的取了一笼馒头来时，四人已吃喝的差不多了，便又各吃了几个馒头。

掌柜的见他四人这般狼吞虎咽，竟没甚动静，不觉心中纳闷。正在疑忖间，忽见伍柱吼了两声，卷着舌尖说了声：“俺醉了！”便就地躺下了。程豪暗使两手将沈石、施威的衣角一拉，便向掌柜的道：“你请干事去吧，咱们喝醉了，要睡一会了。”掌柜的笑着答应一声便出去了。程豪忙向沈石、施威二人附耳说了几句，便都到炕上去躺下了。

伍柱见掌柜的已出去了，悄悄爬起，关紧了房门，吹灭了烛，轻轻的到炕上睡了。目不转睛，觑着房门。一会儿，听得窗外有人走过的脚步声响。接着便见窗下伸进一炷香一般的火来，伍柱知是闷香，便悄悄的下炕，拉了拉程豪。程豪连忙坐起，施威沈石便也翻身坐起。伍柱连忙摇手，又指着窗下那炷火，给他三人看，一面便掏出解药来。程豪等三人大悟，各自急取解药，效着伍柱塞了些鼻子里，又服了些。

不多时觉得房中烟雾沉迷。那炷香，竟落在房里地下。伍柱便拉三人下炕，悄说道：“俺们就此离开这里才好。”施威便要去开门，伍柱急忙一手掣住他，摇手道：“使不得。”一面向屋顶指道：“打这出去吧。”说着，便纵身跳

起，直跃到头顶瓦楞，便顺手一抓，抓住一根横梁。再使这只手，撸开了一把顶砖，复跳下地来道：“走吧。”说着便和程豪施威沈石四人各带军器，连贯跳起冲屋而出。

伍柱领着三人翻过屋脊，来到屋后，闪眼一看，只见苑中有人正在磨刀，一齐还有三五个歪巾窄袖破落户模样的人，站着悄声说话。施威便要下去动手，伍柱急止住，悄说道：“不要下去，他们的头儿大概是在后面。”说着便叫程豪、施威、沈石三人小心提防着，各自紧握兵器，弯腰屈背而行，顺着厢房屋面，直往后进瓦上，待由后面屋上翻过那面院里去。

这时田伏林恐迷药使的不到家，便又取了两把闷香，先到伍柱等打住的屋子窗下，燃了一把，抛了进去，听了听，没甚动静。便悄悄转身到后院中来。见窗上有光，便将窗下机括一拉，露出一个小窟窿。田伏林蹲身弯腰将眼凑着窟窿望屋里觑去，不觉大吃一惊。只见屋里犬烛高烧，那老太太精神强健，身腰挺壮，头上包着块青布，浑身紧扎，正在地下拔弹弓，上弦。那小姑娘是紫缎包头，密钮紫缎紧身袄，额际颤巍巍的一个白绒球，只瞧不清底下是什么颜色的裤。手中拿着一对虎头钩，嘻着张嘴将钩颠播着。那打店的小子和丫环也都是紫缎扎靠夜行衣，鬓边各插一朵纸剪白菊花，各持一对板斧，舞弄着，也瞧不出他俩是男是女。

田伏林瞧着这情形，心中一惊，暗道：这事有些扎手了。连忙奔出来，转到后面来，和霍金花商量。方要进房，只见霍金花手持双铁戟，紧衣窄袖，背负大弓，冲将出来。田伏林忙拉住她道：“糟了，这财难发了。”霍金花急问：“怎样了？”田伏林将前事对他说了。霍金花听了，笑喝一

声：“脓泡，师傅给你安下机括干什么用的？”田伏林恍然大悟，顿时胆壮心雄，将闷香向怀中一掖，拔出背上双刀，反身奔将出来。

原来胡玉霜进店时，瞧见这店里的人有些尴尬，便步步留心。后来店伙计送上酒菜，胡玉霜便将随身带好的解迷药取出来，分给女儿和俩丫环服下，自己也服了些，便大家吃了一饱。及至霍金花出来招呼，胡玉霜见她鞋底藏着白铁尖刀，心中便全明白了。盥洗已毕，便托言：“路上辛苦，要早些睡。”辞了霍金花便关上房门扎靠起来。

胡玉霜和丽菁、梅瑜、梅亮预备齐整，便都坐在炕沿上待着。一会儿只听房门上啪的一声，里面门闩已拔出了。胡玉霜急起身下炕，拦在前面，掏出三个白铁弹子，拉满弹弓，侧身向着房门，站着丁字桩待着。就这一刹那间，房门霍的开了，接着便见一道金光，向胡玉霜咽喉冲来。胡玉霜当房门开时，大喝一声，弓弦响处，铁弹迅飞，欵的白光射出闪电一般，说时迟，那时快；嚟唰一连两响，白光射出房外，金光已被白光打退落地，却是一支金镖。田伏林见那铁弹打落金镖，还有余力射出房外，打自己肩头擦过，吓得魂不附体，翻身逃走。胡玉霜接着又发一弹，正打中田伏林左手中刀，咣的一声，那刀已飞出一丈开外。

丽菁不待他继母第三弹发出，欵的穿出房来，撒腿就追。才出耳门，劈面遇着合同娘子霍金花，迎面一戟刺来。丽菁抡钩架过，身子一侧、右手的钩直奔霍金花小肚。霍金花腾身跳起，让过钩，左右双戟，分向丽菁胸、腰二处刺来。丽菁方待招架，梅瑜、梅亮已经赶到，四斧齐下，早将双戟砍落。霍金花见三人力沉人猛，不敢恋战，抽回双戟，

耍了一个太极回风，迎面舞成一团白光。丽菁等三人略朝后退了一步，再待跃进时，霍金花已跳出圈子，抛战而走。丽菁、梅瑜、梅亮哪里肯舍，甩开大脚，随后赶来。

霍金花到底是小脚跑不动，吃亏。才到大院天井中，已被丽菁等赶上，只得回身相斗。田伏林已逃出院门，见妻子被围，又翻身杀将进来。院中有几个素来受田伏林使唤的破落户泼皮，也都吆喝呐喊围将拢来。田伏林见丽菁貌美身弱，便不怀好意，舞着单刀，直取丽菁。丽菁一摆手中钩，接住厮杀。那边梅瑜见众泼皮围来，便抡斧挡杀。梅亮单战霍金花，两柄斧直上直下，和双戟搅做一团。胡玉霜这时立在房门口，见梅亮吃力，便拈弓将手中存着的白铁弹，对准霍金花头顶打来。不料这一弹，只为碍着梅亮挡在前面，要越过梅亮，才能打着霍金花，便高了些儿，又恰遇霍金花扬手起来之时，哧的一声，将一支铁戟，打落到天井那一面去了。霍金花大吃一惊，急将这一支戟横捌过去，扫开双斧，掣身便走。跑过天井拾起那支戟，直逃出院门去了。梅亮随后跟追。

这里梅瑜见梅亮得胜，勇气百倍。双斧一分，猛虎般扑奔众泼皮，一阵砍，砍翻了三四个，其余都逃走了。便抡起双斧，来助丽菁。这时田伏林已只有招架之功，忽见霍金花败走，接着又见梅瑜来助，心中大慌，闪过双钩，转身逃走。丽菁梅瑜齐声大喝：“狗强盗哪里走！”一齐追出院门到了大苑中，梅亮打走廊迈过霍金花前面跳过栏杆，迎头拦住霍金花大杀起来，梅瑜见了急抡斧自后夹攻。

丽菁见二梅双战霍金花，料无疏失，便舞钩直逐田伏林。田伏林见了，便转身朝东面耳门跑进，丽菁随后紧紧追

来。田伏林心中暗喜，跑到一间磨麦厂屋之中，口中高叫：“小娘儿来呀，爷和你这儿拜天地吧！”丽菁大怒，猛然冲过去。不料才踏着阶沿，脚下一软，那阶沿已陷将下去，丽菁立脚不住，滚跌坑中。接着扎扎扎扎几声，上面一块大白石，约有一尺来厚，桌面大小向陷坑直盖下来。丽菁这时身在坑中，想跳也跳不出来。那石又和坑口大小恰合。闪躲也无从闪躲，只得瞑目待死。

正在这万分危急的一刹那间，大石离坑只三四尺光景了。突的打南面侧，冲出一个大汉，手挺点铜钢管凤翎枪，骤步如飞，奔到阶上，两臂向后一缩，趁势向前一挺，照定那大白石，猛喝一声，一枪挑去。将大石挑起，振起神威，向里一甩，只听得噗哧、哗啦两响，那大石已穿了个窟窿，落在厂屋地下，打得地土也陷了下去，那檐口系石的铁链，也断为两段。丽菁大喜，从坑中纵身跃上，咬牙切齿抡钩直取田伏林。那大汉也挺枪直刺。

要知大汉何来，下章再叙。

第二十三章 回心向善弃暗投明 矢愿救民犁庭扫穴

话说伍柱领着程豪、施威、沈石由走廊屋面，越瓦跨檐，来到后进，静悄悄的不见一人。伍柱方要越墙转后院来窥探那老太太和小姑娘，忽听得嗡的一声弓弦响，伍柱忙将身子一偏，忽见施威大喝一声，腾身跃起，如鹰鹞一般，悬空盘旋，扑下地去。伍柱大诧，急招呼程豪、沈石一同跃下。

原来施威正在气闷，不提防左股一痛，正中着一支短箭，顿时满心火发，再也按捺不下，便飞跃下地，直朝那箭来处的方向扑去。不料扑到屋角时，连个人影也没有。施威益发暴跳如雷，吼了一声，翻身向后。才要搜寻，突听得脑后有人陡喝一声“着！”知道有人暗算，急忙身躯一挫，反手使剑向后面朝左一扫，只听得当的一声，接着有人喝采道：“好身法！”待施威转身时，却又不见有人。施威狂怒，大骂道：“禽娘贼，是汉子，现身来斗三百合，这般鬼鬼祟祟的，只好算魍魉。”话未完，听得有人笑道：“我又不曾走开，你爱斗只管来斗，只会骂人的难道颠倒算是汉子吗？”施威气的哇哇怪叫。

伍柱等见一个猴儿般的人戏弄施威，都气愤不过，一涌上前，将那人团团围住，刀剑乱劈。那人舞动枪前后左右从容不迫，招架还击。施威这时气的心肺都炸开了，见那人枪

法精熟，便使出武当派的看家本领太极剑来，一口剑上下翻飞，如游龙怒蟒一般。沈石见了，忙也改换太极剑解数，向那人前后夹攻。那人果然觉着有些招架不住，枪法也渐渐的散乱了。伍柱、程豪趁此蹈隙，乘虚一刀紧似一刀。那人知道不能抵敌，向程豪照头一枪。四人见了，刀剑齐下，那人掣枪横架，却不料四般军器齐砍在枪杆上，力量沉重，把握不住，虎口一松，钢枪落地。四人大喜，急忙四面向前合围，想要将他生擒活捉。哪知那人枪才脱手，早长啸一声，腾空而起。待四人围拢时，他已如抽签一般冲天跃起，上屋去了。

施威急拾起钢枪，上屋看时，连影儿也不见了。伍柱、程豪、沈石也都随后上屋，四面兜搜，仍是杳无踪影。四人各自纳闷，都猜不透那人是个什么人，竟有如此高强的本领，不知他是哪一路的英雄侠客？倘若是白莲教里人，岂不是个劲敌！

伍柱因为有这般个劲敌，便要程豪立在这屋上把风。自己仍和施威、沈石翻墙过后院里来。才跨过墙垛，便见胡玉霜两眼精光射人，弯弓而立，瞥见伍柱过墙，便拉弓要打。伍柱连忙叫道：“不要打弹，俺们也是落店被害的。”说罢，急跳下去，唱喏道：“不知老太太尊姓？从何处来？”胡玉霜将自己的事，约略说了几句，便问伍柱：“尊姓大名？来这院里干什么？”伍柱将自己和施、沈二人的姓名来意大略说了，胡玉霜便道：“既然都是江湖行侠仗义的好汉，敢请一位向前面去代寻小女，剪灭恶贼。”施威急答道：“俺去！”绰起钢枪，拔步便走。

施威进店来，一直不曾出过房门，方向也不曾摸得清

楚，路径更是不用说了。一时好义心盛，答应了胡玉霜，绰枪便走，也不管东南西北，也不知哪张门是往前面去的，只见门便闯。穿过两三间屋子，却到了后面草场。施威怔了一怔，乘月色四下一望，只南角上有个小门。便奔过去，一脚踢开，跃身而入。只听得哐、哐、哐一连几响，连忙回头看时，原来这门是有机括的，一踢开门，便有几支钢箭两面射出。却是施威身手矫捷，一脚踢开门，这一刹眼间，他已跃进门内，那钢箭便都对射在门框两旁。

施威见没中着箭，心中自是欣喜。回头纵眼寻觅出路，见门内是一间马房，槽头上系着几头牲口。施威穿过槽头，到一扇小木单门跟前。手起一枪，将门扎开，身子向后一闪，只见门上刷的落下一把大刀来。施威待那刀劈下，陷入门框中，挺枪冲将出来，便见田伏林那厮立在间厂屋中，哈哈大笑。檐口有链，锁着一块尺来厚的大石，正向陷坑中一个紫衣人头上打去，心中大急，膂力陡增，奋起神威，挺枪挑去。那枪直如雷铲，竟将铁链划断，穿石成洞，甩去一旁。田伏林见了，惊的呆了。

丽菁跳出陷坑，痛恨田伏林将陷坑害人，咬紧牙龈，一摆双钩，直取田伏林。施威也挺枪助战。田伏林连忙按定惊魂，舞刀迎敌。丽菁愤恨已极，一对钩如一双龙爪，回旋挽抱，直杀得田伏林没处还手。施威一紧手中枪，待田伏林的刀被丽菁双钩裹住时，便挺枪扎去，只见鲜血直喷，直扎进田伏林腰间。丽菁这时也将双钩突前一绞，割下田伏林的脑袋来。才转身谢过施威，通问姓名，施威才知道她是个女子，便是那老太太的女儿。

丽菁将田伏林的脑袋撂在腰中革囊里，手提双钩，跟着

施威，穿过前面客房。只见沈石独力敌住查仪、俞连昌二人，一柄剑使得如一团白雾，着地滚来滚去，查、俞二人休想攻打得进。施威瞅见，吼一声，奔近前一枪，向俞连昌刺去。俞连昌急将身接住厮杀，丽菁也舞钩奔查仪。查仪和俞连昌二人夹攻沈石，尚只杀得个平手，怎敌得住丽菁和沈石二人反过来夹攻。不到二十个回合，查仪刀法大乱。沈石横剑架开查仪的刀，一低头，迈进一步，揩住他的腰带，向前一拉。查仪还待挣扎，丽菁急使双钩夹住他的刀一绞，将刀绞落。同时，底下当的一腿，查仪前后受敌，站立不住，扑通倒地。丽菁忙上前按住，向腰间掏出丝绳，将他五花大绑了。俞连昌见查仪被擒，心中一震，手脚略慢，被施威一枪刺进胸膛，仰身倒地死了。

丽菁押着查仪，和施、沈二人都到后院中来。只见他母亲正和伍柱在说话，便上前见过礼，将查仪交待给母亲，并将斩田伏林、擒查仪的事说了。胡玉霜叫他快去帮同众侠士，四下里肃清小贼。丽菁应声便行。施威见了，向伍柱道：“伍大哥，俺也去来。”伍柱点头，并说道：“丽老太太有俩侍女正在外面和贼斗着，您记清，不要误伤了。”

施威答应了，便和丽菁二人出了院门，打西头耳门出去。丽菁道：“那些贼的巢穴，都在后面。如今我去寻俩侍女，请您断住后苑门，外面逃来的，里面逃出的，您满一古脑儿揩住，给他个全跑不了，可好？”施威点头答应，转身绰枪，到后苑门前立着等候。满望丽菁追来几个，好给揩住。

不料等了半日，也没个人影，老是声息全无。又等了一会，猛然自言自语道：“这不是呆鸟么？俺这般的汉子，就

能给一个小姑娘拴住了吗？”想罢，急迈开大步，直冲进后苑来，满心想要进了这贼巢，杀个痛快。哪知一连奔来跋往，穿尽了全苑四五间屋子，仍是阒无一人，更是气愤外加闷怒。想道：俺真倒霉，在这般个没人的九幽地狱待守了半晌，不是痴鸟么！怒气一冲，挺着钢枪，如发狂一般，大嚷大吼的向外面直闯出来。

刚闯出苑门，忽见对面暗地里有个人面夜行人，心中一喜，急奔近瞅去不是熟人，也瞧不清他是男是女，无暇细想，便怪吼一声，扑过去，使大劲，一枪直刺那人胸膛。那人大喝一声，双手一扬，举起一对板斧，向上一叉，架住钢枪，闪身跳开。接着便抢进一步，斜抡一斧，向施威前胸竖砍将来。施威掣回枪来，使个朝天一炷香，架开板斧。同时，身子一挫，使扫堂腿着地卷来，想将那人卷倒。那人十分伶俐，步步谨慎提防，见扫堂腿扫来时，双足一并，向上一跃，跳让过去。

施威一连两下，都被那人让过，火高万丈，恨不得一口将那人平吞下去。立起身来，紧舞手中枪，摆开架式，耍、耍、耍一连几枪，如孽龙出洞一般。那人只见四面俱是枪花，白光不离左右。他这双短斧，怎挡得过急三枪？不上二十个回合，早抵敌不住。得个空隙，虚晃一斧，拔步便跑。施威大叫一声：“哪里走！”挺枪随后急追。

那人跑到边门前，见边门紧闭，开门已来不及，便啜的一腿踢去。恰好施威刚正赶到，觑定他后心，猛然一枪刺来。说时迟，那时快，那人腿还没掣回，后面的枪头已离后心不到一尺了。这一刹眼间，人急计生，连忙就势使个飞鸟投林，身躯向前一扑，头一低，腰子向前一挺，独脚立地，

使劲一旋一个大翻身，施威的枪，直从他后脑滑过，平着背心上面，直扎到门板之上。那枪尖才到门上之时，那门框两旁，风车儿一般，一连捌出一串钢叶大刀头，挨次刮砍下来。

施威原想，这一下那人终无从闪躲了。因此这一枪，分外使的力大，连身向前突扑。不料那人俯身避过，一枪扎在木门之上，扎了个对穿。凤翎枪的刃头前光后圆，离镗杆处，又有个蜂腰般的扼儿，刺了过去，扼儿钝陷住了扎穿的窟窿口，一时不容易拔出来。施威正使猛劲向后掣，那人见了大喜，捉着这个破绽，双斧齐举，泰山压顶般，向施威后脑疾砍下来。忽听得背后有人大叫：“丫头，不得无礼！”却是双斧已收刹不住了。施威拔枪时，心中已满腾烈焰，见那人暗算，更怒若暴雷，大叫一声，使尽平生气力，猛然朝后尽劲一拂，呱嘹一声，早连门掣下，趁势急忙回枪，连着这扇木门，甩向后面，就此迎上一架，噼嘹一声，双斧正劈在门上，木门已劈成三条木板，反将施威的枪陷处劈开，板落枪松。

施威心中一爽，手臂一振，手腕一翻，就势一枪，向那人刺去。只听得对面有人高叫：“施大哥，饶了这丫头吧！”便急忙刹住钢枪，闪眼看时，却原来是丽菁。便指着那人问道：“这是何人？”丽菁答道：“婢子梅瑜。”便转向梅瑜喝道：“还不给施爷陪礼！”梅瑜只得上前向施威下拜。站起身来，却咕噜着悄说：“他先扎我，我又不曾惹他。”丽菁喝道：“不许胡说！”施威倒觉过意不去，便道：“真是俺莽撞。伍大哥曾嘱咐俺不要误伤，俺竟会忘了。”说着三人一齐笑了。

丽菁方待和施威回身出外，忽见梅亮奔来，嗨吁嗨吁的喘着说道：“那婆娘真有两手！她在姑娘手中败下时，便跳上屋，我也跟上屋去。不料她站在檐口，翻身背射一箭。一时没提防，来不及避开，只得跳让，小腿肚上，便中了那婆娘一箭。喜得撑得稳，没掉下来，却是追赶不得了，只好饶她逃命。忍着痛跳下地来寻姑娘，却又不见了。想着一定是向后面来寻我姐姐来了，便赶来了。果然全在这里。”

正说着，只听得屋上有人哈哈大笑，高声说道：“好！自家人和自家人杀过了，再叙叙家常，给贼全放走了，终算是做了善事。”施威、丽菁，梅瑜三人听了，噗、噗、噗齐跳上屋。梅亮也挣扎着，随后跳上。四个人八只眼四方盼望，哪有里什么人？梅瑜便嚷说：“咱们遇着鬼了。”却又听得远处有人大声答道：“丫头，不许瞎骂人！”四人齐向那声音来的方向飞步扑去。直赶到后院屋上，也没赶着个什么。只得且跳下地来，回到后院。

胡玉霜、伍柱二人见丽菁、施威等四人回来，都迎着问：“可曾擒杀贼子？”施威一眼瞥见伍柱身旁多了个猴儿模样的人，便问伍柱：“这位是谁？”伍柱答道：“这位便是了了师叔的大弟子小活猴邓华，奉了了了师叔之命，北来探事，回头路过此地。”当下彼此都相见过了。

大家问起方才杀贼的事，才知道小活猴是闻得田伏林在此做拦路虎，恰巧因暗观关塞情形，路过此处，便宿在荒沙屯南头一家车驼店里。夜里暗来探察，不料遇着施威等四人，各不相识，加之又在黑夜之中，误杀了一阵，掉了一条枪。施威即举枪奉还，小活猴却道：“这一对凤翎枪，原是傅友德特地打造的。任凭遇着什么硬家伙，都不会缺铲，不

会曲杆。傅友德后来冤死于蓝玉之狱，这家伙便散失了，是我在天津卫一个千户手中花重价买了来。我本不会使双枪，方才听说您神威穿石，这枪算是得遇其主了，我便送您这条吧。横竖我还有一支，尽够使了。”施威大喜。忙起身，深深的唱了个大肥喏，谢了邓华。

丽菁见还有一个人也绑着，和查仪扔在一处，便问是谁？邓华接言道：“这是我知道大家都是同道时，便去探察前后门，防他们放火。这厮在后门和我对敌，被我擒了来。还有前面一个，已被我宰了。只可惜跑了那个婆娘。另有一个姓俞的，也中了我一镖，带镖逃走了。”沈石道：“那中镖的被俺在屋前拦住他杀了。”

丽菁接言道：“方才我出去，梅瑜、梅亮正和那婆娘酣斗，我即上前助阵。正斗处，瞥见有个贼，在后门里探头探脑。这时，那婆娘已败了，我便去寻那贼。那贼和我斗了些时，刀法没乱，却掉头就跑。我跟追过去，不提防撞着机括，四面石子乱飞。黑暗中，没法拨架，被石子打了好几下，才冲了过去。寻那贼时，却见他喉间插着一支镖，倒地死了。”程豪接言道：“那支镖是俺打的。俺在屋上，瞅见那贼乱跑，便给了他一镖。”

胡玉霜便叫梅瑜过来，问道：“你可知这黑店有多少人？”梅瑜道：“只见掌柜的夫妇俩，还有四个伙计，余外的长工、破落户不知数目。”查仪这时正躺在地下听了，忍不住答道：“长工是没有的。破落户、泼皮约有三五十人，却不是全都在此的。”伍柱听了，心中一算：掌柜的和三个伙计死了，一个捉住了，只走了一个内掌柜，和些破落户、泼皮。

胡玉霜听得查仪说话，忽然触起，便叫梅瑜、梅亮将捉住的二人提过来问话。梅瑜、梅亮应声将二人提起，拖到前面站着，胡玉霜便请伍柱审问他们。伍柱方要问时，查仪早说道：“不必问，俺本来要说。”伍柱道：“您且慢说。”却先问那一个，那人只答了一句“俺姓何名魁”，便闭口不语。任凭怎样的问，他只当是没听见。施威大怒，拔剑而起。伍柱连忙止住施威道：“本来是俺不好。要说话的不去问，却偏要问这个不爱说活的。”说的众人都笑了。

伍柱便回头向查仪道：“你有话请说吧！”查仪答道：“俺姓查名仪，江西南昌人氏。自幼学屠户。十五岁时，因一时气恼，抱不平，打伤了按察司差头，便弃了家业，逃走江湖。后来遇着太湖中锣锤罗七召喽罗，投入了伙。罗寨主见俺少年体壮，就将全身本领教给俺。前年，洞庭西山的田伏桑和尚想作太湖王，罗寨主不肯服他。他带了许多喽罗来伙并，罗寨主人手单薄，斗不过他，中了三支箭，憋气跳湖死了。俺被田伏桑掳了来，俺早想脱身，再去学艺报仇。一来找不着名师，二来自己本领不济，不敢逃脱。此地万兴店，是合同娘子霍金花创的。掌柜的田伏林就是田伏桑的兄弟。当初娶霍金花时说是哥儿俩合力同心的享受，因称为合同娘子。后来白莲真人也和她要好，便派他夫妻俩来北地，白莲真人来往时方便些。这店里四个伙计，都是西山派来的。除却俺，还有壁虎俞连昌，开路神刘权和这个海里蹦何魁。今日本来只想设法取丽家的行囊的，却不料遇着众位好汉，这也是田伏林孽限到了。平日这店里做黑买卖，不曾扎过手。却不道今夜一会儿工夫，会压根儿全砸了。俺本为势所迫，不得不忍气吞声，帮着田伏林鼓捣，如今俺得脱身，

终身感激众位。众位如不嫌弃，俺任跟哪一位执鞭随镫，学些武艺，再去替俺死去的寨主师傅报仇泄恨。若是众位不肯收留俺，放俺自去了，俺也只是寻师学艺。若还再不允许，就请将俺杀了。使俺得到阴曹地府去伺候俺寨主师傅。”

说着，泪珠纷下。众人听了，都觉可怜。何魁却在一旁大骂：“忘恩负义的反叛！逆贼，就让你今日得逃生，终跳不出教主祖师的手掌，瞧你这逆贼可能安逸？”查仪也怒道：“你是将魂灵换吃喝的，自然怕他。俺有血海冤仇，即使粉身碎骨怕什么？”沈石急问：“什么叫个将魂灵换吃喝？”查仪道：“白莲教教里人拜师时，都要将生庚八字写出，交给师傅，发下重誓，才可算是进了教，有吃有喝，有穿有用。若是后来反教，或是得罪了师傅，他师傅便将他生庚八字咒着，只一昼夜就能将人咒死。俺在山寨时，故意装懒，才避免了进教。因此俺不象他们怕死，只能终身听他使唤。”

伍柱这时心中已想定要收伏查仪，好详细查知白莲教迷人害人的内情。却是不知他投降是真是假？便问查仪道：“您可知道这店里的机括密室么？”查仪答说：“知道。”伍柱道：“您可以领俺们到各处去搜查么？”查仪毅然答应。伍柱亲自给他松了绑。

这时，何魁益加骂得厉害了，连伍柱等也辱骂起来，对丽氏一门更多不入耳的秽骂。伍柱斥喝几次，他更骂的起劲。伍柱怒道：“你再不住口，俺便要你的性命！”何魁呵呵笑道：“俺有祖师护持，你这班狗男女奈俺何？”言未毕，只听得暴雷也似的喝一声，何魁向后僵倒，大脑袋直滚向天井中去了。众人急看时，原来是施威按捺不住，拔剑将他杀

了。沈石、程豪、胡玉霜、丽菁一齐称快。

红头蜈蚣查仪领着伍柱、程豪、施威、沈石、胡玉霜、丽菁等，齐出后院，留梅瑜、梅亮俩看守行李。到了正屋，查仪指点给众人，过一重门破一处机括，也有踏着方砖，就闯出一个持刀木人来的；也有碰着柱子，扎就下一条长枪来的；也有一坐炕椅，就有铁条、铁链将人锁住的；也有拿动屋中器皿，就露出门户来的。一连破了十多处，多在后进和后面大院落之中。

西偏厢房中有一张桌子，摆在当中，地下地板光洁异常。查仪走近墙壁前，将那墙上挂着的一幅《渔翁得利》画轴一拉，只见中间的桌子突然沉落了下去，地板也有两条陷下，露出一个大窟窿来。向窟窿里面瞧时，黑黢黢的，不知有多深浅？

查仪先沿着窟窿口将手一按，猛然向下一跳。原来那洞有五尺来深，人跳下去，只露着头顶。伍柱等先后照样跳下去。查仪在先引导，众人俯着身子，向后闯出这窟窿外，却是一间大地室。周围约有五六丈大小，正中摆着几方长案，四围堆的都是箱笼行囊之类。正中悬着一碗琉璃长明灯，照着案上一具死尸，尸身已经腐烂，骷髅滚在案边，旁边还插着一柄解腕尖刀。再细看时，案下堆着许多白骨。

众人虽都是杀贼锄奸的英雄好汉，见了这般惨状，心中皆觉不忍。伍柱惨然问查仪道：“这可是什么人肉作坊么？”查仪摇头道：“这只是个害人的所在，并不是什么人肉作坊。田伏林弄翻了客人时，不论他是迷着的，死了的，全搬到这屋里，拿来解成零块儿，将喝完了酒的空坛儿一盛，觑空一埋，人不知鬼不觉的，也不知弄过多少了。还有些路过

的色鬼，中了霍金花的骗诱，引他到上面这间房里，将他活的坑到这地方来，生生的斩成肉酱。似这般，也有过好几十口子了。”

伍柱又问道：“那箱笼可都是弄得客人的东西么？”查仪听了，陡然迟疑了一会，才答道：“这倒没考究过，大概是吧。”伍柱迈步到墙边，伸手拖下一口大白皮箱来，打开看时，不觉吃了一惊，接着胃气向上一冲，大呕大吐。原来那箱子里，并不是什么金银财宝，却是五六个死婴儿的尸体，都已破肚开膛，取了脏腑，使盐包裹装着。众人见伍柱忽然呕吐，都近前来瞧，人人皆掩鼻摇头。程豪问查仪：“这些死婴儿腌存着干什么？您可知道？”查仪道：“只听得教里人常时盗取胎儿、婴儿，收那小肚肠儿炼阴药使唤。尸骸腌着，却不知做什么用？”

伍柱呕吐住了，才问查仪道：“这些箱子装的全是死孩子么？”查仪答说：“不知道。待俺全给打开来瞧瞧。”说着一连打开几只大箱，却装着许多金银宝钞，衣服绸缎等类。众人便七手八脚，将所有的箱笼一齐打开。除却六箱死孩子，余下全是金银衣物。伍柱见有这许多，心中倒作难起来，想着：这却怎样处呢？

沉思了一会，转身和众人商量。邓华道：“这事须得火速处理。此时，天已不早了。屯上也有二三十户烟灶，天一大明，就闹不清楚了。”程豪道：“依我想，咱们寨里正缺钱使。都拾掇起来，送到寨里去，岂不正济急用！”伍柱道：“俺正在这般想着。只是这许多怎样送去咧？”邓华道：“我原是奉了师傅密命到北地来的。如今得知同道在塞外立寨，怎能不去瞧瞧。这些东西全交给我送去吧，只是这时大

约已近五鼓了，没时间拾掇，却怎么处？”伍柱猛然触起道：“那沈大夫家离这儿没多远，咱们就搬上他家里去吧。”程豪摇头道：“只知道他愿意不愿意？”伍柱道：“咱们这么多人去，即使他不愿意，谅他一时也不能轰咱们出来。咱们只借他的屋子，拾掇拾掇这些东西，用不着半日，就完事了，又不长在他家打住，怕什么？”众人听了都道有理。

当下众人一齐动手，将箱内金银钱财和值钱的东西全检出来。又将墙边堆着的被褥拆开几卷，将被单扯出当包袱，纷纷包裹停当。查仪当先，领了众人到那地窖尽头，将墙边椅子一旋，露出一张门来。出了门，就是台阶。众人沿着台阶上去，查仪打头，旋开了顶上石板，鱼贯而出。

这时，东方已微微露出一线白光。众人闪眼一瞧，才知已到了内院。分头急急忙忙抄了一转，只搜得些霍金花的私房金银、首饰等，约值七八千银子，便也包了。伍柱顺手取了桌上的笔砚，撕了一页帐簿，写道：

擎天豪杰，合力锄奸。妖匪害途，用予聚歼。地方文武，毋事牵连。倘欺良懦，例在眼前。

写毕，叠成个方胜儿，向腰间拔下一把小尖刀，将方胜儿插压在桌上，回身向众人道：“事了了，走吧！”一口吹灭了桌上残灯，领着众人出了内院？到后院招呼梅瑜、梅亮，叫醒脚夫，套上车子，胡玉霜挈丽菁押着头车，众人各自上了牲口。查仪也拣了一骑马，簇拥着车仗出屯，向沈大夫家中来。邓华先辞去，取了钢枪行囊，赶来路上相会。

后市若何，下章再叙。